

王

代

小

說

譯

周作人譯

世界

叢書

林取

第一集



世 界 叢 書

現 代 小 說 譯 叢

第 一 集

周 作 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序言

這一部現代小說譯叢，是我出了點滴以後這兩年（1920—1921）裏所譯小說的結集。一共總三十篇，其中三篇（微笑、白母親與猶太人）是我的兄弟建人譯的，而安特來夫契里珂夫、阿爾志跋綏夫各二篇，跋佐夫、亢德與亞勒吉阿各一篇，却是魯迅君的翻譯，現在得了他的贊同，也收在這集子裏了。

這三十篇小說，凡作家十八人，代表八國；雖然少的一國只有一篇，多的也不過八九篇，但我相信那諸國的文藝思想在這里却已經可以看見大概。完備而且有系統的專門著述，當然是最可尊重的；但在我們才力與時間都不充足的人，對於這種大事業却有點不勝任，不得不以這小小的介紹暫且滿足了。我們的不勝任，固然因為沒有專門的學力，但據我想，一面又由於趣味的太廣汎，也未可知的。我不相信藝術上會有一尊或是正統，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張覺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國一族的產物，也不能說是盡了世間的美善，足以滿足我們的全要求。而且我們生活的傳奇時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國的革命思想的沖激，我們現在雖然幾乎忘却了

民報上的文章，但那種同情於「被侮辱與損害」的人與民族的心情，却已經沁進精神裏去；我們當時希望波蘭及東歐諸小國的復興，實在不下於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現在，這種影響大約還很深，終於使我們有了一國傳奇的異域趣味；因此歷來所譯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國度的作品。好在英法德諸國的文學，中種研究的人一定很多，可以希望別有勝任的專們的介紹與研究會出現；我們對於本集的這一個缺點，也便在這里得到辯解與寬慰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記於北京。

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目錄

| | |
|------------|-----|
| 俄國安特來夫二篇 | 頁 |
| 暗淡的烟靄裏 | 一 |
| 書籍 | 二七 |
| 俄國契里珂夫二篇 | |
| 連翹 | 三五 |
| 省會 | 四一 |
| 俄國梭羅古勃二篇 | |
| 微笑 | 六六 |
| 白母親 | 八六 |
|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二篇 | |
| 幸福 | 一〇五 |

| | |
|-----------|-----|
| 醫生 | 一一八 |
| 俄國彌里珍那一篇 | |
| 老乳母 | 一五〇 |
| 波蘭顯克微支三篇 | |
| 波尼克拉的琴師 | 一六三 |
| 二草原 | 一七六 |
| 願你有福了 | 一八四 |
| 波蘭普路斯二篇 | |
| 世界之徽 | 一九〇 |
| 影 | 一九五 |
| 波蘭戈木列支奇一篇 | |
| 燕子與胡蝶 | 二〇〇 |

| | |
|--------------------|-----|
| 波蘭科諾布尼支加一篇 | |
| 我的姑母…………… | 二〇六 |
| 波蘭式曼斯奇一篇 | |
| 猶太人…………… | 二二二 |
| 勃爾伽利亞跋佐夫一篇 | |
| 戰爭中的威爾珂(二件實事)…………… | 二四二 |
| 愛爾蘭丹綏尼二篇 | |
| 乞丐…………… | 二六五 |
| 朦朧中…………… | 二七三 |
| 西班牙伊巴涅支一篇 | |
| 意外的利益…………… | 二八〇 |
| 希臘藹夫達利阿諾思五篇 | |

| | |
|-----------------|-----|
| 神父所孚羅紐斯.....? | 二九三 |
| 初戀..... | 三〇六 |
| 凡該利斯和他的年饒..... | 三一— |
| 庫多沙非利斯..... | 三一六 |
| 伊伯拉亨..... | 三二〇 |
| 芬蘭哀禾一篇 | |
| 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 | 三三二 |
| 芬蘭亢德一篇 | |
| 瘋姑娘..... | 三五三 |
| 芬蘭亞勒吉阿一篇 | |
| 父親在亞美利加..... | 三六九 |
| 亞美尼亞阿伽洛年一篇 | |
| 一滴的牛乳..... | 三七六 |

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

黯澹的煙靄裏

俄國 安特來夫 著

他到家已經四星期了，四星期以來，恐怖與不安便主宰了這家宅。凡是說話以及做事，大家都竭力的想要全照平常，也並未覺得，他們講話的慘淡的響，他們眼睛的負疚的張皇的看，而且一見他的房，便大抵背轉臉去了。但在這家裏的別的處所，他們却不自然的大聲的走，且又不自然的，然的大聲喧笑起來。只是倘若經過那幾乎整天的從裏面鎖着，彷彿這後面並無生物一般的白的門，他們便放緩脚步，彎了全身，似乎豫料着可怕的一擊模樣，惴惴的避向旁邊去了。即使早已經過，已用了全腳踏地，但他們的行步還極輕低，彷彿只踏着腳尖在那里偷走。

人向來沒有叫過他的名字，却只簡單的稱一個「他」，大家整日的懸念他，所以給了不定的

稱呼當作本名，也從沒有人問是誰氏，人又覺得，也如指一切別人似的，這樣的稱呼他，未免太狎昵而且簡慢了；然而「他」這一個字，却很能夠將由他的高大陰沈的相貌所給與的恐怖，又完全又鋒利的顯現出來。只有住在樓上的老祖母，是叫他古略的；但是伊也感到了主宰全家的不幸的埋伏和緊張的情形，伊常常落些淚。有一回，伊問使女凱却說，爲社麼小姐長久不彈鋼琴了。凱却單是詫異的看伊，全不答話，臨走時搖搖頭，——顯出分明的表示來，伊對於這種問題是不對付的。

他的回來是在十一月的一個灰色的早晨，除了彼得已經到中學校去，大家正在家裏圍着呈餐的食桌的時光，屋外很寒冷，低垂的灰色雲撒下雨點來，雖然有着闊大的窗，屋子裏也昏暗，有幾間併且點上燈火了。

他的拉鈴是響亮而且威嚴，連亞歷山大安敦諾微支自己也戰慄。他想，這是一個重要的賓客來訪問了，於是他緩緩的迎將出去，在他豐滿莊重的臉上含着和氣的微笑，但這微笑立即消失了，當他在大門的半暗中瞥見一個可憐而且污穢的服飾的人的時候，這人的面前站着使女，

蒼皇的要攔住他的前行。他大概是從車站走來的，只坐了幾小段的櫓，因為他那短小古舊的外衣已經沾濕，褲的下半也濺污了，宛然是泥水做就的圓筒。他的聲音又枯裂又粗毛，想因為受濕和中寒罷，否則便是長途中守着長久的沈默的緣故了。

「你為什麼不答話？我問，亞歷山大安敦諾微支巴爾素珂夫可在家？」那來客再三的問。

然而亞歷山大要替使女回話了他並不走到大門，只是望出去，半向着客人；他以為這無非是無數請託者之中的一個罷了，便冷淡的說道：「你到這里來什麼事？」

「你不認識我麼？」這闖入者嘲笑似的問，然而聲音有些發抖了。「我便是尼古拉，說起我的父名來是亞歷山特羅微支。」

「怎麼的……尼古拉？」亞歷山大退後一步問。

但詰問時，他已經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怎麼的尼古拉了。即刻消失了威嚴，剛死似的可怕。衰老的蒼白色便上了他的臉；兩手接着胸前，噓一口氣，接着便忽然的伸開這手，抱住了尼古拉的頭，老年的灰白的胡鬚，觸着溫潤的烏黑的短髭，那衰邁的久不接吻的嘴唇，也尋得了他兒

子的年青的鮮活的嘴唇，很熱愛的接吻。

「且慢，父親，我先得換衣服。」尼古拉柔和的說。

「你釋放了麼？」那父親問，渾身發着抖。

「唉，可笑！」尼古拉將父親送在一旁，陰鬱的嚴厲的說。「這算得什麼呢？釋放！」

他們走進食堂去，巴爾素珂夫先生對於含着非常的情愛的自己的慌張，也覺得有些慚愧了。然而團聚的歡喜，中了毒似的在他心臟裏奔騰，而且要尋出路；七年以來不知所往的兒子的再會，使他的態度活潑而且喜歡，他的舉動忽略而且狼狽了。當尼古拉立在他妹子面前，搓着凍僵的手，問道：「這位小姐該是我的妹子了——可是麼？」的時候，他不由的發出真心的微笑來。

尼那，一個蒼白消瘦的十七歲的姑娘，就在桌旁站起身，靦腆似的用指頭弄着桌面，那大的喫驚的眼看着伊的哥哥。伊記得，這是尼古拉，這是比伊的父親還記得分明的，但是伊不知道現在應當怎麼辦。待到尼古拉用握手來代接吻時，伊便將用力的一握去回答他，而且同時——彎一彎膝髁！

「還有，這是大學生安特來雅各羅微支先生，彼得的家庭教師，亞歷山大又介紹說。

「彼得？」尼古拉詫異了，「已經上了學麼？」——「呵，這麼！」

其次又介紹到一個尖臉的女人，伊正在斟茶，單叫作安那伊凡諾夫那。於是大家都新奇似的看他，他也正在四顧房中，看一切是否還是七年以前的模樣。

他有些古怪，是捉摸不定的。高大的精悍的身軀，頭的高傲的姿勢，銳利的射人的眼睛，在突出的險峻的眉毛下，教人想起一匹雛鷹。蓬鬆的亂髮上瀰滿着粗野和自由；沈著輕捷的舉動，宛然是伸出爪牙來的鶯獸的顫動的壯美。那手，倘有所求，也便要確實牢固的攫取似的。他彷彿全不理會自己地位的不穩，只是平靜深邃的遍看各人的眼睛。即使他眼裏浮出喜色來，人也覺得這裏面藏着什麼秘密和危機，如見那正施蠱惑的猛獸的眼。他的言語是嚴重而且簡單；他並不管自己怎麼說——彷彿這已不是那不知不覺的陷了迷謬和虛偽的人語的聲音，却就是思想本身發着響。在這樣人物的靈魂上，是不能有悔恨之情的位置的。

然而，假如他是一匹鷹，他的羽翼却顯得因為戰鬥很受了傷損，他——算是勝利者——這

纔出了重圍。證明的是他的衣裳，帶着靈宿的痕迹，污穢，不稱他的身軀，而且在這衣裳上又留着
一點難解的掠奪的不安的處所，能使穿着美服的人們發生一種漠然的恐怖的心情。而且每瞬
間——那強壯的全身，因為特別的心憂發着莫名其妙的戰慄，於是身體似乎縮小了，頭髮都野
獸似的直豎起來，那眼光又快又野的向着在坐的人們都一瞥。他飲食的很貪婪，彷彿一個飢渴
多時，或者久未喫飽的人，所以要在瞬息之間，捲盡桌上的一切了。飲食完，他說：「這很好，」便嘲
弄似的摩一摩肚。他覆絕了父親的雪茄，取過大學生的紙煙來——他自己從來沒有紙煙——
於是命令道：「談談罷！」

尼那便說。伊說，剛在女學校畢了業，在校裏是怎樣的情形。伊最初怯怯的說，但是說了幾回，
便容容易易的記出所有滑稽的言語來，很滿足的講下去了。伊不甚了然，尼古拉可曾聽着；他微
笑，然而並不定在說得滑稽的時分，而且始終用了他那浮腫的眼睛四顧着房屋裏。他有時又打
斷了講說，問出全不相干的話來。

「你買這畫要多少錢？」例如他忽然去問那默着的，而且含着一點嘲笑的父親，

「二千盧布，」安那沒有開過口，這時很惜錢似的回答了，又惴惴的一看亞歷山大的臉，「記不清楚了！」

父子都微笑。這微笑中，很帶些拘謹，亞歷山大已經不再慌張，變了不甚大方的嚴緊了。

「事務怎麼了？」尼古拉仍然簡短的問他的父親。

「做着。」

「買了一所意大利式的新房子，三層樓的，還有一所工場，」安那幾乎低語一般的說。在巴爾素珂夫之前，伊本抱着戰兢的尊敬，但又熬不住要說出財產來，因為伊日夜忘不掉的是伊的小積蓄——伊有五百五十六個盧布存在銀行裏——和這大宗錢財的比較。

「唔，尼那，講下去，」尼古拉說。

然而尼那倦怠了。伊脅肋上又復刺痛起來，端正的坐着，很瘦弱，蒼白，幾乎透了明，但却是異樣的動人的美女，像一朵要萎的花。伊發出一種微香，使人聯想到黃葉的秋和美麗的死。膽怯的面麻的大學生目不轉睛的對伊看，似乎尼那頰上的紅色消褪下去時，他的臉色也蒼白起來了。

他是一個醫學生，而且對於尼那又傾注着初戀的虔敬。

這時來了菲諾干——那老僕。他的相貌出現於推開的門，如一個初升的月：很圓，紅而且光。菲諾干是到浴堂去的；他汽浴之後喝了一點酒，剛回家，聽得使女說，他曾經一同騎着馬遊戲過的那小主人已經回來了。不知道因為醉是因為愛，他歔歔的哭！他扯直了燕尾服，酒香了禿頭——他的主人也這樣做的——便兢兢業業的走向食堂去。他在門外站了片時，於是彷彿恭迎巡撫似的裝着恭敬的吹脹的臉，出現在尼古拉的面前。

「菲諾蓋式加！尼古拉高興的叫，他聲音有些孩子似的了。」

「小主人！」菲諾干大聲的叫，衝翻椅子，奔向尼古拉。他想要先在尼古拉肩上去接吻，然而這面却給他一個用力的握手，他奉了軍令似的一倒退，再用一握去回禮，重到要生痛了。他自己想，他不是僕人，却是尼古拉的朋友，而且很高興給大家看出了這資格來。然而照老規矩，他總得在肩上一接吻……

「而且還是喝！」尼古拉聞到酒氣，對於菲諾干照舊的脾氣，喫驚而且高興的說。
「真的麼？」家主也威嚴的夾着說。

菲諾干否認的搖搖頭，溫順的倒退幾步，斜過眼光去，想尋門口，然而他走過頭了，便撞在牆壁上，於是摸索着到了門口，也頗費去不少的時光。菲諾干到得大門，立了片時，感動的看着尼古拉握過的手，然後彷彿是一件貴重的東西一般，極小心謹慎的帶進下房去了。他各處都很自尊；但在這瞬間，他的右手是全體中最尊貴的部分。

這一天巴爾素珂夫先生不赴事務所，午膳之後，許是多喝了葡萄酒罷，他心情頗是柔軟而且暢快了。他挽了尼古拉的腰，領到藏書室，點起一支雪茄，想作一回長談，便和善的說道：「那個，現在講罷，你先在那里，你在做什麼？」

尼古拉沒有便答。那異樣的心憂的震動又通過了他的全身，眼睛向門口射出無意的神速的一瞥去，只有聲音却還是沈靜而且真誠。

「不，父親。我懇請你，不提起我的經歷的話罷。」

「我看見你有外國的錢幣；——你到過外國了麼？」

「是的，」尼古拉簡短的答。「然而我懇請你，父親，就此够了。」

亞歷山大皺了眉頭，從軟榻上站立來。他在外衣下面負着手，往來的踱；於是他問，並不看着兒子：

「你還是先前一樣麼？」

「就是這樣。你呢，父親？」

「就是這樣。去罷，我事務多！」

尼古拉一出房外，巴爾素珂夫便合了門，走近火爐，默默的，然而用力的敲那光亮潔白的爐臺的磚塊，於是用手巾拭淨了手上的白堊，坐下去辦事了。在他臉上，又蓋滿了令人想起死屍來的，可怕的青蒼……

和祖母的會見，並沒有目覩的人，但他顯着陰沈的臉相走出伊房外來，也似乎微微有些感動。當尼古拉關上他住房的白門之後，大家都暫時覺得舒暢了。從這一瞬間起，他便不再算作客

有非諾干一人沒有覺得，因為爲了非常之歡喜他還有些酩酊，睡在廚子的床中；在睡眠中，他也還保着他那有價值的人格的尊貴的觀瞻，右手略略的離開着身體。

在客廳裏，尼那低聲的說給大學生聽，七年以前是怎樣的情形。那時候，尼古拉和別的學生因爲一件事，被工業學校斥退了，靠着父親的聯絡，他纔免了可怕的刑罰。激烈的互相爭論中，易於發惱的亞歷山大便打了他，這一夜他即離了家，直到現在纔回來了。那兩人講的和聽的，搖着头，放低了聲息；而且爲慰勉尼那起見，大學生取過伊的手來，給伊撫摩着……

二

尼古拉從不攪擾人。他自己少說話；他也不願傾聽別人的話，帶着一種尊大的淡漠，彷彿人要和他怎麼說，他早經知道了。當別人說話的中途，他也會走了開去，臉上顯出這神色，似乎他傾聽着什麼遼遠的，只有他能够聽到的東西。他不嘲笑人，也不詰責人，但倘若他走出了那幾乎

整日伏在裏面的圖書室，到各處去徘徊，忽而到妹子那里，又忽而到僕役或大學生那里的時候，在他的所有蹤迹上便散布了寒冷，使各人發生自省的心情，似乎他們做下了一點壞事情，並且是犯罪的事，而且就要審判和懲治了。

他現在服飾都很好了；但便是穿着華美的衣裝，他與房屋的豪華的裝飾也毫不融和，却孤另另的有一點生疏，有一點敵意。假使陳設在房屋裏的一切貴重的物件都能夠感覺和說話，那麼，倘他走近這些去，或者因為他那特別的好奇心，從中取下一件來看的時候，他們定將訴苦，說這可憂愁得要死了。他向來沒有墜落過一件東西，全是照舊的放存原位上，但倘使他的手一觸那美麗的雕塑，這雕塑在他走後便立即失了精神，全無價值的站着，成爲藝術品的靈魂，全消在他的掌中，這就單剩了並無神魂的一塊青銅或黏土了。

有一回，他走到尼那那里，正是伊學畫的時間；伊從什麼一幅圖畫中，很工的摹下一個乞丐的形象。

「畫下去，尼那！我不來攪亂你，」他說着，便靠伊坐在低的輪椅上。尼那怯怯的微笑着，又臨

摹一些時，畫筆上蘸了錯誤的顏色。於是伊放下畫筆來，說：

「我也疲倦了，你看這好麼？」

「是的，好，你也彈得一手好鋼琴。」

這冰冷的誇獎很損毀了敏感的尼那的心情。伊想要批評似的側了頭，注視着自己的畫，歎

息說：

「可憐的乞丐！他使我很傷心！你呢？」

「我也這樣。」

「我是兩個貧民救濟所的會員，事務非常之多！」伊熱心的說。

「你們在那里做些什麼事？」尼古拉冷淡的問。

尼那於是說，開初很詳，後來簡略。終於停止了。尼古拉默默的翻着尼那的集冊，上面保存着

伊的朋友和相識者的詩文。

「我還想聽講義去；然而爹爹不許我。」尼那忽然說，伊似乎想探出他的注意的門徑來。

「這是好事情，唔——那麼？」

「爹爹不許，但是我總要貫徹我的意志的。」

尼古拉出去了。尼那的心裏覺得悲痛而且空虛。伊推開集冊，淒涼的望着剛畫的圖象，這似乎是很討厭，全無用的惡作了；伊鎮不住感情的憤張，便抓起畫筆來，用青顏色橫橫直直的又在畫布上，至使那乞丐不見了半個的頭顱。從尼古拉和伊握手的第一日起，伊對他便即親愛了，然而他從來沒有和伊接一回吻。倘使他和伊接吻，尼那便將對他披示那小小的，然而已經苦惱不堪的全心，在這心中，正如伊自己寫在日記上似的，忽而是愉快的小鳥的清歌，忽而是烏鴉的狂噪。而且連日記也將交給他了，這上面便寫着伊如何自以為無用於人以及伊有怎樣的不幸。

他想，伊只要有伊的繪畫，伊的音樂，伊的會員便滿足了。然而這是他的大誤，伊是用不着繪畫，用不着音樂，也用不着會員的。

倘他旁觀着彼得到大學生那里受課的時候，他却笑了，因為這笑，彼得嫌恨他。彼得反而很高高的豎起膝髁來，至於連椅子幾乎要向後倒，輕蔑的瞷着眼，他雖然明知道萬不可做，却用指頭

挖着鼻孔，而且當了大學生的面說出無禮的話來。這家庭教師的麻臉上通紅而且流汗了，他幾乎要哭，待彼得走後，又訴苦說，他是全不願意學習的。

「我真不解；彼得竟全不想學。我真不解，他將來怎樣……先一會使女來告訴，他對伊說些荒唐話。」

「他會成一個廢物罷了。」尼古拉並不顯出怎樣明白的表示，斷定了他兄弟的將來。

「人用盡了氣力，爲他用盡了氣力，爲他費了心神，有什麼用處呢？」家庭教師一想起不是打殺彼得，便得自己鑽進地洞裏的，許多屈辱和慚愧的時候，便幾於要哭的說。

「你不管他就是了。」

「然而我應當教導他呵！」大學生很驚疑的叫道。

「那麼，你教導他就是，照人家所託付的那樣！」

大學生竭力的還想發些議論，尼古拉却不願了。尼那和安特來雅各羅微支也曾研究多回，想闡明尼古拉的真相，但歸結只是一個空想的圖象，連他們自己也發笑起來。但兩人一走開他

們却又以他們的失笑爲奇，覺得他們那空想的推測又近於真實。於是他們懷着恐懼和熱烈的
好奇心，專等候尼古拉的出現，而且笑着，以爲今天終於到了這日子，可以解決那煩雜的問題了。
尼古拉出現了，然而這謎的解決的遼遠，今日却也如昨日一般。

特別的陸離，又不像真實的是僕役室裏的猜測。而非諾干站在所有論客的先頭。他喝了一
點酒，他的幻想便非常之精采而汗漫了，連他自己也覺得喫驚而且疑惑。

「他是——一個強盜！」他有一回說，他那通紅的臉，便怕得蒼白起來。

「哪，哪……就是強盜麼？」廚子不信的說，但惴惴的看着房門。

「是專搶富翁的，」非諾干接着訂正說。——當尼古拉還是孩子時候，曾經說過，他聽得，有
着這一種強盜的。

「他何必搶人呢，父親這里就有這許多錢，他自己還數不清，」馬夫說，這是一個很精細的
人物。

「三個工場，四所房屋，天天結股票，」安那低語着，伊的積蓄，到現在已經加上四盧布，弄到

五百六十盧布了。

然而非諾干的假定也就推翻了。安那將尼古拉帶來的一切，仔細的搜檢了一番，除了一點小衫，却毫無沒有別樣的物件。但正因為小衫之外沒有別的，便愈加不安而且詭祕了。倘使他皮包裏藏着手鎗，子彈，刺刀，則他大約就要算是一個強盜。本體一定，大家倒可以安靜，可以輕鬆，因為最可怕是莫過於不知什麼職業的人，那容貌態度，樣樣迥異尋常，單是聽，自己却不說，只對大家看，用了劍手的眼光。於是這不安增長起來，終於變了迷信的恐怖，寒冷的水波似的瀰漫了全家了。

有一次，洩漏了尼古拉和他父親之間的幾句話；但這並不消散家中的恐怖，却相反：使可怕的謎和疑懼的思想的空氣更加濃厚了。

「你曾經說，你厭惡我們的一切生活法，」那父親說，每個音都說得很分明；「你現在也還厭惡麼？」

一樣是緩緩的，而且明白的說出尼古拉的誠實的答話來：「是的，我厭惡這些，——從根抵

裏到最頂上！我厭惡這些，也不懂這些。」

「你可曾發見了更好的沒有？」

「是的，我已經發見了。」尼古拉確乎的答。

「留在我們這裏罷！」

「這是無從想起的，父親——你自己知道。」

「尼古拉！」亞歷山大忿然的叫。暫時間緊張的沈默之後，尼古拉低聲的悲哀的回答道：「你永是這模樣，父親——又暴躁，又好心。」

這殷實的人家臨近了聖誕節，也顯得淒愴而且無歡。現有一個人，那思想和感情都不與家庭相關聯，陰沈的磐石似的懸在大家的頭上，不獨奪去了期望着的愉快的祭日的特徵，並且連那意義也消滅了。這似乎尼古拉自己也明白，他怎樣的苦惱着他人，他便不很走出他的房外去——然而不看見他，却更其覺得他格外的可怕了。

聖誕節前幾天，巴爾素珂夫這里不期的來了若干的賓客，尼古拉向來不會那些無涉的人，

也仍然不去相見了。他和衣躺在自己的牀上，傾聽着音樂的聲音，這受了厚牆的渾融，柔軟調勻的傳送過來，宛如清淨聲的遠地裏的歌頌；而且這聲音又極柔和的在他耳朵邊響，彷彿便是空氣本身的歌謳。尼古拉傾聽着，他的孩子時候的遠隔的時代，便湧現上他的心頭來，那時他還小，他的母親也還在……那時也是來了客人，他也遠遠的聽着音樂，而且一面做着夢……不是夢形象，也不是夢音響，却夢着別的東西，那形象和音響只是糾結起來，很明而且很美——這東西如一個美麗的唱歌的飄帶，閃在天空中……他那時知道這閃閃的是什麼；然而他不能對人說，也不能對自己說；他只是竭力的教自己儘力的醒着——但是睡着了。有一回也如此，並沒有人留心，他睡在大門口的客人的皮裘上，至今還分明的記得那蒙茸的刺手的皮毛的氣息。而且莫名其妙恐怖的戰慄，冷的針刺似的又通過了他的全身……但這回又奇特的同時有什麼柔軟的溫暖的東西照着他的臉，有如溫和的愛撫的手，來伸展他的愁眉。他的臉全不動，然而平靜，溫良，柔順，彷彿是死人。人判不定他是睡還是醒，是生還是死。人只有一句話可以說：這人安息着……

到了聖誕節的前夜了，在黃昏時，菲諾干走到尼古拉的屋裏去。他大概不算醉，洗了臉向着旁邊，眼裏閃閃的像是淚。

「祖母教誨，」他在門口說。

「什麼？」尼古拉驚疑的問。

菲諾干歎息，重複說：「祖母教誨。」

尼古拉走到樓上，他剛剛跨進門檻，兩條纖細的女兒的臂膊突然抱住他的頭頸了；在他臉上，帖近了一個柔弱的臉，帶着睜大的溼潤的眼睛，一種可憐的聲音含着歛歛，低低的說：「哥哥，哥哥！——你爲什麼教我們喫苦！親愛的，親愛的哥哥，你和父親和好了罷……也和我……並且留在我們這裏……千萬，千萬，留在我們這裏！」

渺小的瘦弱的全身的震動，在他手上也覺得了，而且這小小的無用的心却如是之偉大，將無限的，苦惱的全世界注入他的心中了。陰鬱的皺了眉頭，尼古拉向周圍投了噴嚏的一瞥。從榻上又向他伸出祖母的手來，蒼白枯瘦得可怕，更有一種聲音，已經是那一世界的聲響似的，枯裂

歉歎的呻吟道：「尼古拉！孩子……」

門檻上哭着菲諾干，他的謹嚴的態度都失掉了，鼻涕揮在空中，牽動着眉毛和嘴臉，而且他眼淚非常多！——流水似的淌下兩頰來，這似乎並不像別人一樣，從眼裏出來的，卻却出在枯皺的頭皮上的所有的毛孔。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他低聲的祈求，也向他伸出捏着冰塊似的紅手帕的手。

尼古拉孤獨的微笑，又輕輕的說，他自己不知道，現在在陰暗的鷹眼裏，也極難得的落下幾滴眼淚來了——於是從昏暗的屋角顯在明亮處，是一個男人的花白的發顫的頭，這是他的父親，是他厭惡而且不懂他的生活的。

然而他忽然懂得了。

也如先前的狂瞽的厭惡一樣，因為狂瞽的親愛，他奔向他的父親，尼那也很感動，三人擁抱着，像是活着的哭着的一團，都以毫無隱蔽的心，發着抖，這瞬息間，融成了一個心和一個靈魂的強有力的存在了。

「他不走了，」老人聲嘶的，勝利的叫喊說。「他不走了！」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菲諾干低聲的祈求。

「是啦！是啦！」尼古拉說，然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對着誰。「是啦！是啦！」他反覆的說，一面接吻於默默的摩着他的頭的老人的手上……

「……是啦！是啦！」他還是反覆說，但他已經感到在他的精神上，瀰漫了倔強的奔騰的短的，尖利的「不可」了。

已經入了夜，在這大宅子的全部裏，從僕役室以至主人的房屋，都輝煌起愉快的燈光。人人喜孜孜的熱鬧的談笑，那貴重的脆弱的裝飾品也失去了怯怯的憂愁；從高的位置上，傲慢的俯視着齷齪奔走的人間，坦然的恢復了他們的美麗；彷彿是，凡有在這裡的一切，無不奉事他們，而且臣伏於他們的美麗似的。

亞歷山大，尼古拉和大学生，還都聚在祖母的屋子裏；忽而敘說自己的幸福，忽而傾聽尼古拉的談論。菲諾干，因為高興了，又喝了一點酒，走出院子去，要涼快他火熱的頭；雪花消在他通紅

的禿頭上，如在熱竈上一般，他正在摸，他又喫驚的看着——尼古拉手上提一個小小的行囊，尼古拉正走出屋角的便門的外面，當他瞥見菲諾干的時候，他也懊惱的喫了驚。

「阿，菲諾干，老動物！」他低聲說……「那麼，送我到大門。」

「朋友……」菲諾干着了慌，竊竊的說。

「不要聲張！我們到那邊說去。」

街上完全沒有人，兩端都沒在徐徐的靜靜的飛下來的雪花的潔白的大海裏。尼古拉忽然當菲諾干面前站住了，用了他那閃閃的突出的眼睛看定他，抬起手來搭在他肩上，而且緩緩的說，彷彿命令一個小兒：「對父親說去，尼古拉亞歷山特羅微支願他安好，并且告訴他，說他去了。」

「那里去？」

「單說去了就是，保重罷。」尼古拉叩一下老僕的肩頭，便走了，菲諾干省悟，尼古拉對他也沒有說出那里去，於是盡其所有的力量拖住了他的手。

「我不放你！上帝很神聖，我決不放你！」

尼古拉推開他，又詫異的向他看。然而菲諾干拱了兩手，如同禱告似的，吐出歛歛的聲音，祈懇道：「尼古林加！唯一的朋友都算了……：那里有什麼呢？這里有錢，三個工場，四所房屋，我們天天結股票……」他無意識的背誦着老管家女人的成語。

「你說什麼？」尼古拉蹙額說，大踏步便走。但那佳節模樣的穿着全新的燕尾服的菲諾干却受了踐踏一般癱軟了。他喘吁吁的只是不捨的追，終於抓住了他的手，禱告似的哀求道：「現在，那麼……我也……也帶我去……這怕什麼？你——做強盜去麼？——好；那就做強盜！」

於是菲諾干做了一個絕望的舉動，似乎他已經要決絕了這尊貴的人間。

尼古拉站住，默默的對着僕人看，而在這眼光裏，閃出一點非常可怕的東西，冰冷的酷烈和絕望來，菲諾干的香頭便在運動的中途堅結了，兩足都生根似的粘在雪地裏。

尼古拉の後影小了下去，隱在莽蒼裏了，彷彿消融在灰色的烟霧的中間。再一瞬間，尼古拉便又沒在他先前曾經由此突然而來的，那不可知的，怕人的，黯澹的烟霧裏。寂寞的道路上已不見一個生物了，然而菲諾干還站着看，衣領濕軟了粘在他頸子上；雪片慢慢的消釋在他凍冷的

禿頭上，和眼淚一同流下他寬闊的刮光的兩頰來……

安特來夫 (Anton Chekhov) 以一八七一年生於阿萊勒，後來到墨斯科學法律，所過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 (Горький) 的推助，漸漸出了名，終於成爲二十世紀初俄國有名的著作家。一九一九年大變動的時候，他想離開祖國到美洲去，沒有如意，凍餓而死了。

他有許多短篇和幾種戲劇，將十九世紀末俄人的心裏的煩悶與生活的暗淡，都描寫在這裏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對戰爭的紅笑和反對死刑的七個絞刑的人們。歐洲大戰時，他又有一種有名的長篇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來夫的創作裏，又都含着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徵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俄國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面世界與外面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雖然很有象徵印象氣息，而仍然不失其現實

性的。

這一篇暗淡的烟霧裏是一九〇〇年作，克羅綏克說，「這篇的主人公大約是革命黨，用了分明的字句來說，在俄國的檢查上是不許的。這篇故事的價值，在有許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寫出一個俄國的革命黨來。」但這是俄國的革命黨，所以他那堅決猛烈冷靜的態度，從我們中國人的眼睛看起來，未免覺得很異樣，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譯者記。

俄國 安特來夫 著

醫生在病人的裸露的胸前，安上聽診筒，靜心的聽——大的，過於擴張的心臟，發出空虛的聲音，撞着肋骨，啼哭似的響，吱吱的軋。這是表示活不久久的凶徵候，醫生「唔」的側一側他的頭，但口頭却這樣說——

「你應該竭力的避去感動的事纔好。看起來，你是在做什麼容易疲勞的事務的罷？」

「我是文學者，」病人回答說，微笑着。「怎樣，危險麼？」

醫生一聳眉，攤開了兩手。

「危險呵，自然說不定因為什麼病……然而再十五年二十年是穩當的。這還不够麼？」他說着笑話，因為對於文學的敬意，幫病人穿好了小衫。穿好小衫之後，文學者的臉便顯出蒼白顏色來，看不清他是年青還是很年老了。他的口唇上却還含着溫和的不安的微笑。

「阿，多謝之至，」他說。

膽怯似的從醫生離開了眼光，他許多時光，用眼睛搜尋着可以安放看資的處所，好容易尋到了——辦事桌上的墨水瓶和筆架之間，正有着合宜的雅避的好地方。就在這地方，他輕輕的放下了舊的褪色的打皺的三盧布的綠紙幣。

「近時似乎沒有印出新的來，」醫生看着綠紙幣，一面想，不知爲什麼，淒涼的搖一搖頭。五分鐘之後，醫生在那裡診察其次的病人；文學者却在路上走，對了春天的日光細着眼睛，并且想——爲什麼紅毛髮的人，春天走日蔭，夏天却走日下的呢？醫生也是一個紅毛髮的。這人倘若說是五年或十年，那還像，現在却說是二十年——總而言之，我是不久的了。這有些怕人，不，非常怕人，然而……

他窺向自己的胸中，幸福的微笑。

阿阿，太陽的晃耀呵！這如壯盛者，又如含笑而欲下臨地面者。

原稿非常厚；那頁數非常多，每頁上，都密密的填滿了細字的行列，這行列，便全是作者的滴瀝的精神。他用了瘦得露骨的手，慎重的翻書。紙面的反射，光明似的雪白的映着他的臉。身旁跪着他的妻，輕輕的接吻於他的那一隻骨出細瘦的手上，而且啼哭着。

「喂，不要哭了罷，」他懇求說。「何必哭呢，豈不是並沒有要哭的事麼？」

「你的心臟……而且我在世界上要剩了孤身了，剩了孤身，嗚嗚，上帝呵！」

文學者一手摩着伏在他那膝上的妻的頭，並且說，——

「你看！」

眼淚昏了伊的眼力了原稿的細密的橫列在伊眼睛裏，波浪似的動搖，斷續，低昂。

「你看！」他重複說。「這是我的心臟。這是和你永遠存留的。」

垂死的人想活在自己的著作上，是太可傷心的事了。妻的眼淚更其多，更濃厚了，伊所要的是活的心。一切的人們，——無緣無故的人們，冷淡的人們，沒有愛的人們，這些一切人們無論誰何所讀的死書籍，在伊是用不着的。

三

書籍交給印刷所了。這名曰「爲了不幸的人們。」

排字匠們一帖一帖的拆散原稿來，他們各人單將自己所擔任的一部分去排板。拆散的原稿裏，常有着「一語的中途起首，不成意義的東西。例如「親愛」這一字，「親」留在這一人手裏，「愛」却交在別一個的手裏了。然而這完全沒有礙。因爲他們是決不讀自己所排的文句的。

「這半文不值的文人！這胡裏胡塗的字是什麼！」一個絮叨着說，因爲憤怒和討厭裝了嫌臉，用一手遮着眼睛。手指被鉛色染得烏黑，那年青的臉上也橫着鉛色的影，而且一吐痰唾，這也一樣的染着死人似的昏暗的顏色。

別一個排字匠，也是年青的男人，——這裏是沒有老人的，——以猿類的敏捷和靈巧，檢出需用的文字來，便低聲的開始了哼曲子，——

唉，這是我們的黑的運命麼，

在我是鐵的重擔呵重擔呵！……

以後的句子他不知道了。調子也是這人隨意的捏造，——是一種單調的，吹噓秋葉的風的低語似的，無可寄託的聲音。

別的人都沈默，或者咳嗽，或有吐出暗色的唾沫。各人的上面，電燈發着光，前面的鐵網欄的那邊，模糊的現出停着的機器的昏暗的形象，機器都等候得疲倦了一般伸出他漆黑的手，顯一副沈重的煩難的模樣，壓着土瀝青的地面。機器的數目很不少，而充滿着含蓄的精力和隱藏的音響與力量的沈默的黑暗，怯怯的包住了這周圍。

四

書籍成了雜色的列，站在書架上，看不見後面的牆壁了。書籍又堆在地板上，又積在店後的昏暗的兩間屋子裏，排得無容足之地了。而且疊在其間的人類的思想，在沈默裏向外面顫動而且逆流，似乎在書籍的域中，是全不能有真的平安和真的寂靜。

上等似的臉和留了頰鬚的男人立在電話口，和誰恭敬的交談。於是低聲的罵了「昏蟲！」然後大叫道，——

「密式加！」

走進一個孩子來，他便突然間變了冷酷的厲害的嚴緊的臉，指斥說：「你要叫幾次纔好？廢料！」

孩子喫了驚，眯着眼。這時鬍子的氣也平下去了。他並用了手和腳，推出一個書籍的沈重的包來，本想單用手來提，但有點不如意，便摔在原處的地板上。

「拿這個送到雅戈爾伊凡諾微支那里去。」

孩子用兩手去捧包，但那包不聽話。

「好好的拿！」那男人大聲說。

孩子好容易捧起包來，搬出去了。

五

在步道上，密式加擠開了往來的行人。他泥沙似的塗滿了雪，被趕到灰色的街心裏。沈重的包壓在他脊梁上，他蹣跚了。馬車夫訶斥他。他這時一想那路的遠近，便覺得害怕，以為這就要死。

了。他將沈重的包溜下脊梁來，一面看，一面禁不住歎歎的哭。

「你爲什麼哭着的？」路過的人問。

密式加嗚嗚的哭了。羣衆立刻圍上來，走到一個帶着腰刀和手鎗的性急似的巡警，將密式加和書籍都裝在零僱馬車上，拉到派出所去了。

「怎麼的？」當值的警官從正在寫字的簿子上抬起臉來問。

「是背着太大的包裹的，」性急似的巡警回答說，將密式加推到前面去，

警官擎起一隻手來，關節格格的響了；其次又擎起了那一隻。於是交互的伸直了他登着寬闊的漆長靴的腳，斜了眼睛，從頭到腳看一遍這孩子，他然後發出許多的問題——

「你甚麼人那里來的？姓名呢？什麼事？」

密式加一一答應了。

「密式加，百姓，十二歲，主人的差遣。」

警官走着，又復欠伸一回，邁開步，挺着胸脯，走近包裹，噓一口氣，然後伸手輕輕的去摸書籍，

「阿呵！」他用了滿足似的口吻說。

包皮的一角已經破損了，警官撥了開來，讀那書名——「爲了不幸的人們。」

「那麼，你，」他用手指招着密式加說，「讀讀瞧。」

「我認不得字。」

警官笑起來了——

「哈哈！」

走進一個絡腮鬍子的專管護照的人來，燒酒和洋葱的氣息噴着密式加，也一樣的笑——

「哈哈！」

此後他們便做起案卷來，而密式加在末尾押了一個小小的十字。

這一篇是一九〇一年作，意義很明顯，是顏色黯澹的鉛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後，纔譯成中國語，安特來夫已經死了三年了。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譯者記。

連翹

俄國

契里珂夫

著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樣的芬芳呵，當太陽還未趕散那殘夜的清涼，從夜的花草上吸盡了露水的時候！

是年青時候的一個早晨，我和一個溫文美麗的少女，正在野外散步之後的歸途，愉快的小鳥的隊夥似的，我們跳出小船，便兩個兩個的分開，各因為送女人回家去，都在街上紛紛走散了。太陽纔照着街市，那金色的光綫，正閃閃的晃耀在教會的屋頂和十字架以及高的房屋的窗間。道路還靜默而且風涼，人家的窗戶裏都垂着帷幔……那窗後面的人們還都落在沈睡中……我們的足音在早晨的寂靜裏便聽得高聲的發響……

從密密的攢着鐵釘的長圍牆上，沈鈿鈿的垂着濕潤的，盛開着紫的和白的球花的連翹。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樣的非常呵！當你纔二十歲，和溫文美麗的少女同了道，每一互相瞥視，互相微笑，便喜孜孜的發抖的時候……

「給我拗一枝那連翹花罷……」

我們立住了。圍牆又高又滑，而且簇着釘，想用手杖鉤下那著花最盛的枝條，終於不如意。下雨一般，在我們上連翹灑下了香露的珠璣……

「一枝也可以……」

「白的？」

「就是……不不——紫的……」

我爲了溫文美麗的少女，去偷連翹花，將自做了犧牲，爬上圍牆去了。我被鏽的釘刺破了手腕，然而我絕不留心；因爲我絲毫沒有覺得痛。香氣很強烈，我的頭便不由的轉向了旁邊。露滴從枝頭直洒在我臉上，捏着的手杖唧唧的響，少女欣然的微笑着，我在伊頭上，香雨似的降下了凌晨的清露……我想將凡是著花的連翹，儘折給伊，白的，以及紫的……

「已經够了……」

我便勇士一般的跳下圍牆來。那高興快活的含着愛情的眼睛，以沈默的感謝向了我晃耀。

「這給你……做個……記念……」

伊不說了，而且將紅暈起來的臉藏在連翹裏。

「記念什麼的？」

「今朝的散步的記念呵！……連翹的，……而且，一清早，這花怎樣的香得非常的事……」

伊說着，向我的臉這一面，遞過那潤澤的連翹的花束來。

「你的手怎麼了那血……」

這時我纔知道，自己的腕上有着滲出鮮血的傷痕。

「痛麼？」

「並不……這也是記念罷……」

伊給我一塊小小的絹手巾，我用這包了手，於是彷彿爲了愛人的名譽的戰鬥，因而受傷的勇士似的前進了。我們站住，剛要話別的時候，伊討回手巾去……

「將這個還了我罷……」

「不。這存在我這里……做紀念……」

我還給伊了，是讓了步的。這手巾不是已經被我的血染得通紅了的麼……

然而，唉，所謂人生這一種卑下的散文……這常常干涉我們的生活，我們向着遼遠的太空的莽蒼蒼的高處，剛剛作勢要飛，正在這瞬間，這便來打斷了我們的翅子了。

我在眼睛裏，浮着心的弛放和幸福的顏色，捏着那纖細的發抖的少女的手，沒有放，以為數秒鐘也好，總想拖延一點離別的時光。我凝視着兩頰通紅的，一半遮在連翹的花束裏的少女的臉；而且彷彿覺得醱酏了。但不知道，這是因為連翹的香氣，還因為少女的紅暈的兩頰和嬌怯的雙眸……睡得太多的癩洋洋的門丁出來了，而且搔着腦後說：

「唉，唉，先生，褲子撕破了……得縫縫……這不好……」

我回頭向背後看，少女掙出了捏着的手，高聲笑着，跑進院子的裏面去了。

「伊逃掉了，這是怎的？喂，管門的，你剛纔怎麼說？你沒有怎麼樣麼？」

門丁委細的說明了理由：

「掛在釘子上了似的……這不好……」

我一看自己的衣服。於是因爲慚愧和屈辱和卑下，臉上彷彿冒出火來……全然，在我那白的連翹花上，似乎被誰唾了一口唾沫……我向着家，靜靜的在街上走。早晨的禱告的鐘發響了。雖然很少，却已有雜坐馬車在石路上飛跑。大門的探望扉開合着……現世的生活已經開始了。……

便到現在，我還記得那一個春天的早晨……攢着鐵釘的圍牆，垂下的連翹的盛開的枝條，馥郁的露水的瀑布，掩映在紫的和白的連翹花間的嬌怯的少女的臉……

而且便到現在，在我的耳朵裏，也還聽得趕走了幻想和春日清長的香氣的，那粗鹵的門丁的聲音。

阿阿，一清早，連翹怎樣的香得非常呵，在太陽還未從連翹上吸盡了露水的時候，而且你纔二十歲，一個溫文美麗的少女和你並肩而立的時候！

契里珂夫 (Ilygoni Tshirikov) 的名字，在我們心目中還很生疏，但在俄國，却早算一個契訶夫以後的智識階級的代表著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經重印過幾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於凱山，從小住在村落裏，朋友都是農夫和窮人的孩兒；後來離鄉入中學，將畢業，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裏，往往指出鄉間的黑暗來，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貧困，最初寄稿於鄉下的新聞，到一八八六年，纔得發表於大日報，他自己說：這纔是他文事行動的開端。

他最擅長於戲劇，很自然，多變化，而緊湊又不下於契訶夫。做從軍記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爾幹戰記和取材於這回歐戰的短篇小說戰爭的反響。

他的著作，雖然稍缺深沈的思想，然而卒直，生動，清新。他又有善於心理描寫之稱，縱不及別人的複雜，而大抵取自實生活，頗富於諷刺和談諧。這篇連翹也是一個小標本。

他是藝術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衆教導者，這幾乎是俄國文人的通有性，可以無須多說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譯者記。

省會

俄國 契里珂夫 著

我所坐的那汽船，使我胸中起了劇烈的搏動，駛近我年青時候曾經住過的，一個小小的省會的埠頭去了。又溫和又幽靜，而且悲涼的夏晚，籠罩了懶懶的搖蕩着的伏爾迦的川水，和沿岸的羣山，和遠遠的隔岸的森林的蔥蘢的景色。甜美的疲勞和說不出的哀感，從這晚，從夢幻似的水面，從繁生在高山上的樹林映在川水裏的影，從沒到山後去的夕陽，從寂寞的漁夫的艇子，以及從白鷗和遠方的汽笛，都吹進我的靈魂中來……自己曾經帶了釣魚具，徘徊過，焚過火，捉過蟹的稔熟的處所，已經看得見了。自己常常垂釣的石崖上，也有人在那里釣魚呢。奇怪……而且正坐在自己曾經坐過的處所。我忽然傷心到幾乎要哭了。我於是想，自己已經有了白髮，有了皺紋，再不會浮標一搖，便怦怦的心動。或如那人一般，魚一上鉤，便跳進水裏去捉的了。心臟爲了一去不返的生涯而痛楚了……我所期待的是歡喜，但迎迓我的却是悲哀。一轉彎，從伏爾迦的高岸間，又望見了熟識的教會的兩個圓形的屋頂，和有着綠色和灰色屋頂的一撮的人家……我

的眼眶裏含了淚……從那時以來，這省會近於全燬的已有兩回了。我們住過的家，還完全的留着麼？我於是很想一見我和父母一同住過的，圍着碧綠的樹籬的老家。父親已經不在，母親也不在，便是兄弟也沒有一個在這世上了。還是活着似的，記憶浮上眼前來，彷彿不能信他們都已不在這世上。我下了汽船，走過那窪地的小路——那時因為圖近，常在這地方走——再過土崗，經過幾家的房屋，便望見我家的圍牆……這樣的想……

「母親，父親！」

於是從門口的階沿上，進出了父親和母親和弟妹們的滿是歡喜的臉來……

「此刻到的麼？」

「正是，此刻到的……」

汽笛曼聲的叫了。汽船畫着圓周，緩緩的靠近埠頭去。埠頭上滿是人。爲要尋出有否知己的誰，一意的注視着人們的臉。然而沒有，並無一個人。奇怪呵，那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呢？阿，那拿着陽傘的女人，却彷彿有一些相識。不，伊又並不是那伊！倘若那伊，那時候已經二十五，所以現在該有

五十上下了，而這人不到三十歲。當那時候，我在這裏的時候，伊還是五六歲的孩子，我們決不會相識起來。這五六個年青的姑娘們……我在這裏的時候，伊們一定還沒有出世罷。

「先生，要搬行李麼……」

「唔，好好，搬了去。」

沒有遇着什麼人。也沒有人送給我心神蕩搖的事件。沒有接吻的人，也沒有問道「到了麼」的人。單是敵對似的，不能相信似的，而且用了疑訝的好奇心，看着人們罷了。——「那人是怎麼的！到誰的家裏去？」

「我到誰的家裏去麼？我不知道。我現在是誰的家裏都不去。曾經見過年青時候的我的這淒涼蕭索的省會呵，我是到你這裏來的，我們還該大家相識罷。」

我不走那通過窪地的小路。我現在早不必那樣的匆忙，因為已沒有先前似的抱了歡喜的不安的心，等候着我的了……

「得用一輛馬車……」

「不行，這鎮裏只有兩輛，一輛是剛纔廳長坐了去了，還有那一輛呢，不知道今天爲什麼沒有來。不要緊，我背去就是。先生是到那里去的？」

「我麼？唔，有旅館罷？」

「那自然是有的！體面得很呢。叫克里摩夫旅館。」

「克里摩夫！那麼，那人還活着麼？」

「那人是死掉了，只是雖然死掉，也還是先前那樣叫着罷了。」

「那麼，他的兒子鬧着麼？」

「不是，開的是伊凡諾夫，但是還用着老名字呵。他的兒子也死掉了。」

我跟在鄉下人的後面走，而且想。市鎮呵，你也還完全的活着麼？也許還剩下一條狗之類罷？」

「先生是從那里下來的？」

「我麼……我是旅客……從彼得堡來的。」

「如果是游覽，先生那里不是好得多麼？或者是有些買賣的事情罷？」

「沒有。」

「不錯，講起買賣來，這里只有粉，先生是不見得做那樣的生理的。那麼，該是，有什麼公事罷？也不，單是來看看的。我先前在這里居住過，忽然想起來，要到這里來看看了……」

「那麼，不認識了罷。有了火災，先前的物事也剩得不多。」

我們在街上走，我熱心的搜尋着熟識的地方，街道都改了新樣了，新的人家並不欣然的迎迓我。

「這條街叫什麼名字呢？」

「就叫息木畢爾斯克。」

「息木畢爾斯克！阿阿，真的麼？」

「真的。」

在息木畢爾斯克街上就有祭司長的住家，而且在祭司長這里，說是親戚，住着一個年青的

姑娘。伊名叫賽先加，極簡單的一篇小傳奇閃出眼前來了。帶着釣魚器具和茶炊的一隊嚷嚷的人們，都向水車場這方面去……激在石質的河床上，潺潺作聲的小河裏，很有許多的鎊魚。紅帕子裹了黃金色的頭髮，手裏捏着釣竿，兩腳隱現在草叢中的賽先加的模樣，唉，真是怎樣的美麗呵！我們屹然的坐着，看着浮標。我們這樣的等人來通報，說是一茶已經煮好了。」

這時的茶炊很不肯沸。那茶炊是用了杉球生着火的。我和賽先加早就生起茶炊來。賽先加怕蟲，我給伊將蟲穿在魚鉤上。唉，伊怎樣的美麗呵，那賽先加是……

「又喫去了……給我再穿上一個新的罷！」

「阿阿，可以可以。」

我走過去，從背後給伊去穿蟲。但是可惡的蟲，一直一彎的扭，非常之不聽話。賽先加迴轉頭來，抬起眼睛從下面看着我。

「快一點罷！」

「這畜生很不肯穿上鉤去呢！」

我坐在伊身邊，從旁看着伊的臉，而且想——

「我此刻倘給伊一個接吻，不知道怎樣……」

我們的眼光相遇了。伊大約猜着了我的罪孽的思想，兩頰便紅暈起來。而我也一樣。不多久，我穿好了蟲，然而不再到自己的釣竿那里去了。我坐在賽先加的近旁，呼息吹在伊頸頸上。

「那邊去罷。你的浮標動着呢。」

「我不去，……去不成……」

「爲什麼？」

「不，離開你的身邊，是不能的……」

默着，垂了頭默着，不再說到那邊去了。

「亞歷山特拉維克德羅夫那！」

「什麼？」

「我在想些什麼事，你猜一猜……」

「我不是妖仙呵。你在怎麼想，誰也不會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了我在怎樣想，一定要生氣罷……」

「人家心裏想着的事，誰能禁止他呢……」

「知道我在想着的事麼？」

「不知道，什麼事？」

「你會生氣罷……」

「請，說出來……」

「你可曾變過誰沒有？」

「不，不知道。」

「那麼，現在呢？」

「一樣的事。」

伊牡丹一般通紅了。

「那麼，我却……」

「說罷！」

「我却愛的……」

「愛誰呢？」

「猜一猜看！」

「不知道呵……」

伊的臉越加通紅，低下頭去了。我躺在賽先加很近旁的草上。伊並不向後退，嚙着隨手拉來的草，我被那想和賽先加接吻這一個不能制御的心願，不斷的煩惱着了。

我吐一口氣。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自己判斷看……」

伊的臉又通紅了。不管他事情會怎樣……我站起來，彎了身子，和賽先加竟接吻。伊用兩手

按了臉，沒有聲張。我再接吻一回，靜靜的問道：

「Kiss 呢，還是之呢？」

「Kiss」賽先加纔能聽到的低聲說。

「拿開手去……看我這邊……」

「不。」

伊還是先前一樣的不動彈……我坐在伊旁邊，將頭枕在伊膝上。伊的手靜靜的落在我的頭髮上，愛憐的撫摩着……

「茶炊已經沸了！」

賽先加忽然被叫醒了似的。伊跳起來，徑向水車場這方面走。到那里我們又相會，一同喝着茶。但沒有互相看；兩人也都怕互相看。傍晚回到市上，告別在祭司長的門前，賽先加跨下馬車的時候，我纔一看伊的臉。伊露着惘惘的不安的神情；伊向我伸出手來，那手發着抖。而且對於我的握手的回答，只是僅能覺得罷了。此後我每日裏，渴望着和賽先加的相見，常走過祭司長的住宅。

的近旁，而且每日每日的，我的愛伊之情，只是熱烈起來，然而伊像是沈在水裏一般的沒有消息了。不多久，我便知道那天的第二日，賽先加便往辛畢爾斯克去。因為得了電報，說伊的父親亡故了……

我此後沒有再見賽先加。伊現在那里呢？伊一定嫁了祭司，現正做着祭司夫人罷……伊不是也已經上了四十歲麼……

「記得有一個叫尼古拉的祭司長，還在麼？」

「死掉了。」

「那麼，他的住宅呢？」

「燒掉了。你看，那住宅本來在這里……在那造了專賣局的地方……」

房屋新了，但大門是石造的，還依舊。我一望那門，彷彿從那門裏面，便是現在也要走出年青的美麗的賽先加來，頭上裹着紅帕子——到水車場去的時候這模樣——紅了臉說：

「你還記得我們在水車場捉鱈魚時候的事麼？」

專賣局裏走出一個鄉下人來；在門口站住了，拿酒瓶打在石柱上，要碰落瓶口的封蠟……

「做什麼……這不是你這樣胡鬧的地方……」

「和你有什么麼相干呢？」

誠然……二十年前，那賽先加曾經站在這裏的事，正不必對這些鄉下人說。唉，唉，賽先加和我的關係，於他有什么麼相干呢！

然而教堂也依舊。這周圍環繞着繁茂的白楊，那樹上有白嘴鳥做着窠，一種喧鬧的叫聲，響徹了全市鎮，簡直是市場的商女似的。我只是想，鎮不住傷感的神魂，徹宵祭的鐘發響了。明天是日曜，也仍然是照舊的鐘。殷殷的鳴動開去，使人的靈魂上，興起了逝者不歸的哀感，想起那人生實短，萬事都在他掌握之中的事來……而且，又記起了爲要看賽先加，去赴教堂的事來了……那時候，鐘也這樣響。然而那時候，還未曾看見人生的收場。而且那音響也完全是另外的。

「呵，到了……」

孤單的在屋子裏。死一般寂靜而且閃然。時鐘在昏暗的迴廊下懶懶的報時刻。在水車場和

賽先加接吻那時候的事，逃得更遼遠了。很無聊。窗外望見警廳的瞭臺，什麼都依舊；連油漆也仍然是黃色，像先前一般。這一定是沒有燒掉罷。這是燒不掉的。

「請進來！」

「對不起，要看一看先生的住居證書呢。」

「阿阿，證書！這是無限期的旅行護照。無論到什麼時候，可以沒有期限的居住下去的。」

「我們這裏，現在是非常嚴緊了。」

「連這裏也這麼嚴緊麼？」

「對啦。有了革命以後，不帶護照的就不能收留了。」

「那麼，連此地也起了這樣的革命麼？」

掌櫃的微微的一笑，招了不高興似的說——

「那自然是有的！真的革命，什麼都定規的做了……」

「這個，那你說的定規，是怎樣的事呢？」

「這就是，照通常一樣……監察官殺掉了，大家拿着紅旗走，可薩克兵也到了的……」
他傲然的說，一面裝手勢。

「可薩克來了……那麼，你們喫打沒有呢？」

「喫打呵，那是打得真兇！」

他仍舊傲然的，很滿足似的說。

「近來呢？」

「現在是平靜了。這一任的廳長很嚴緊，是一個好廳長。」

「那麼，前任呢？」

「前任的送到審判廳裏去了。」

「何以？」

「他跟在紅旗後面走啦……」

全不懂是怎麼一回事。我搖手掌櫃的出去了。我暫時坐在窗前，於是走到街上去。這裏有一

道架在滿生着蕁麻的谷上的橋梁。那谷底裏，蜿蜒着碧綠的小河。那河是稱爲勃里斯加的。谷的那一岸的山上，就該有我們住過的房屋了。單是去看也可怕，怕心臟便立刻會抽緊罷。我在橋上站住了，連呼吸也艱澀。從橋的闌干裏，去窺探那谷中。這便是我的兄弟和蕁麻打仗的處所。他用木刀劈蕁麻。一個眼光俊利的，瘦削的，神經質的男孩子，立時浮到我的記憶上來了。

「摩閣！你在那里做什麼？」

「打仗……」

「用膳了，來罷！」

「不行，追趕了敵人之後，會來的！」

這全如昨日的事。現在這少年在那里呢？在這谷裏，和蕁麻會作擬戰遊戲的那少年，難道便是被殺在跋也戈夫附近的那摩閣麼？我不信。我吐一口氣，低了頭前進了。我攀上山，幸而一切都還在。火災和革命，全沒有觸着這在我的回憶上極其貴重的地方。看呵，那邊是牆！阿阿，連翹又怎樣的繁茂呵，連窗門都看不見了。有誰在那里彈鋼琴。我站在對面，側耳的聽。是舊的破掉的鋼琴。

我家也曾有這樣的一個的。我彷彿回到青年的時代去，覺得那是母親彈着鋼琴了。我想着昨天在水車場接吻的賽先加的事。彈的是什麼呢？阿阿，是了，是先前自己也會知道的曲調。而且還吹來了那時的風。那是什麼曲調呢？阿阿，是了，那是「處女之祈禱」呵！正是正是……合了眼傾聽着。將我和青年時代隔開了的二十年的歲月，漸漸的消失了。似乎我還是大學生，因為暑假回到家裏來，團樂的很熱鬧，在院子裏喝了許多果醬的茶。父親啣着烟捲，坐在已經冷熄了的茶炊旁邊看日報。母親是在彈鋼琴。我的競爭者，那神學科的大學生，也戀着賽先加的戈雅扶令斯奇來邀我游泳。伏爾伽河去。他也想娶賽先加，常常準備着求婚。他和我來商量。他不信自己的趣味。我們在游泳時候，是專談些賽先加的事的。他脫下一隻長靴來，敲着靴底說：

「結婚的事，可不比買一雙靴呵。」

「的確！」

「那麼，你以為怎樣……你看來怎樣？」

「對誰？」

「阿阿，賽先加呀！」

「我也沒有別的意見在這里。」

「倘教我說，那是美人！什麼都供獻伊也還嫌少。就在目下開口呢，還等到畢業呢，那一邊好，我自也決不定。但怕被別人搶去呵。因為伊是一個非常的美人……」

他又脫下那一隻長靴來，拋在旁邊說：

「決定了。明天便求婚……」

說着，他便從筏子上倒跳在河水裏。

他今天也來邀游泳，而且談賽先加的事。他竟絕不疑心，昨天在水車場上，他的賽先加已經失掉，不會回來的了。

「喂，游泳去罷！」

「求了婚沒有？」

「不，還沒有。也不是定要這樣急急的事。」

「不行的，你以為伊愛你麼？」

「伊？」

戈雅扶令斯奇氣壯的點頭；睜眼，叩我的肩頭。

「那美的賽先加已經是我的了！」

我覺得可笑，也以為可惜。第一，是太唐突了。賽先加了。我幾乎想將昨天我們已經接了吻，以及賽先加對我說了 *Yes* 的事說給他。

「你去罷！我不想去游泳。還有賽先加的事，你好好的辦，不要過於失敗罷。你已經很自負着！

……然而……」

「你說什麼？」

「阿，還是看着罷。」

「看着什麼，倘我得了許可，怎麼樣？」

「胡說！賽先加已經許了我了……」

「阿阿，這真是幹了驚人的事……」

「走罷！不走，我就會打你的臉呢！」

「阿阿……這可是不得了……」

那戈雅扶令斯奇現在那里呢？一定和賽先加結了婚，做到祭司長了罷。而且伊已經告訴了他水車場的事罷？

鋼琴停止了。我也定了神。我又想走進這家裏去，一看那裏面變換到怎樣的情狀。誰住在這家裏，誰彈着鋼琴，而且食堂和客廳和書室又成了什麼模樣了？倘我走進去說，——

「請你給我看看這家裏，我是年青時候住在這里的人。現在禁不住要一看這家，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去。」這却又甚不相宜似的。

我心裏很遲疑；幾次走過這家的門前，進了小路，從籬間去望院落。我在這院落裏，曾經就樹上喫過堅硬的多汁的果實。母親煮果醬，將泡沫分給兄弟們的，也就在這地方。在這里，很有許多隱在連翹和木莓的叢莽之中的僻靜的處所。我常在這裏面，看那心愛的書信，而且想得出了神。

「故國呵！我爲了你的幸福，奉獻了我的生命罷。」

現在彷彿覺得那時的我，是這樣一個渺小的無聊的人。唉，生命也就流去了，而你卻依然如很遠的往昔一般，還是一個渺小的無力的人物。而且你比先前更渺小更無力了。因爲你在如今，對於自己的力，已沒有先前那樣的確信，並且在將來能夠目觀那幸福的自己的祖國的一種希望，也已消亡了……記起了談到革命的旅館掌櫃來……於是也想到了跟在紅旗後面走的那廳長……

「可憐的廳長呵！你是沒有料到一切事全會這樣悲哀的收場的。我也一樣，廳長呵，也想不到那一件事竟如此……所以我和你，現在都到了這樣的境地了，你去聽審判，我受着警察的看守……」

我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抱了憂鬱和頹唐，回到旅館裏，掌櫃的端進茶炊來，不多時，他出去了。關上房門之後，他在那里悄悄的窺探情形，側着耳朵聽……

「什麼都照舊！只有我不照舊了……我已經不相信傳單，手上也不再染那膠版的藍墨……」

：喂，掌櫃的，你大可以不必如此了。你疑心我到這省裏來，還要再行革命麼……這省裏現在是有着非常嚴緊的廳長的了。」

又是照樣的事。大清早，警兵送了——本日前赴警廳——的傳票來。

「唉，這種傳票我已經厭倦了。然而總比他們到我這裏來好，到警察廳去罷，而且會一會那嚴緊的廳長罷。」

我到了警察廳，引向副廳長的屋裏去。我裝了和心思相反的不高興的臉，進去了。

「請，請坐。特地邀了過來，很抱歉。就是想一問，爲了什麼目的，到這省裏來……」

「並沒有目的。單是想到了，所以來的。只要目所能見的隨便什麼地方，莫非我沒有自由行走的權利的麼？」

「是呵，不錯的……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呢？」

「我倒還沒有打算到這一件事。」

「過於好事似的，很失禮，請問你……你不是著作家麼？」

「是著作家，不幸而是一箇著作家……」

「大家識了面，實在很愉快。」

「當真愉快麼？」

副廳長惶惑了。

「我本來也是大學生，我和你同在大學裏，我在三年級的時候，你已經在畢業這一級了。」

「阿阿，原來！」

「是的，吸烟捲麼？我也在鬧事的一夥裏……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大概還記得的罷，我的姓是弃純斯奇呵！」

「弃純斯奇麼？這有些記得似的……」

「是的！那時候，我不是打了幹事的嘴巴麼！」

「那是你麼？」

「對了……那是我的確是我！」

「你就是實在認不出了……」

副廳長傲然的要使我確信他在鬧事的那時候，打了幹事的嘴巴，而且將現在做着警官的事，完全忘却了。他愈加活潑起來，詳細細的講鬧事。他臉上已沒有近似警官的痕跡，全都變掉了。大學的鬧事，在他一定算是最貴重的回憶罷……我抱着不能隱藏的好奇心對他看，而且想，你怎麼不被警察的看守，却入了警官的一夥呢？他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請你不要這樣的看我，我只是穿着警官的制服呵。但是這樣的東西是無聊的，隨便他就是……」

於是他又講起鬧事的事來。有着狗一般的追躡的臉的一個人來窺探了。一定是書記罷。副廳長皺了眉，怒吼說——

「沒有許可，不要進我的屋裏來。我忙得很。」

書記縮回去了。

「唉唉，我們那時候，各樣的人都有呵……」副廳長突然的說。而且他昂奮了似的，在屋子

裏往來的走。

「唉唉，你實在撕碎了我的心了……還記得烏略諾夫麼？那受了死刑的！我和這人是同級……」

「總之，爲了什麼，你叫我到警察廳來的呢，可以告訴我麼？」

「阿阿，就爲此……記起了年青時候的，大學生時候的事來，不知道你已經怎麼模樣，就想和你見一面……因爲我是在大學時代就知道你的，因此……」

「因爲要略表敬意罷！」

「你生了氣麼？請你大加原諒罷！一想到我們的大鬧的事，便禁不住……況且我也看着你的著作，所以想和你見見了。」

他忽而沈默了。而且他向着窗門，不動的站着。我站起來咳嗽了……他迅速的向我這邊看。他的臉很惘然，而唇邊漏着抱歉的微笑。

「我也不能再攀留你了。」他溫和的說，微微的歎息；略再一想，伸出手來。

「那麼，願上帝賜你幸福……大概未必再能見面罷，倘若……」

「倘若不再傳到警廳裏？」

他失笑了。他於是含着抱歉的微笑說，——

「我們的生命實在短，什麼都和自己一同過去了。」

我出了警察廳，而且許多時，我不能貫穿起自己的思想來。爲要防止和撲滅那一切無秩序而設的警官，却回想起自己所做的無秩序的事來，以爲痛快，而且彷彿淹在水裏的人想要抓住草梗似的，很寶貴的保存着這記憶，這委實是不可解的事。或者也如我一樣，因爲他也已經白髮滿頭，在人生的長途上，早已失掉了生命之花的緣故罷？

微笑

俄國

梭羅古勃

著

大約十五個男孩和女孩，和幾個青年男女，都會集在舍密波耶里諾夫別莊的園中，慶祝家裏的一個兒子的生日，他名叫萊沙，是一個二等的學生。萊沙的生日，真是一個爲着他的年長姊妹招致可以中選的少年到家裏來的好機會。

衆人都快樂而且歡笑，——年長的人以及男孩和女孩全都這樣；他們在通行小路的黃沙上，上下的奔走。一個青白沉靜的小孩，獨自坐在紫丁香叢下的長橈上，靜靜的看着別的小孩子，也微笑着。他的孤獨，他的沉默，和他的穿舊的，雖然乾淨的衣服，在這一夥活潑的盛裝的孩子隊中，處處顯出他的貧窮和他的窘苦。他的臉色懼怯而且消瘦，他的陷落的胸膛，和他的瘠薄的手，這樣柔弱的放着，看了他，動人的憐恤。他還是微笑，便是他的笑也自可憐；好像他看了別的孩子們的快樂和玩耍，使他局促，又好像他恐怕因爲他的愁容和菲薄的衣服，招起別人的煩厭來。

他是叫格里沙依古諾夫，他的父親死了不很久；格里沙的母親有時叫伊的兒子，往伊的富家的親戚那里去，他見了他們，常常覺得局促而且不安。

藍眼睛的里陀契加舍密波亞里諾夫走過他的面前，伊便對他說道：「你爲什麼獨自坐着？起來走走去！」

格里沙不敢違拗；他的心猛烈的跳，他的臉上滿被了微細的汗珠了。他怯怯的走近了這夥快樂紅頰的小孩們，他們很不和氣，似乎對着生客的看他，格里沙自己便立刻覺得他和他們不是一樣了：他不敢這樣大膽這樣高聲的說話；他沒有黃色的靴子，也沒有毛製的紅遮陽向上軒起的圓的小帽子，如那貼近他的小孩子所戴似的。

孩子們自己照舊的談講，彷彿沒有格里沙在那里。格里沙很不安的站在他們旁邊；他的瘠薄的肩膀掠下了些，他的纖細的手指緊緊的捏着細狹的腰帶，帶着懦怯的微笑。他正不知道什麼可做，在他的惶惑之間，也並不聽得這夥活潑的孩子，方纔說些什麼。他們講完了話，便走散了。格里沙臉上仍帶着那懦怯的，恐懼的微笑，很不安的走回沙土的小路上，依舊在橈子上坐下。他

是羞慚，因為他曾經走到孩子隊裏去，沒有對他們說得一句話，也一點沒有結果。他坐下的時候，怯怯的向周圍看——並沒有人給他最微的注意，也沒有人笑着他。格里沙到覺得安靜。

即時有兩個小女孩，環着臂膊，走過他的面前。格里沙當了他們的凝視，長縮着，紅了臉，很懦怯的微笑。

小女孩過去了，年幼的一個美髮女孩，高聲的問道：「這個醜小鴨是什麼人？」

年紀較大的一個女孩，紅色的面頰，黑色的眉毛，笑了并且答道：「我不知道，我們不如問里陀契加去。他大約是一個窮親戚罷。」

這小的女孩又說：「怎地一個可笑的孩子，他撐着他的兩個耳朵，坐在那里只是微笑。」

他們走過路灣的叢樹之後不見了。格里沙不再聽見他們的聲音了。他覺得侮辱；又想等到他的母親來尋的時候，他還須在這里坐着許久，他心里更是很不舒服。

一個大眼睛，細長身體的學生，挺直的頭髮，豎在他高起的前額上，看見格里沙獨自坐在那里好似一個孤兒，他要對他親近，去安慰他：他便傍着他坐下。

他問道，「你的名字是什麼？」

格里沙靜靜的告訴了他。

這學生說：「我的名字是彌却。你獨自來這裏的麼，還是有別人同來呢？」

格里沙細聲說道：「同母親。」

彌却又問道：「你爲什麼獨自坐在這裏呢？」

格里沙慌張了，不知道怎樣說纔好。

「你爲什麼不去玩玩呢？」

「我不喜歡玩耍。」

彌却聽不清楚，所以他問道：「你說的什麼呢？」

「我不覺得要玩。」格里沙較響的說。

彌却詫異，又接下去問道：「爲什麼你不覺得喜歡玩耍呢？」

格里沙又不知怎樣的說好；他張皇的微笑了。彌却只是很注意的看着他。生人們的注視是

常常使格里沙局促不安的；好像深怕他們在他的形容上看出什麼破綻來。

彌却默默的坐了一回，他心裏想有什麼可問的話。

他問道：「你採得些什麼？你曾經採得些東西，你不曾麼？我們都採集了：我——郵印票，凱却

波克立伐羅伐——貝壳，萊沙——蝴蝶。你採的什麼呢？」

格里沙紅了臉說道：「沒有。」

彌却帶着率真的驚異說：「得了，得了，那麼你不採得什麼！那是很希罕的。」

格里沙覺得羞慚，因為他不曾採得些東西，而且又顯露了這件事。

他對自己想：「我也必須採集些東西！」但他不能決心，脫口的說。

彌却又坐了一回，於是離開了他。格里沙覺得方便了。但是一個新的苛罰，就又加到他的身上來了。

舍密波耶里諾夫雇領小兒子的保姆，臂膊上抱一個一歲的嬰兒，沿着園中小路上緩步。他想休息一回，便尋到格里沙坐着的長橈來坐了。他又覺得不安穩。他只是向前直看，不能決心遠

離了保姆移身坐到長櫬的盡頭去

嬰兒的注意，却立刻轉到格里沙的撐開的兩耳上來了，他便向耳朵俯伏過去。這保姆是一個粗鹵的，紅臉的婦人，料想那格里沙是不介意的。伊便向格里沙坐近一些，這赤色的嬰兒擎起肥胖的小手，捉住了格里沙的耳朵了。格里沙慌張得幾乎發昏，但又不能決心抵抗。這嬰兒很響很快樂的笑着，將格里沙的耳朵，忽然放下，忽然又捉住。紅臉的保姆，覺得這事的好玩，很有趣，也不亞於嬰兒，嘴裏只是說，「放了罷！給放了他罷！」

別一個小孩子，見了這情景，便告訴了別的小孩子，說那小喬及克是在那裏鬧那長久坐在長櫬上的安靜小孩了。小孩們便圍繞了喬及克和格里沙喧突。格里沙勉強裝出他並不介意，並不苦痛，而且也歡喜這玩耍的樣子。但是漸漸的覺得笑不出來了，而且很想要哭了。但他知道他是不應該哭的，哭是失體統的，所以他盡力的熬着。

幸而他即時得了救了。這藍眼睛的里陀契加因為聽得孩子們的喧笑，出去看是什麼事。伊便責罵這保姆說：「你這樣做，不羞的麼？」

伊看了格里沙這可憐的失措的臉，自己也忍不住要笑了。但伊在保姆和孩子們面前，須保持伊年輕的女子的儀容，制住了笑。

保姆笑着，起身來說，「喬及克只是輕輕的玩耍，這孩子自己也不說痛。」

里陀契加很嚴厲的說：「你可不應該這樣做呢。」

喬及克因為他們將他抱開，離了格里沙，就不高興，放聲哭了。里陀契加將他抱在臂上，抱去安慰他，保姆跟在後面去了。但小孩和女孩都剩在那里。他們圍住了格里沙，而且很不客氣的看他。

孩子們中有一個首先說道：「大約因為他的耳朵是裝上去的，所以他一點也不覺得疼痛。」

別一個說：「我幻想，你似乎是喜歡你的耳朵被拔的。」

一個小女孩張着大的藍眼睛說道：「告訴我們，那一隻耳朵是你的母親扯得最多？」

一個快樂的小孩叫道：「他的耳朵是託工場裏拉長了來的。」說罷，高聲的笑，覺得他自己的戲謔很有趣。

別一個來改正他說：「不，他是生來如此的。他很小的時候，他是用手攙的，他是用耳朶拉的。」

格里沙望着他的一羣嘲笑的人，好像一隻小獸陷在絕地，面上現着固定的微笑，這時候，忽然間，全出乎這夥快活的伴當的意料之外，他哭出來了。許多的小淚點，滴在他的短衫上。孩子們即刻都靜了。他們轉成不安了。他們交換着困難的眼光，並且悄悄的看着格里沙，看他將瘦弱的雙手拭去臉上的眼淚；他又似乎羞愧他的眼淚。

美麗的亞麻髮的凱却氣忿忿的說道：「他爲什麼生氣呢？誰作弄了他這醜小鴨！」

彌却干涉說道：「他不是醜小鴨，你自己倒是一隻醜小鴨。」

凱却紅了臉說道：「我不能忍耐無禮的人。」

一個年紀小，褐色臉的女孩，穿着紅衣衫，久久看着格里沙皺着眉頭似乎正在回想，伊忽然將迷惑的兩眼，細細看着別的孩子們，靜靜的問道：「爲什麼他當初笑着呢？」

二

格里沙的衣箱裏，不常有好的新衣服增加起來。他的母親無力措辦；因此每有小添置，便使格里沙大大的歡喜。秋寒到了，格里沙的母親給他買了一件外套，一頂帽子和一雙露指的手套。這手套格里沙比別的東西更歡喜。

這一天是放假日，在彌撒祭之後，他穿上新衣，出去玩耍。他愛在街上走，而且他常常獨自出去；他的母親也沒有工夫伴着他走。當他很端莊的走去，伊很得意的從窗間眺望着。此刻伊想起伊的富家的親族，他們應許伊的怎樣多，曾經實踐的怎樣少，並且伊想：「好了，沒有他們我也敷衍下來了，謝上帝！」

這天是寒涼清朗的天氣；太陽不將充足的光明照着；城內運河中的水，已結了初次的薄冰了。格里沙在街上走着，這活潑的清涼和他的新衣，都使他歡喜，一面又懷着他的天真爛漫的空想。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常常喜歡夢想，而且他常常夢見偉大的事業，名望；光明快樂的生活；住在一所饒富的屋中；以及凡物，都不像這悲苦的現實。

格里沙立在運河的岸上，望過鐵欄干去，看那浮在面上的薄冰的時候，一個街頭的頑童走

近他來，穿著擦爛的衣服，被寒冷凍紅了雙手。他來和格里沙講話。格里沙並不怕他，却可憐他，因為他的凍僵的雙手。他的新朋友告訴他，他名叫彌式加，但他的姓是巴蒲式庚，因為他是和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巴蒲式加（祖母）同住的。

「但你的母親的名字是什麼呢？」

彌式加笑着重複問道：「我的母親的名字麼？伊叫瑪都式庚，因為我的巴蒲式加並非伊的巴蒲式加，不過是伊的瑪都式加（母親）罷了。」

格里沙驚愕的說：「那是奇了我的母親和我只有一個姓；我們都叫伊古諾夫。」

彌式加很活潑的解釋道：「那是因為，你的祖父是一個伊古門（主教）。」

格里沙說道：「不，我的祖父是一個大佐。」

「總是一樣，他的父親，或者別人是一個伊古門，所以你們都成了伊古諾夫了。」

格里沙並不知道他的祖父是什麼人，所以他沒有話說了。彌式加眼看着他的手套。他說道：「你有好手套。」

格里沙歡笑的說明：「新的，我還是第一次用呢：看見麼，一根小繩子還穿在這里！」

「對了，你是一個有運氣的人！這手套不是很煖麼？」

「有點煖！」

「我也有一雙手套在家裏，只是我不套他，因為我不喜歡。他是黃的，但我不喜歡黃手套。讓我將你的套上，並且我獨自跑回去，給我的巴蒲式加看了，叫伊給我買一雙照樣的。」

彌式加請求似的看着格里沙，他的兩眼，很欣羨的閃爍。

格里沙問道：「你不使我久候麼？」

「不，我就住在近旁，轉角便是。不要害怕！相信我的話，只在一分鐘以內！」

格里沙很信託的脫下他的手套，將他給了彌式加。

彌式加拿着格里沙的手套跑去，大聲叫道：「我在一分鐘以內便回來，等在這里不要走！」

他轉角不見了，格里沙獨自等着。他並不料到彌式加會欺騙他；他以為他只是跑回家去了，給他們看過他的手套，依舊拿了回來的。他站在那裡很久的等，彌式加却並不夢想回來見他了。

這短的秋日已經黑下來了；格里沙的母親，因為伊的兒子久不回來，放心不下，出去尋他。格里沙隨後知道彌式加是不回來了，他很悲哀的走回家來，正遇見他的母親。

伊一見了兒子，惱怒而且欣喜，便問道：「格里沙，你獨自幹些什麼？」

格里沙也不回答。他擦着他的兩手，已經凍得通紅了他很窘苦似的。他的母親纔知道他沒有套着他的手套。

伊搜他外套的衣袋，忿忿的問道：「你的手套那里去了？」

格里沙微笑，答道：「我暫時借手套給一個小孩，但他沒有帶回來還我。」

三

年復一年的過去。從前在萊沙舍密波耶里諾夫的生口聚會的一班勇敢而且進取的孩子們，都已成了勇敢和進取的男女了。而且從前愚弄過格里沙的頑童，自不必說，也自得到生活的方法；——格里沙呢，自然成了落魄了。像在他的幼時一般，他只是夢想，在他的夢中，他獲得他的世界；但在他現實的生活裏，被他一般冒險進取的人，不客氣的擠在一旁，不能自己支持。他和女

人的關係，也一樣的遭了失敗，他的神氣沮喪的殷勤，從來沒有得到感情的回顧。他沒有朋友。只有他的母親獨獨愛他。

伊古諾夫得了一個薪水微薄的位置，也自歡喜，因為他的母親現在可以平安過活，不必再愁麵包的事情了。但他的幸福很短？不久他的母親便死了。格里沙很自毀傷，失了他的生氣。生活在他，似乎是無目的的。他變了抑鬱無聊；他無意於工作。他就失却了他的地方，而且立刻在窘迫之中了。

伊古諾夫終至抵押到他最後的所有物，他的母親的指環了；他出去的時候，他微微笑着——他的微笑，抑制住他落下自己憐憫的眼淚來。

他只得去訪各樣的人，求他們謀點工作。但伊古諾夫是不善於此的。他是退守而且沉寂的，而且他這見人徬徨失措妨害他的與人交際，固執的請求，便是他尙在人家的階沿的時候，便要恐怖起來，他的心頭便很苦的跳動，他的兩腿變了沉重，他的手要伸向門鈴也遲疑了。

在他的最頹唐而且最飢餓的一天，伊古諾夫坐在亞立克舍斯諦般諾微支舍密波耶里諾

夫的奢華的辦事房裏，他便是那萊沙的父親，那天生日的會，格里沙還很記得。伊古諾夫以前已有信給亞力克舍斯諦般諾微支了，因為紙上的請求比口頭更容易。現在他來候他的回音。

從舍密諾夫的無寧息而且憂勞的姿態上，一個瘦小而且枯槁的老人，披着剪短的，銀灰色的頭髮上，他已經推量到總是謝絕的了。這便使他覺得悲苦，但你終不能止住他的率真的快活的微笑，彷彿他要表示出毫不為意，實在毫不計較的情形。這微笑却很使舍密諾夫不快。

隨後他用他的乾燥的舒徐的聲調說：「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已經收到你的信了，但目下却實在沒有事情可尋。」

伊古諾夫漲紅了臉，含糊的道：「沒有事情麼？」

「我的愛友，事情是完全沒有。各地方都有了人了，在我的預料，就是這幾時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尋。或者在新年，可以給你設法。」

伊古諾夫微微笑着，似乎暗示那如果八個月的時光，倒也不算什麼似的，說道：「便是在那時候，我也很歡喜。」

「是的，我也極喜歡那時候能夠設法。倘使早囑咐我，你今天該已經得到地方了。我很願意有益於你，我的好朋友。」

伊古諾夫說道：「多謝你。」

舍密諾夫很同情的問道：「但告訴我，爲什麼你離開了老地方呢？」

伊古諾夫徬徨的答道：「他們因爲用不着我。」

「用不着你麼？我希望我們能夠用得着你，我的好朋友，讓我留下你的通訊處。」

舍密諾夫正在桌上亂翻的尋一紙片。伊古諾夫恰看見他的那封信正壓在大理石鎮紙的底下。

他便說道：「我的通訊處就在這信裏了。」

他的主人很輕捷的說道：「原來如此！我就將他抄下來。」

伊古諾夫站起身來，口裏說：「我有這種習慣，常常寫我的通訊處在信的頂上。」

他的主人稱讚道：「歐洲風氣。」

伊古諾夫起身去了，微微的笑着，得意着自己的歐洲風氣。但是，這却不能救他的飢餓。他很喜欢這不愉快的談話告了終結。他回憶那些溫文的言語，含着承諾的意思，癡望又活過來了。但幾分鐘後，他已經正走到街上，他纔覺得這種承諾是沒用的了。這件事還在將來，但他現在已經要食物了。他擔着悲苦難堪的心事，現在必須到他的寓所去了——他的房主婦將怎樣說呢？他能怎樣對伊說呢？

伊古諾夫纔走得慢了，隨後他轉身回過去。他陰鬱的向前走，蒼白而且飢餓，穿過了首都中喧嘩的街道；走過了忙碌而且飽暖的人們。他的微笑已經消失了。這黑暗的絕望的神情，在他平常少有表情的臉上，變成一種奇特的表示。

他現在走近尾伐河邊了。伊賽吉耶夫司奇大教堂的軒昂的屋頂在青天大空中閃爍。巨大空闊的市場和街道，罩在溫和的，難感覺的微塵一般的落日烟霧中間。馬車的轟聲，在這華麗空闊的空間，也柔軟了。從諸事飢餓無助的人看來，一切事物似乎無不可驚而且含有敵意。這美麗顏色豐富的果品，列在店鋪窗中，即使放在重兵保護之下，也不見得比現在更難近。

兒童在青鬱鬱的市場上喜喜歡歡的玩耍。伊古諾夫看了他們微笑。想到他先前幼小時，不愉快的回憶，不覺引起一種深切的自己憐憫來。他又想起自己只有死的一法。這思想使他恐怖。他又從新回想：「我爲什麼不死呢？先前不是有過一個時候，我並不存在麼？我應該得到休息，永久的虛無……」

聰明希奇의斷片的思想，到他的腦裏，來慰藉他。

伊古諾夫現在已經到了堤上了。他靠着花園石的欄干，看那河裏不息的流水。他心裏想着，只消略略一動，凡事便都收場。但他想到溺死的事，口中塞滿了水在水裏掙扎，被水的沉重寒冷的迫壓塞住了氣息，無助的爭鬪，到後來力竭了沉到水底，被河底水流掃盪出去，變成擁腫不成形的死屍，終被投出在海灘的上面，他想到這裏，使他悚然恐懼了。

伊古諾夫發抖，離開了河邊。他猛然間望見舊同事庫爾科夫離他不遠。庫爾科夫身穿時樣的衣裝，欣然自足的慢慢走來，手中擺着一枝柄子嵌鑲精巧的細手杖。

他便叫道：「呀，格里戈利彼得羅微支，」似乎遇到了他，非常喜悅似的。「你在散步麼，還是

「有事務去呢？」

伊古諾夫說道：「是的，我正在散步，這就是事務。」

「我想我們恰往同路去罷？」

他們二人便一同走。庫爾科夫愉快的閑談，只有增加伊古諾夫的憂鬱。他聳肩，忽地決然的告庫爾科夫道：「尼古拉舍爾該徵支你身邊可有一盧布麼？」

庫爾科夫驚訝問道：「一盧布？你爲什麼要一盧布呢？」

伊古諾夫紅了臉，便吃吃的解釋道：「你看，我……正缺一個盧布……我要買點東西——東西，你看……」

他徬徨得呼吸也停滯了，沉默了，又可憐的微笑着。

庫爾科夫心裏想：「這是我取不回來的了。」

現在他的說話不似先前的大意了。他說：「我很願意借給你，但我並沒有一點現錢，連一個戈貝克也沒有。明天我自己也須向人借些纔行哩。」

伊古諾夫含糊的說道：「如果你沒有，這也無法。」又接着微笑說：「我沒有這個，也可以將就過去。」

他的微笑很使庫爾科夫不快，因為這是一種這樣可憐的，無助的笑容。

庫爾科夫很煩惱的想道：「他爲什麼微笑？敢是他不相信我麼？是了，即使他不相信，我也不管，——國庫並不是我管的。」

他的眼睛看着別處，不注意的乾燥的問道：「你爲什麼不時常來看看我們呢？」

伊古諾夫顫抖抖的聲音回答說：「我也時常這樣想。我當然要來，便是今天怎樣？」

在他的面前，便現出了一幅庫爾科夫的安樂的食堂的圖畫，這懇切的女主人，桌上的茶烟，和各種美味的小菜。

庫爾科夫仍用不注意的乾燥的聲調答道：「今天麼？不，我們今天不在家。但請你在這幾天裏來。是了，我須過這小路去了，再會罷！」

他急急的穿過了堤防的板路便去了。伊古諾夫在後面望着他，微笑着，緩慢的斷續不連的

思想，爬過他的腦中。

當庫爾科夫在小路上不見了的時候，伊古諾夫重復回到花崗石的欄干面前，並且，在寒冷的恐怖中發着抖，慢慢地，很困難的爬過這欄干去。

四近並沒有一個人。

梭羅古勃 (Fiodr. Solov'ev) 本名台台爾尼珂夫 (Tolchinnov)，生於一八六三年。他是一個厭世家，一個死之讚美者 (Pessimist)。他在長篇小說小鬼中表明人生的惡濁無意義；要脫離這苦，但有死這一條路，其次要算發狂，他稱為祝福的狂氣。此外還有兩種法門，也可以免除人生苦惱，第一是美，第二是空想。英人庫爾諾思有論文講他的思想頗詳，曾譯出載俄國文學研究中。這篇微笑與白母親亦據庫爾諾思本，在所譯小說集老屋裏。譯者附記。

白母親

俄國

梭羅古勃

著

復活祭日已經近了。愛司沛爾康士但諦諾微支薩克所羅夫是在悲痛而且游移的心境裏，這大約因為戈羅迭綏夫問了他：「你在那里慶賀這祭日呢？」而起的。

薩克所羅夫因為心中有些事故，所以沒有便答。這主婦，伊本是一個苗壯的，近視而且多嘴的人，又接着說道：「請到我們這裡來。」

薩克所羅夫覺得惱了，——大半便在這年青的姑娘，因為伊當母親說話時候，很快的向他一瞥，又即回過去，依舊和一個少年的助教接着伊的談話了。

年青姑娘的母親，總將薩克所羅夫當作可以做他們女兒的夫婿看，這便使他懊惱。他以為自己已經是一個三十七歲的老鰥夫了。

他急答道：「多謝，那天晚上，但我總是在家過夜的。」

這姑娘很快的看了他一眼，微微笑着，并且問道：「和誰呢？」

薩克所羅夫聲音裏帶些驚訝的神情，回答說：「自己一個。」

戈羅迭緩夫夫人冷笑着說道：「你真是一個厭世家。」

薩克所羅夫是尊重他的自由的。他每想到，他從前有一回幾乎已經成婚了，這彷彿使他覺得奇異。他久住在一間狹小的，然而修飾很精緻的房中，用着一個用人是年老誠實的拂陀泰，并且由拂陀泰的一樣可信的妻子，給他烹調，他已經很習慣；而且他又深信自己為紀念當初的戀愛，所以要獨身下去的了。真的，因為一個寂寞的，不完全的生命的冷淡生涯，已經使他的心變冷了。

他有他自己的財產，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沒有近親族。他是刻板的沈靜的過活；在公署中做些事；和現代的文藝美術結些緣；有些是樂天家的事——但生命的在他，彷彿是空虛而且無目的似的。倘不是有時候有一個純潔光明的幻想時時來訪他，他一定也如許多別人一樣，完全成爲冷淡了。

二

他的第一而且唯一的戀愛——是在開花的時候之前便已告了終局了——每當夜晚，常將他緊纏在悲痛和甜美的回想的中間。五年以前，他曾經遇見一個青年女子，伊留下難消的印象在他這里了。伊是蒼白，荏弱，藍的眼睛，美而且鬆的頭髮。由他看來，伊似乎不屬於這塵土的人世的，却彷彿一個氣和霧裏的生靈，在短促的時間中，被命運吹到都會的擾亂中來了。伊的舉動遲緩；伊的溫和清朗的聲音，是和軟如泉水流行石上的聲響。

薩克所羅夫或因偶然，或亦不然，見伊常常穿着白色的衣服。這白的印象，在他想伊的時候，便成爲不可分離的了。伊的名字是泰瑪爾，彷彿這名字是專指白色物，白到如山頂的積雪似的。於是他漸漸到伊的父母家裏訪伊去了。他已經幾回決意要對伊說這些話，這些話是能將人生的命運束成一氣的。但伊總不任他往下說；伊常常恐懼而且羞澀，又便起身離開他了。什麼事使伊驚恐呢？薩克所羅夫在伊臉上看出閨女的愛情的表記來；當他進去的時候，伊的眼睛分外光明，并且淡紅暈染了伊的兩頰了。

但在一個永久不能忘記的日子裏，伊聽他了。這天是早春的日子。河冰已經溶化，樹上早蓋了嫩綠的帳幕了。泰瑪爾和薩克所羅夫坐在窗前，望着尼伐河上。他說了，幾乎自己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他的言語，在伊是覺得和善而且驚懼的。伊變了顏色，淡淡的微笑，並且站起身。伊的纖細的手，按在椅子的雕鏤的頂上發抖了。

泰瑪爾靜靜的說道：「明天。」於是去了。

薩克所羅夫帶着很激動的感情向着門凝視，泰瑪爾過這門走了。他的頭暈眩起來了。他的眼睛看見一枝白丁香花的嫩枝，他幾乎出神的檢起，並不和主人話別，也走了。

那一晚他不能睡着。他只是向窗站定，望那遠遠的通衢。當初是昏黑的，後見曙光熹微的發亮；他微微的笑，用手指捺着丁香花枝，一到天明，他見屋裏的地板上，散着丁香花的白色的花瓣。這在薩克所羅夫彷彿是奇怪而且快樂的預兆似的。他覺得微風的冷氣，吹到他煩熱的臉上來。他洗了浴，覺得清爽了。便又到泰瑪爾那里去。

他們告訴他，伊病了，伊因為在什麼地方受了寒。而且薩克所羅夫從此不再看見伊；伊在兩

禮拜內死去了，他也並不去送葬。伊的死，剩下了他十分的安靜，而且他也不復知道，他是否真曾愛伊，或者這只是一個短的就過去的迷戀罷了。

有時在晚上，他記起伊來；然而他漸漸的練得能夠將伊忘却了；而且薩克所羅夫也並無伊的照相，但在數年之後——更確實說，只在一年之前——春季的時候，看見一枝丁香花很淒涼的不相稱的夾在飯館窗裏的許多食物中間，他便又回想起泰瑪爾來。而且從此以後，他在晚上又愛念泰瑪爾了。

有時候，當他瞌睡的時候，他便夢見泰瑪爾到他這里來。對他坐下，將不轉移的摯愛的眼睛向他看；而且伊又有話要說給他，覺得泰瑪爾很期望的看他了，而又不知道伊要他怎樣，這正是使他悲痛的。

現在，離開了戈羅迭綏夫家，他心中怯怯的想：「伊要來給我復活祭日的接吻哩。」
恐懼和寂寞的感情，到他這里有這樣強烈，這觀念到了他這里了：「或者，不如結了婚好，不

至於在這神聖祕奧的晚間孤獨了。」

他想到這戈羅迭綏夫的姑娘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了。伊是並不美麗的，然而伊常常適宜的裝束，歐瑟伊的相貌來伊顯然喜歡他，倘他問伊，似乎不至於拒絕的。

街頭的喧雜，分散了他的思想了，於是平時的譏刺這一種性情，又主宰了他對於戈羅迭綏夫的姑娘的思想。他豈能爲了別人，將對於泰瑪爾的紀念變爲不誠實呢？世上的一切事，在他似乎都極微末，他並無別事喜歡了，只喜歡泰瑪爾給他復活祭日的接吻。

他想：「但是，伊要十分期望的再來看我的雪白和善的泰瑪爾；伊要的是什麼？伊的軟嘴唇是否要來和我接吻呢？」

三

薩克所羅夫游行街上的時候，很悲苦的想着泰瑪爾並且窺望行人的臉，他便想，許多年紀較大的人，都是不愉快的粗俗。他記起來，實在沒有一個人，他真願意而且愉快的和他交換復活祭日的接吻的。只有這許多粗俗的嘴唇，和有刺的鬚鬚，含着酒氣的，可以行這第一目的接吻罷。

和小孩接吻倒是較爲愉快的事。小孩的臉在薩克所羅夫的眼中，覺得可愛了。

他走了多時，疲倦了，進到一個禮拜堂的圍牆裏，正離開這喧鬧的街坊。一個臉色蒼白的小孩，坐在椅上，很恐怖的仰看了薩克所羅夫。他又出神的向前望。他的藍色的眼睛，溫和而且慈善，正像泰瑪爾的。他很小，至於他的兩腳，翹出在他的座位的前邊。

薩克所羅夫傍他坐了，看着他，一半可憐，一半驚異，從這幼小的人，有此事件，很愉快的擾動他的記憶，同時又刺激他。在外貌上，他是一個極平常的頑童；他穿着襤褸的衣裳，一頂白色毛製的扁帽，戴在他淡色的髮上，一雙污穢的靴子，已經是穿不得的了。

他坐在椅上許多時，隨後他忽然起身，哭了一聲，他跑出大門，到了街上，立住腳，很快的轉向別一面，便又立住了。這顯然是他不知道須從那一條路去，他靜靜的哭，沒有什麼舉動，大的眼淚流下他的兩頰來。衆人聚起來了。一個警察也到了。他們於是問他的住處。

「住在這格留科夫家。」他發出小孩的，不明瞭的聲音說。

這警察問他說：「住在什麼街裏呢？」

這小孩並不懂，只是重復說：「住在格留科夫家。」

這年青而且和善的警察，想了一會，決定在四近是並沒有這樣的人家。

「你和誰同住呢？」一個粗魯的工人問他說，「和你的父親麼？」

「我沒有父親。」這小孩擡起他滿了眼淚的眼睛，遍看了繞着他周圍的臉，一面回答說。

「原來不會有父親，那就是了。」這工人很莊重的說，而且搖着他的頭。「那麼，你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呢？」

「我有一個母親，」這小孩答。

「伊的名字是什麼？」

「媽媽，」小孩說，過了片時，他記得了，又說道，「黑的媽媽。」

衆人裏面有笑的了。

這粗鄙的工人沈吟道：「黑麼？我詫異這豈是家族的姓呢？」

「當初是一個白的媽媽，可是現在是一個黑媽媽了。」小孩說。

「從這裡是得不着頭緒的。」這警察決然的說。「我帶他到署裏去。由他們用電話去問就是了。」

他便走到門口，按了門鈴。但門丁早看見了這警察，便手裏捏着掃帚到門口來。這警察便叫他帶這小孩到署裏去。但這小孩忽然自己想到，並且叫道：「不要緊，放了我，我自己尋路去。」

他也許因為怕這門丁的掃帚，或者他實在是記起來了；他終於飛快的跑去，薩克所羅夫幾乎望不見他了。但小孩不久便走得慢了。他轉了街上的幾個彎，又從這邊街上跑到那邊的彎，却尋不見他的家。薩克所羅夫悄悄的跟着他。但他是不慣和兒童講話的人。

後來這小孩困倦了。他站在一支燈柱的前面，又靠在柱上了。眼淚在他的兩眼裏發亮。

薩克所羅夫便說：「我的親愛的小孩，你還沒有尋到麼？」

這小孩將悲苦柔和的眼睛看他，薩克所羅夫猛然覺到爲什麼使他起了這樣的決心，跟着這小孩的緣故了。確有緣故在這臉上，因為這小游人的臉上和眼光裏，有些處所，是使這小孩非常之像那泰瑪爾的。

呢？」

薩克所羅夫發出柔軟而且帶着激動的聲音問他說：「我的親愛的小孩，你的名字是什麼

「萊沙，」這小孩說。

「告訴我，親愛的孩子，你和你的母親同住的麼？」

「我是和媽媽同住，現在只是一個黑媽媽了——從前是一個白媽媽的。」

薩克所羅夫心裏想：這所謂黑媽媽，大約是指一個道姑了。

他問道：「你怎樣迷路的呢？」

「我和媽媽同走，並且我們走了又走，伊叫我坐下等伊，於是隨後伊自己去了，於是我慌起

來了。」

「你的母親是誰呢？」

「我的媽媽麼？伊是這樣黑而且這樣發怒的。」

「伊做什麼事呢？」

這小孩一思索，

他說道：「伊喝咖啡。」

「伊另外還做些什麼呢？」

萊沙少停，答道：「伊和同寓的人吵鬧。」

「那麼，你的白母親在那里呢？」

「伊擡去了。伊是放在棺材裏擡去了。並且連爸爸也擡去了。」

這小孩指着遠處，並且哭了。

薩克所羅夫心裏想：「這小孩究竟怎麼辦呢？」

忽而這小孩又跑了。他轉過幾個彎，去得慢了。薩克所羅夫又追着他這小孩的臉上，現出了

歡喜和恐懼的奇異的混合的神情。

他指着一所高大的，五層樓的異樣的屋宇，對薩克所羅夫說道：「這裡是格留科夫家了。」

這時候，格留科夫的房屋的大門口，現出一個黑髮黑眼睛的女人來，穿着黑色的衣服，伊的

頭上，包一塊黑地白點的手巾。小孩怕得倒退了。

「媽媽，」他低低的叫。

他的後母很驚異的看他。

「你怎麼走到這里來的，你這小畜生！」伊叫喊說，「我叫你坐在橋上，我不這樣說麼？」伊似乎正要打他，這時候，伊看見彷彿紳士模樣的人，外觀很莊重而且威嚴的，正在那里向他們看，伊的說話便和軟了。

「我不能離開你半點鐘，不遇見你不跑遠的麼？我已經是跑斷了我的腳去搜尋你，你這小畜生！」

伊將這孩子的小手捉在伊碩大的手中，拉進門去了。薩克所羅夫記下門牌的號數和街的名目來，也回到他的家裏去。

四

薩克所羅夫本喜歡聽佛陀泰的意見的。他一回家，便將這孩子萊沙的事，告訴了他。

拂陀泰很確定的說：「伊是故意做的，你試想伊將這小孩送得這樣遠，伊是怎麼的一個壞東西！」

薩克所羅夫問道，「伊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是極簡單的。對於這樣一個蠢婦人，你還希望伊什麼事！伊以爲這樣，那小孩便可以在什麼地方失去，並且有人可以將他拾去的。究竟伊是一個後母一個無家的孩子在伊這里算什麼呢？」

薩克所羅夫不很深信。他說：「但警察會將伊尋着的。」

「他們許會這樣罷；但你不能明知道，伊也許要離開都會了；能你罷，隨後你試去尋伊去。」

薩克所羅夫微微的笑了。

他這樣想：「真的，我的拂陀泰可以做他方的檢察了。」

那晚，他坐在燈前讀書，打了一個瞌睡。泰瑪爾來到他面前——這溫和，雪白的泰瑪爾——而且傍他坐下了。伊的臉是很像萊沙的臉。伊固定的長久的看他，并且有所等待，看了伊光明智

慧的雙眼，而不知道伊所要的是什麼？這使薩克所羅夫很苦痛，他極快的起身，走近圓椅，他想，他見泰瑪爾是坐在那里的。他到伊的前面立住了，很激動的高聲的問道：「你要什麼？告訴我罷。」
但伊不復在那里了。

薩克所羅夫很悲苦的思想：「這不過是一場夢罷。」

五

第二日，他離開學校展覽會的時候，薩克所羅夫遇見戈羅迭夫，他便將萊沙的事，告訴了這姑娘。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很沈靜的說道：「可憐的小孩子，他的後母是要拋掉他了。」

「這也尚須明證哩。」薩克所羅夫說。

他很覺得煩惱這些人，如拂陀泰以及凡勒利亞，這樣一個偶然的事，便有這樣悲劇的看法。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誠懇的說道：「那是極明白的。他既沒有父親，只有一個後母，他的在伊這裏，是成了一個重累了。這將來沒有好的——這小孩要得一個可悲的結局呢。」

「你見事太陰鬱了。」薩克所羅夫微笑着說。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勸他說：「你可以領了他去。」

薩克所羅夫很驚訝的問道：「我麼？」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固執的說：「你只有一人過活，身邊沒有一個人。這正是在復活祭時，做一件善行的機會！至少，你也可以得到一個在復活祭日交換接吻的人了。」

「我請你告訴我，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我對於這小孩應該怎麼辦呢？」

「你可聘一位女教師，命運自能使這孩子到你這里來的。」

薩克所羅夫帶着驚愕無主意的柔和的神情，看着這女子的紅面生動的臉。

那晚，泰瑪爾又到他面前來，這時他似乎已經知道伊的心意了。似乎在屋裏的寂寞中間，聽到伊平靜的言語說：「照伊告訴你的做罷。」

薩克所羅夫欣然的起身，將兩手摩着他朦朧的眼。他看見一枝白丁香花放在桌上，覺得驚奇。這花怎麼會來呢？莫非是泰瑪爾放在這里，以表伊的願望的一種記號的麼？

而且他猛然想起，倘使他娶了戈羅迭綏夫姑娘，又領萊沙到家裏來，他便實行了泰瑪爾的意志了。他欣欣然的嗅那丁香花的香氣，他忽而記得，這丁香花是當日他自己買來的。

他於是和自己討論道：「這丁香花和我自己買來沒有大關係；這件事的實在的旨趣，只有我一個買他的衝動；並且後來連我也忘了我曾經買他來了。」

六

第二日早上，他去領萊沙。這小孩在門口遇見他，指示了他的住處。萊沙的黑母親正在喝咖啡，並且和一個紅鼻子的同寓的人爭鬧。薩克所羅夫從伊這里，聽到了些萊沙的事。

這小孩失了他母親的時候，他是三歲。他的父親便娶了這黑女子，而一年之內，他自己死掉了。這黑女人，名叫伊里那伊凡諾夫那，有一個親生的兒子，現在已經一歲了。伊將要再嫁了。婚禮便在這幾日裏舉行，並且婚禮之後，伊便要和伊的丈夫到鄉裏去。萊沙在他這里是一個客，伊也不如沒有他的了。

薩克所羅夫便提議說：「他給我領去罷。」

伊里那伊凡諾夫那帶着隱藏不過的而且惡意的高興說：「很願意。」

伊略停，又說道：「只是你須償還了他的衣服費。」

從此萊沙便在薩克所羅夫家裏了。這戈羅迭茨夫姑娘租那尋了一個女教師，又幫助一切萊沙的生活上的種種事，因此伊可以到薩克所羅夫的住屋裏來。當那忙碌着各種事情的時候，在薩克所羅夫的眼中，不同從前的表現了。彷彿到伊的靈魂的門戶，已自對他展開。伊的眼顯得光明而且溫和，伊又已經充滿了正像泰瑪爾的平靜的態度了。

七

萊沙講些關於白媽媽的故事，這便使佛陀泰和他的妻子都愛他。從清晨到前晚間，他們使他在牀上睡下了，他們掛一個糖衣雞子在他頭上。

克里司諦那說道：「這是從白媽媽那里來的，小寶貝，你不可動他，至少不等到復活不可去動他，這時候，你會聽得撞鐘的。」

萊沙很從順的躺下了。他久久看着這喜歡的雞子。後來便熟睡了。

薩克所羅夫獨坐在別一間房子裏。快到半夜的時候，一個難於打熬的瞌睡，又來合上了他的眼睛，他也很歡喜，因為他便可以看見泰瑪爾了。

伊終於到來。全是白的，很愉快的，遠遠的帶着快樂的信息來，伊很溫和的微笑，隨後俯在他上面，而且——這一件說不出的幸福！——薩克所羅夫的嘴唇，覺得一個柔軟的接觸。

一個可愛的聲音，很柔軟的說道：「Bringst du mich Wasser?」（基督已經起來了。）

薩克所羅夫，沒有張開他的眼睛，伸出他兩臂，去抱住一個細小而且柔軟的身體。這正是萊沙，他爬在他的膝上，給他復活祭日的接吻了。

禮拜堂的鐘聲喚醒了這小孩。他便拿了這白雞子，跑到薩克所羅夫這裏來。

薩克所羅夫張開他的眼睛。萊沙笑着，給他看了這雞子。

他細聲的說道：「這是白媽媽送來的，並且我願意將他給了你，你可以送給姑母凡勒利亞去。」

薩克所羅夫說道：「最好，我的親愛的孩子，我當照你所說的做。」

他將萊沙放在牀上睡了，於是帶了萊沙的白雞子，來到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這里，這白雞子是從白媽媽那里得來的禮物，但這時候，在他心裏，恰如真從泰瑪爾那里得來的禮物似的。

幸福

俄國 阿爾志跋綏夫 著

自從妓女賽式加徽掉了鼻子，伊的標緻的頭皮的臉正像一個腐爛的貝殼以來，伊的生命的一切，凡有伊自己能稱爲生命的，統統失掉了。

留在伊這裏的，只是一種異樣的討厭的生存，白天並不給伊光明，變了無窮無盡的夜，夜又變作無窮無盡的苦悶的白天。

餓與凍磨滅伊的羸弱的身體，這上面只還掛着兩個打皺的乳房與骨出的手脚，彷彿一匹半死的畜生。伊不得不從大街移到偏僻的地方，而且做起手，將自己獻與最齷齪最惹厭的男人了。

一晚上，是下霜的月夜，伊來到一條新街，是秋末纔造好的。這街在鐵路後面，已經是市的盡頭，一直通到遍地窟窿的荒涼的所在，在這里幾乎沒有人家。這地方絕無聲響。街燈的列，混着平等靜肅的落在死一般的建築物上的月光，只是微微的發亮。

黑影，那從地洞裏爬出來的，咄咄逼人的橫在地上，還有電報柱由電線連結着，白白的蒙了霜，月神一閃閃爍。空氣是乾燥的，但因為嚴霜，刺得人皮膚燒熱。

這宛然是，在這寒冷之下，全世界都已凝結，而且身上的各關節都用着燒紅的鐵刺穿。於是身體碎了，皮膚的小片，全從身上離開。從口中呼出的氣，像一片雲，賒賒升作青色的亮光，便又凝凍了，連了回去。

賽式加已經第五日沒有生意了。在這以前，伊就被人從伊的窩裏打出，並且抽去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帶。

緩緩的怯怯的動着伊瘦小低彎的形體，在空虛的月下的路邊；伊很覺得，彷彿伊在全世界的上已經滾了滾身，而且不能通過這荒涼的境地了。伊的腳凍得一刻一刻的抽回，在空處作響的響上，每一步都引起伊痛苦，似乎露出了鮮血淋漓的骨節在石頭上行走似的。

直到這慘澹的區域中間，賽式加纔悟到了伊的沒意義的生存的悲痛，伊於是哭了，眼淚從伊的發紅的冷定的眼睛裏滾出，凝結在暗的爛洞裏面，就是以前夾着伊的鼻子的地方。沒有人

看見這暗淡，月亮如同之前一樣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樣的明明的青色的光輝，沒有人到來，說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強起來，而且已經達到了這境界，就是以為人體際此，便要陷入野獸的絕望，用了急迫的聲音，狂叫起來。叫徹全原野，叫徹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痠痛的咬緊了牙關。

賽式加爾願說：「我願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流淚了。

這時候，在白色的路上，忽地現出一個男人的黑黧黧的形像，很快的近前，不久便聽到響野踏實的聲音，也不見月亮照在他羔皮領上發閃。

賽式加知道，那是在道路盡頭的工廠裏的一個僕人。

伊在路旁站定，等候着他，用麻木的手交換的拽着袖口，將頭埋在肩膀中間，脚是一上一下的頓着。伊的嘴唇似乎是橡皮做的了，只能牽扯的鈍滯的動。伊很怕，怕要說不出一句話來。

「大爺——」伊纔能聽到的低聲說。

註一 Kavalin 本是 Kavalin，因為冷了，發不出「的音」表聲音的引長。

……那就求你給兩個格利威涅克（二）就是了，買點麵……包……我整一日還沒有喫呢……
你給罷……好，一個格利威涅克，大爺……愛的人……

他們來到一處極冷靜的地方的時候，那過客默默的和伊走近了，他的異樣的玻璃似的眼晴還是毫無生氣的睜在月光裏。

「好，你就只給一個格利威涅克……我的好大爺……這在你算什麼呢。」
一個最末的絕望的思想；忽然在伊的腦裏想到了。

「我做，什麼你樂意的……真的……我給你看這麼一件東西……我是會想法兒的……
你願意，我揭起衣服來……便坐在雪裏……我坐五分鐘……你可以自己瞧着錶……真的……
我只要十戈貝克就坐了……你真會好笑哩，大爺……」

這過客站住了，他的玻璃樣的眼睛也因為一種感覺而生動起來，他用了短的斷續的聲音笑了。

註二 (二) 是十戈貝克幣的通稱，一戈貝克約值中國十文。

賽式加正對他站着，冷得發抖，伊的眼睛緊緊的釘住他手上或臉上，竭力的陪笑。

「但你可願意，我却給五盧布，不是十戈貝克麼？」過客四顧着說。

賽式加冷得發抖？不信他，也不開口。

「你……聽着……脫光了衣服站在這裏，我打你十下。——每一下半盧布，你願麼？」

他不出聲的笑而且發抖。

「這冷呢，」賽式加哀訴似的說，驚訝和餓極和疑惑的恐怖，也神經的痙攣的穿透了伊的全身。

「這算什麼……你因此就賺到五盧布，就因為冷。」

「這也很痛罷，你的打，」賽式加含含糊糊的並且十分苦惱的吞吐着說。

「唔，什麼，什麼……痛……你只要熬着，你就賺到五盧布。」

這過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愈抖愈厲害。

「你……那就給五戈貝克罷……」

這過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想拉住他的手，但他掙上來便要打，而且忽然大怒起來，嚇得伊倒跌。這過客已經走遠了兩三步了。

賽式加哀訴的叫道，「大爺……大爺……這就是了，大爺……」

那人站住了，回過身來。

他從齒縫裏簡截的說道，「唔。」

賽式加迷迷惑惑的站着。於是伊慢慢的解了身上的結束。伊的凍着的手指，在伊彷彿是別人的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伊的眼光總不能離開了那玻璃似的眼睛。

「喂，你……趕快……有人會來……」過客從齒縫裏不耐煩的說。

寒氣四面八方的包圍了賽式加的裸體。伊的呼吸要堵住了，似乎有燒得通紅的鐵忽然黏着了伊的全身，冰凍的皮膚，都撕裂下來了。

「你快打罷，」賽式加喃喃的說，便自己轉過背來向着男人；伊的牙齒格格格的斷打。

伊一絲不掛的站在他面前，這精赤的小小的身體，在月光寒氣和夜裏的大野中間，皎潔的雪上，顯得非常別致。

「喂，」他鳴動着喉嚨喘吁吁的說，「瞧這……要是你能熬……在這里，五盧布……要是不能，你叫了，那就到鬼裏去……」

「是了……你打……」伊的凍壞的嘴唇喃喃的說；伊全身因為寒冷，都癱攣蜷縮起來了。過客走到身旁便打，突然間舉起他細的手杖，使了全力，落在賽式加的瘦削伶仃的脊梁上。刀割似的割傷從伊身上直鑽到腦子裏。伊的周圍的一切彷彿都成了怕人的痛楚的感覺，合湊着奔流。

「阿，」賽式加的嘴唇裏迸出一個短的驚怖的聲音來。伊前走了兩三步，用伊的兩手癱攣的去按那遭打的處所。

「拿開手……拿開手……」他跟在伊後面，喘吁吁的叫喊說。

賽式加抽回膊肘，第二下便忽然的又將一樣的難當的痛楚烙着伊了。伊呻吟倒地，兩手支拄着。正倒下去時，又在伊裸體上，加上了白熱的刀剗似的打撲。伊的裸露的肚子便匍在地面，並且幾乎失了知覺的咬着積雪。

「九」有鈍滯的喉鳴的聲音計着數；同時在伊的身體上又飛過了新的閃電，發出一個新的濕的響聲。有東西迸裂了，極像是冰凍的蕪菁，於是鮮血噴在雪上。賽式加輾轉着像一條蛇，翻過脊梁去，積雪都染了血；伊的窪下的肚皮，在月光底下發亮。正在這一刻，又打着伊左邊的胸脯，撲的破了。

「十」有人在遠地裏叫。於是賽式加失了神。

但伊又即刻蘇醒過來了。

「喂，起來，你這死屍，拿去，」一個急躁不過的聲音叫喊說，「我去了，……唔？」

裸體的賽式加將發抖的手癱攣的爬着地面，踉踉跄跄的想站起身，鮮血順了伊的身子往下滴。伊已經不很覺得寒冷，只在伊所有的肢節裏，都有一種未嘗經歷過的衰弱。不快，苦悶的顫

抖，和拉開。

伊惘惘的摸着打過的濕的處所，去穿伊的衣裳。待到伊穿上那冰着的襪襪衣服，很費却許多工夫；伊在月光皎潔的大原野上靜靜的蠢動。

當過客的黑影已經消滅，伊穿好了衣裳之後，伊纔攤開伊担着拳頭的手來。在血汗的手掌上，金圓像火花一般燦爛。

——五個。伊想，伊便抱了大的輕鬆的歡喜的感情了。伊邁開發抖的腿向前上走去，金圓在握緊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體，給伊非常的痛苦，但伊並不理會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經充滿了幸福的感情，——暖，暖，安心，和燒酒。不一刻，伊早忘却，伊方纔被人毒打了。

——現在好了；不這麼冷了——伊喜孜孜的想，向狹路轉過彎去，在那裏是夜茶館的明燈，忽然在伊面前轉如紅傘了。

阿爾志跋葛夫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的經歷，有一篇自傳說得最簡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進麥季託爾斯中學校後，升到五年級，全不知道在那裏教些甚麼事，他計要做藝術家，進哈爾得夫繪畫學校去了。在那地方學了一整年，缺一禮拜，便到彼得堡，頭兩年是做地方事務官的書記，動筆是十六歲的時候，登在鄉下的日報上，要說出日報的名目來；却有些慚愧。開首的著作是『Сынъ』，載在『Сынъ』裏。此後做小說直到現在。」

阿爾志跋綏夫雖然沒有託爾斯泰（Толстой）和艾里奇（Алики）這樣偉大，然而是俄國新與文學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過是寫實派，但表現的深刻，到他却算達了極致。使他出名的小說是蘭兌的死（Смерть Лангеттиса），使他更出名而得種種攻難的小說是沙寧（Шанин）。

阿爾志跋綏夫的著作是厭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帶着肉的氣息，但我們要知道，他只是如實描出，雖然不免主觀，却並非主張和煽動；他的作風，也並非因為「寫實主義大盛之後，進為唯我」，却只是時代的肖像。我們不要忘記他是描寫現代生活的作家。對於他的沙

寧的攻難他寄給比拉爾特的信裏以比先前都介涅夫（Мелетий）的父與子，我以為不
錯的。攻難者這一流人，滿口是玄想和神闕，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現實尚且茫然，還說什麼玄
想和神闕呢？

阿爾志跋綏夫的本領尤在小品；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純藝術品，毫不多費筆墨，而將
「愛憎不相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一渾然寫出，可惜我的譯筆不能傳達
罷了。」

這一篇，寫雪地上淪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僕人，幾乎美醜泯絕，如看羅丹（Rodin）的
彫刻；便以事實而論，也描盡了「不惟所謂幸福者終生胡鬧，便是不幸者們，也在別一方面
各糟蹋他們自己的生涯。」賽式加標緻時候，以肉體供人的娛樂，及至爛了鼻子，只能而且
還要以肉帶供人殘酷的娛樂，而且路人也並非幸福者，別有將他作為娛樂的資料的人。凡
有太飽的以及餓過的人們，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為生存而取過這類的娛樂與
娛樂過路人，只要腦子清楚的，一定會覺得戰慄！

現在有幾位批評家很說寫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人們每因為偶然見「夜茶館的明燈在前前輝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趨向厭世的主我的一種原因。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記。

醫生

俄國

阿爾志跋綏夫

著

一

和一個沈默寡言的巡警做了伴，醫生跨過了潮濕的邊路，穿着空虛的街道走。他的高大的模樣在這邊路上，彷彿反映在破碎的昏暗的鏡裏一般。圍牆後搖着乾枯的樹枝；大風一陣一陣的吹，衝着鐵的屋山，而且將冷的水滴擲到人臉上，尚使他的怒吼停頓下來，那就暫時的寂靜了，人便從遠處聽得隱隱的，然而十分清楚，忽而單薄，忽而連發的鎗聲。在南邊大教堂的長影後面，交互的起伏着一道微弱的紅色，從下面照着垂下的雲；那雲在熾微的光線中，宛然是一條大蟒的紅灰色的蜿蜒的身體。

「在那里放鎗呢？」醫生探問說，兩手深藏在袖子裏，又看着自己的腳。

「這我不能知道，」巡警回答說，但醫生在他音調上，就覺察出他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說，「在坡陀耳麼？」醫生固執的問，其時他已經很嫌惡，幾乎下頰要生痛了。

「那地方我不知道。」巡警用了一樣的聲音答話，「我們該趕快了，先生……」

「這被詛咒的蠢物！」醫生一面想，一面咬了牙，趕快地走。

風還是一陣一陣的吹；在間斷時，還只是聽得這一樣的遠的隱隱的射擊。

「但是誰將警廳長（一）打傷了？」醫生一面生病似的仔細聽着射擊，並且追問說。

「被猶太人，大約是那裏面的誰……」巡警用了照樣的毫無區別的聲音回答；這神情，似乎無論誰傷了誰或者殺了誰，都於他全不相干，而且其時只是回執的懸着一件全屬於個人的事務。

「用了什麼？」

「用一柄手鎗……放了，據說，於是傷了他。」

「這爲什麼呢？」

「這我不能知道。」

註一 一省中的最高警察官。

在這單調的簡短的回答裏藏着些東西，就是各樣詳細的探問，請求，激昂，全都無用的事。醫生的胸脯裏，沈重的不平只是升騰上來，幾乎塞住了喉嚨。他自己內中推定，那警廳長是被猶太人自衛隊（二）的一個團員打傷的，據醫生所知道，那哥薩克兵，曾經奉了他的命令，射擊過他們。

他眼前浮出一幅圖象來，是一羣不整齊的人堆，都是沒有好兵器的驚跳起來的氣厥的人們，被他們的狂瞽的激昂和他們的同情所驅使，奔向市區裏去，那地方是在獐野的非人類的咆哮裏，搗毀房屋，撕裂可憐的破衣，弄在污穢裏，而且在絕望的恐怖中已經發了狂的人，正受着屠戮。他們闖過去，拿着不完全的兵器，凌亂的去突擊那凶徒隊，於是整齊的毫不寬容的一齊射擊，便徑射這人堆；在汗穢的街道上面撒滿了他們的死屍。醫生在自己面前看得這圖象非常分明，便這樣反對起來，至於他以爲最好是即時回去，并且對這巡警粗魯的說：

「哪，聽他像一條狗子似的倒斃去……生來是一條狗子便該狗子似的死！」但他又

註一 當處殺猶太人的時候，猶太人民自己組織了一個武裝的保護機關，名曰衛團。

自己制住了。

「我沒有這樣做的道理……我是醫生；不是法官！」

這根據在他已經覺得不可動搖，他却又從別的思路，增加上去想：

「況且……倒在地上的人，不要去打他！」

這感想，是自己也以為含糊，同時又不願意來承認的感想，激動而且苦惱他。這內心的戰爭和在光滑的路角上被風的吹着，使他很不容易向前進。

巡警在後面不停的走，而在醫生，對於這烏黑的單調的形相的跟隨，漸漸耐煩不得了。一種苦惱的冤屈的感情，彷彿無端被人叱責似的，緊緊的釘住了他。

「我想，人可以給我送一匹馬來！」他的聲音生病似的發着抖；他對於他這無謂的抗議，自己也覺得奇奇。

「馬是都在路上了。在全市裏尋醫生，我本想給先生叫一輛馬車？然而他們，這鬼，全都藏起來了。」巡警用了較為活潑的仔細想過的音調說。

「還是趕快罷，先生……」

二

警廳長的住宅面前站着許多巡警和兩個騎馬的哥薩克，鞍上橫着鎗。那馬時時搖頭，風將他的尾巴向着一旁吹拂。哥薩克人全不動，似乎他並非活人，却是那馬的沒有靈魂的附加物；如果馬匹走到街心，也彷彿是，只是他自己的意思，將騎者從這地方馳到別的地方去。巡警們默默的走着走來的醫生又默默的讓給他路，灰色外套的沃珂羅陀契尼（三）恭恭敬敬的舉手到帽邊。

「你得到了……一個醫士……」他問。

「是的，醫士！」巡警得勝似的回答，往前走去，開了通到樓梯的門。

「請，先生……」

通到前房的門是開着的，……這地方頗暗，但隣室卻點着一盞燈，那光斜射到前房的地上，

（三）是最下級的警官。

走出一個胖的區官（四）來，門口還現出許多別的警官和一個漂亮的憲兵官。

「一個醫士？」區官一樣的明晰的問，「得到了麼？」

「得到了！」那跑在前面的，灰色外套的沃珂羅陀契尼開了門纔回答說。

醫士不說話，勉強着態度，抱了屈辱的感想，似乎他意外的攪在不愉快的案件中間，不知道如何纔能逃脫，他摸弄了許多時的領襟，脫去外套和橡皮鞋，於是又除下眼鏡來，用手帕比平常格外長久的摩擦。

這瞬間他忽然想起了，怎樣的當他還在學生時候，爲着一件要事必須往一家人家去，而先前不久却因了誤會被人從這里逐出的，而且那羞辱的感情怎樣厲害的迫壓於他，至使他肢節的每一運動都造成近乎天然的痛楚。這時他無端的咳嗽，皺了眉心，從眼鏡邊下放出眼光來，拙笨的踏着地板，走進那明亮的屋裏去。

「病人在那里？」他煩惱的問，並不看人；他又努力了力，不去注意那些正向他的專等的許多

註四 一個警區的主任。

臉。他只看見，憲兵官便正是那一個，是近時來搜過他的住所的。

「即刻，先生……請這邊，這邊……」區官急口的說，指着路。

迎面忽忽的走出一個苗條的女人，衣裳纏着許的腳。伊長着漆黑的，哭過的因此顯得非常之大的眼睛；伊的柔軟的頸頸全伸在衣領的花邊鑲條的外面。伊是這樣美，至於連醫生也嘆驚的看了。

「柏拉通密哈羅微支，醫士麼？」伊問，用了枯燥的，因為激動而迸散了的聲音。

「醫士，醫士，安瑪華希理夫那……那就，你放心罷……現在一切都就好了……現在……我們就使他站起來……」區官急口的說，顯出莽撞，男子常常對着標緻的女人說的，不應有的家庭的親切來。

伊抓住醫生的兩手，緊緊的一握，軟軟的，并且說，其時伊大開的兩眼正看着他的臉。「體上帝的意志，先生，請你幫助……你這邊來，趕快……如果你看見他怎樣的苦惱……我的上帝呵，他們將他……打在……肚裏了……先生！」

於是伊歛歛起來，用伊的柔軟的兩手掩了臉，也如伊的胸脯一般，在又白又軟的花邊鑲條下，露出嫩玫瑰的顏色來。

「安瑪華希理夫那，你不要這麼急！現在，怎樣了？」那胖區官擡起了短的兩手。

「你鎮靜點，慈善的太太，……這卽刻……」醫生也喃喃的說，同情使他軟和了聲音。但當說話時，他的眼光落在伊手上；他就記得了，今日一個相識的人怎樣對他說：凶徒們撕開了懷孕的猶太女人的肚皮，塞進床墊的翎毛去。

「你爲什麼不另請一個別人呢？」他很含混的問，沒有擡起眼來。

伊詫異的圓睜了眼睛。

「上帝呵，我們請誰去呢？合市裏只有你是唯一的俄國的醫生，……却不能去請猶太人：……他們現在對他都懷恨，……先生！……」

區官走近一些了；醫生懂得這舉動，他滿抱着嫌惡一瞥周圍，却又制住了自己；只是紅了臉，而且憤憤的一睽他近視的眼睛。

「唔，好，那就……病人在那兒？」

「這邊，這邊，先生……」伊慌忙大聲說，提起衣裳，趕快的往前走。

「大約你要人幫忙……」區官急口說。

「我用不着人！」醫生截斷了話，自己得意着趁這機會的撒些野，跟了警廳長的妻走去了。他們忽忽的經過了兩間昏暗的房屋，大約是食堂和客廳；因為醫生以為在昏黃中，看出一張白的桌上擺着還未撤去的茶炊，圖畫，一張翼琴，雖然漆黑，却在暗地裏發光，以及一面鏡。兩腳互換的踏着堅硬的研蠟的地板，和柔軟的毛氈；一切東西上都帶着不可捉摸的奢華的氣味。醫生因此又覺得非常苦悶起來，彷彿有一件不愉快的可恥的事的纏繞，使他自己墮落了。

在一個門後面響著在醫生是聽慣的，單調的，垂死的人的斷續的呻吟，這音響却使他輕鬆了；他立刻明白，他什麼應當做，和什麼是擱下不得的了。這時他已經自己向前；他首先跨進了病人的屋裏去。

這地方很明亮，嗅到撒勒蔑克精(Salmiakgeist)，沃度仿謨(Yarform)，和一些更烈的氣

息；其中透出沈重的深邃的從內部發出的呻吟，慈善的看護婦胸前掛着紅十字站在牀邊；那褥子上，血汗的罩布掛在一旁，沒有枕，伸開了全身，異樣的挺了胸脯躺着的，是警廳長。他的藍色的褲子解了鈕釦褪向下邊，小衫高高的捲在胸上，而其間斷續的，非常費力似的，起伏着精光的肚皮。

醫生仔細的看定他，並且說：

「姊妹，你給亮，請……」

但警廳長的妻使自己跳到桌旁去，拿過燈來，很俯向前，似乎駝着一個可怕的重負。這時火焰從下面向伊照着，伊眼裏含着異樣的閃光；如果這從伊丈夫的肚子上移到醫生臉上的時候，又顯出伊那孩子似的，天真的恐怖的神色。

醫生彎下身去，在這眩目的光線的範圍中，於他只賸下發紅的肚皮帶着一個暗色的肚臍以及下面的烏黑的毫毛，抖抖的起落。受傷的人的臉正在陰影裏，醫生是完全忘却了。

「哦，這里……」他機械的對自己說。

那地方，當肋骨弓的盡處，是一個細小的，暗紅色的窟窿。那周圍非常整齊，已經有些青腫而且染了玫瑰色的血汗了，這似乎很微細，至於使人全不能相信他的危機，但那苦痛的掙扎，彷彿全身盡了所有的力，都在傷處用勁一般的，却分明說出了這可怕的苦惱和逼近的危險。

「哦，哦……」醫生重複說。

他伸出兩個手指去按那傷口的周圍，皮肉軟軟的跟着下去了，但這上面忽而軒起一道可怕的波紋來，一種簡單的不像人的狂呼，便在左近什麼地方，醫生的肘膊底下發喊。

玫瑰色衣服女人手裏的燈，到了這模樣了，至於醫生即刻機械的接住他。他前面看見一個蒼白的，可憐的而且極美的臉，於是他的心又起了熱烈的同情。伊放下臂膊，無助的掛在身上。

「伊抽緊了！」醫生想，——仔細的察看着伊這倉皇的舉動。

「慈善的太太……你不要這樣着急……我們還是出去的好……在這里沒有你的事……」他拘謹的試向伊去勸告，同時又抓住了伊的臂膊。

伊用了粗野的圓睜的眼睛看定他。

「不，不……不用，不用……趕快，先生，趕快……體上帝的意志！」

但醫生扶了臂膊只向外邊送，伊也從順的離開了房間。

使女在客廳上點了燈，那柔和的紅光，便使彎曲的家具的圓面和畫框的昏沈的金色，都從陰暗裏顯露出來了。門口是區官的紅而且圓的臉，想問不問的往裏看。醫生將女人幾乎勉強的引到這地方，給伊坐到躺椅上去。

「你不要到那邊去……你停在這里……那邊看護婦就夠了。我立刻去叫助手（五）來。你太着急了……你停着……」

「已經遣人到助手那里去了。」區官答應說。

伊聽着，伊的黑而發光的眼並不離開了醫生；似乎伊有點沒有懂。醫生剛一動，伊便敏捷的像貓一樣，抓住了他的手。

「先生，體上帝的意志，你說實話……這不危險麼……他要死麼……」

註五 是一個診治的助手，所有的教育程度，是經過了國家的考試，可以在鄉間代理醫生。

言語間有什麼阻礙了伊；最末的話伊努了力纔能含糊的說。

醫生愈加悟到，伊正感着怎樣的憂愁；他的同情更其強盛了。

「唔，什麼……」他想，是回答他自己的不分明的感情：「各有各的……這暴行也和那各種別的暴行一樣可怕……在伊自然是只有他在世界上最貴重，縱然有一切的……而在他便是他的性命最貴重，也如別的人……我的職務是，救助一切……不應當……將病人分出有罪和無罪來……」

「你鎮靜點，慈善的太太，」他彎了過於高大的瘦身子，柔和的回伊俯視下去。「一切，靠上帝保佑，將要有頭緒了。傷是重的，的確，但你們邀我，還是這時候……真的，這幸而，邀我有這樣快……」他反覆的說，使他的話加起斤兩來。

雖然一切全未妥當不異從前，他還沒有動手，那黑眼睛却柔軟了，消失了伊的發熱似的閃光；蘊藉而且感荷，伊忽然覺得很軟弱，倒在騎椅裏了。

「我謝你，先生……」伊用了深信的顫媚的調子低聲說。

「你去就是，我不再攪擾了……但如有事……那邊……你便叫我先生！」

醫生違反了自己的意志，又將眼光瞥到潔白的花邊工作的波紋，黑頭髮，玫瑰色的身體和瑟瑟發響的絹衣上面去。

「怎樣的一個壯觀的美呵！他詭異的想。一面又是……女人……這囚徒的囚食的人……希奇，上帝在上……是的，在這光明的世界上都這樣！」——一面跨進房去，他轉開了門的旋鎖。先前一樣的聞得藥氣味，先前一樣的在牀上籠着苦楚的聲嘶的呻吟。慈善的看護婦不動的坐在旁邊，在伊胸前是惹眼的紅十字。

「你聽，姊妹，你叫助手去，並且給我取了器具來，此外的我寫給他罷，他應該自己給我……他都知道……」

「就是，」看護婦從順的說，站起身。「但這已經遣人到各處去了，先生……」

「你又說去，暫時不要有人來……受傷的人要安靜……你止住了他的夫人……」

醫生獨自留在受傷的人的牀前，他小心的將燈安在几上，近些牀，自己便坐在近旁的椅子

上。

警廳長永遠是不動的輪着。他的臉長着又多又美的鬍子，他的手在指上戴着指環，他的腿穿着長統的漆靴，也一樣的不動。只有那黝光的發紅的肚子，却用了緊張的擺動，異樣的難熬的而且受逼似的動彈，肌肉都雜亂無章的抽向一邊，似乎他正在枉然費力，想搯出一件什麼深入在他裏面的作嘔的東西來。

每當枉然的費力之後，全身便發一回抖，又從蓬鬆的紅鬚底下，迸出嘶嘎的聲音，宛然是不自覺的病中的笑聲，也像是極悲痛極恐怖的歎息。

醫生知道，他能夠怎樣做，來助這有機組織對於苦痛的戰勝；他第一眼先行看定，這警廳長的苗實的身體雖然重傷，倘其間不生變狀，或療治並不過遲，是擔受得住的。他又照例的不耐煩起來了。

他拿過那滿蓋着金紅色毫毛的手來，這先前確是很強壯，但現在却橡皮一般軟了，於是便診脈。

這剎時，呻吟停止了。醫生忙向受傷的人看，知道他已經蘇醒了。

「現在，他覺得怎樣？」他問。

警廳長默着。他的肚子還照舊，艱難的高低。眼珠在低垂的眼臉底下昏濁的無生氣的看。醫生已經相信他自己是看錯了，但這瞬間鬍子發了抖。一種異樣的聲音，似乎從身體的最裏面的深處發出來的，輕微的而且分明的說：

「痛……先生……我要死了……安瑪在那里呢……我的妻？」

「你的夫人由我送出去了，因為伊太興奮。你不會死，沒有的事。並沒有這樣重……」醫生回答說，安慰着。用了他常對病人說的，用慣的切實的聲音。

「痛……」警廳長更低聲的重復說，歎一口氣。

「不要緊……我們將要一切理出頭緒來了……你只忍耐一點。」醫生用了同樣的聲音回答說。

然而警廳長已經又昏過去了，從金紅色的鬍子底下，連續的迸出艱苦的呻吟來。

醫生看了錶，歎息，站起身，那傷口早經看護婦洗淨了，暫時也沒有事情做。他覺得煩躁的不安。房裏面悶而且熱，燈火點得太明。他混亂起來了，思想像烟之在風中一般環繞。他走近窗戶；他開了眺望窗（六）靠着冷玻璃向街上看；那清冷的潔淨的空氣，波濤似的從他頭上流進房中，吹動他的頭髮，他覺得舒服了。

街上正寂靜，寂寞的黃色的街燈儼然的無聊的點着，并且照着人家漆黑的窗戶和沈默的招牌。許多屋脊上頭，聳着大教堂裏昏暗的鐘樓的高輪廓；這後面是閃着纔能辨認的遠遠的微紅。

這提起了醫生的坡格隆（七）的記憶了；他忽又含糊的失了主見，這正是整日的嘔吐似的給他煩惱的事。他從眺望窗伸出頭去，側耳的聽。確乎沒有聽到什麼，但隨後却風送了單發的遠地裏的鎗聲來。

註六 俄國的窗戶上大抵有一個小半窗，可以開闔；那大窗框，在冬天往往用泥堵塞起來，不再動。

註七 詳見跋語。

……吧，……啪，……啪，……這隱隱的在空中飄浮，而在這短的鈍的聲響中，便跟着悲慘的運命。

「上帝呵，這何時有一個終局……」醫生想。

在房後面，對他回答似的發出提高的斷續的呻吟。

迫壓似的思想透過了醫生的腦裏了。

「上帝呵，他這裏，……他有着怎樣一個又美又可愛的妻，他自己多少強壯而且健康，圍繞着他是怎樣的豐裕的奢華，他還該有怎樣的健康的活潑的孩子；……但他却並不滿足這幸福，歡喜這生活，並且寶重這歡喜，他倒去幹這等事！這在他是無須的，屬於分外的，可怕的，……他該明白罷，那是造了怎樣的孽了。然而雖然……」

寒風更烈的吹着屋脊；牀上又發了呻吟。

醫生靠着窗邊不安的細聽；他以爲聽得一聲喊，但也不能辨別，是否並非他自己的疑心。在他臉上，本已通紅而且汗溼的，下起不甚可辨的雨的細滴來了。伸開長頸子，他左右的看，在正對

面認出一方大的白色的招牌：「魚棧。」

隱約的有一種東西來到他腦裏了，但忽而用了極大的速率瀰滿了思想，又從這長成一幅鮮明的眩目的圖象來。六七個月以前他應過一個商人的邀請，這人是得了輕的中風症了。這件東西躺在安樂椅子上像一匹新剝皮的母豬；他的臉是青的，宛然一個死人；他的呼吸又艱難又嘶嘎，他的手脚抽搐了許多回，人就知道了他有怎樣的苦悶了。

醫生那笨拙了方法，只要是學問所及的處；他不睡而且不倦的整夜的醫治，終于使他站起來了，而是一個肉人，舉動得精靈珂夫在三日之前，曾對着一羣破爛而且醜陋，幾乎不像人樣的人們，在大教堂前，分給他們幾酒和做旗的花布。他那又紅又胖的臉與唇得發亮，又罰了他的嘶嘎的聲音亂嚷些刺諷話，這就化了這一次的殘虐，殺人與強姦。

「那我會……倘那時我不會醫好他，」醫生想，「現在就許要多帶出幾十個人……我做
了什麼事……」

他惘惘的離開了窗門，似乎自己要喚起一種記憶來，而却沒有，他走到牀邊，對了警廳長的

臉鋒利的看。這很奇，衰憊，有許多回，呻吟每一厲害，金紅色的鬍子下面便露出白而且闊的牙齒；於是全臉上現了狡猾的、動物的表情。

一個忿怒的嫌惡的大波動忽而衝着醫生了。所有環象——這臥室的奢侈的陳設，夫婦牀的顯然的無恥的並列，和裸露的身子帶着他紅腫的皮膚——都成了難堪的實質的反感了。

「人應該自制……我沒有這權利，沒有依照一己的感情的權利！」他自己在思想中叫喊，「而且，我自然是不走的，不要捨棄了將死的人。」他想，用了假作的切實，分明的決定了表情。

「何以捨他不得？何以——這却不能……」

完全的無主失了他的氣力了。他從禮服的後袋裏很拙的扯出手巾來，那衣縫便不可收拾的開了裂，於是慢慢的接續的在那流在大粒的汗的臉上只是揩。

「吓，鬼……但這是甚麼事……終於沒有人來呢？」他突然暴躁的想，已經忘却，是他自己禁止的了。但他自己又立時覺察，他之所以只指望什麼地方有一個外人，便因為想靠一個別的人抱着別的感情，來替代和鼓舞他的固有的「我」。

「那直可怕呵，倘若一個人的神經壞掉了！這被詛咒的時間，」他很絕望，無聲的說，徐徐回轉身。他的舉動又曖昧又游移，彷彿違反了一個別人的意志而行止，而且對於這反抗，又時時刻刻，必須戰勝似的。

因為一種什麼的原因，又只引他向窗口去了。

他剛向黑暗中一探望，他前面立刻現出一幅臨末這幾日的紛亂的悲慘的眩目的光景來。一個少年的屍體運到他的醫院裏來了。缺了臉，人已經不能推測，被害的是怎樣人，只在頭顱所變的醜惡的一團，血汗淋漓的質地上，現出那軟頭髮的攢簇。隨後他又記起一個高等女學生來，是年幼的猶太的閨女，他幾乎每天早上，和伊遇見在前往醫院的途中，伊是苗條，快樂，以及伊乾淨的灰色的制服，黑的裙，高鞋，和黑頭髮圍着玫瑰色的額角，在伊都覺得很出色。對於這勞倦的醫生，從伊姿態上，常常噓出最初的女性青年的清新的吹息來；他願意和伊遇見，正如願意遇見每年中，還瑟縮，然而已經是光明快樂的春天。而伊也被害了。伊的死屍，是醫生在這一日裏所見的第二個。在一條巷內，一所門窗破碎的熏壞了的房子的近旁，木屑和污穢的破布中間，灰色的

潮溼的步道上，他看見一點特別的鮮明的東西：凶徒們將伊在這房子裏強姦了，剝去衣服，從窗洞摔在街石上，在那地方，據醫生耳聞，人還拖着伊的一隻腳，在泥濘裏曳了許久的時光。在伊還未長成的胸脯上，掛着幾片黑條，是被石頭撕裂的皮肉，烏黑的解散的頭髮，在汗泥中漿硬了，離頭有一呎（八）之長，一條精光的折斷的腿，無力的彎在石縫裏。

這纔在他合着的眼瞼下含了熱淚，流出眼鏡邊外來了。於是這說不盡的悲慘的光景，帶着惡夢似的恐怖，驟然間變了商人墨斯科潘涅珂夫的不成樣子的脹大的嘴臉了。生着走血的大眼睛，歪着闊嘴，而周圍又鬼怪一般的跳着破爛的，因為燒酒而腫脹的人們的，發狂似的形相。

「不……這不是人！」忽而外觀上很冷靜，響亮而且堅決的，醫生說。

在這恐怖中，那被害的閨女的臉消失了。

蹣跚跟跟的，又喃喃的自己說些話，醫生竭全力支持起來，離開了窗門，又向警廳長的牀這邊走，但他剛到房子中央，又火急的轉了向，做一個拒絕的手勢，並不向病人一瞥，便出去了。

註八 Arshin 俄國尺度名，一呎（八）寸餘。

「我不能！」他很悲憤的說。

三

他在客廳裏正撞着慈善的看護婦；他便閃在一旁，讓給伊的路。這一瞬間，他是在一種異樣的半無意識狀態裏了；他後來自己也不能記憶，其時他想些什麼事。看護婦站在，安安靜靜的問他，從下面仰看了他的臉：

「又進去了。先生……到諦摩非雅夫和醫院裏……」

醫生似乎正在傾聽什麼別的東西，聞着伊的頸上，那白領子下面露出一小團毛髮的地方，沈思的看；於是他答應說：

「噯，哦……是了……」

「你許是要什麼罷？我準備去……水麼？」看護婦又問。

「好……水！」醫生憤怒的大叫，對於這鵝突和叫喊連自己也驚怖了。這刹那，他的眼光正遇到看護婦的詫異的眼，在伊眼光裏，他看出了以爲受侮的神情。

他想要說給一個申明自己是爲着甚麼事但只是無力的一揮手穿過客廳出去了。

他走，並不留心的，經過了一切的房屋，他覺着警廳長的妻的憂疑恐懼的眼光，那正從躺椅裏站起來的，向着自己，但也並不對伊看，走進前房，使用那發抖的手穿起外套來。

伊跟在他後面，向地略伸開了一半露出的，裹着花邊的手臂，不安的問道：

「你要到那里去，先生？什麼事？」

在伊後面，拙笨的伸開了兩手，站着區官，從他頭上，探着憲兵官的臉。

醫生轉過身去，是已經穿好了橡皮鞋和外套的了，帽子拿在手裏，不知何故的他經過他們的前面，進了食堂，並且說，看着地板，滿臉發青：

「我不能……你另外叫別的人……！」

惑亂的驚怖睜大了伊烏黑的眼睛了。伊合了手。

「先生，你怎麼了！我去邀誰呢……我已經對你說過……到處……只有你是唯一的……爲什麼你自己欠康健麼？」

醫生吐出不知怎樣的一種聲氣，因為他不能即刻說出話來。

「嗚……不的……我康健！我完全康健！」他大聲說，激昂起來，全身發着抖。

死人似的青色驟然一律的蓋了伊的臉。伊閉了口，注視着他，從這固定的玻璃一般的眼光上，醫生忽然知道，伊也懂得他了。

「先生！」憲兵官恫嚇的開口，但伊使用手阻止了他。

「你不肯醫治我的男人，因為他……」伊低聲說；伊只微微的動着發抖的鬆懈的嘴唇。

「是的……」醫生想要簡明的答覆，但這話粘在喉嚨裏，沒有出來。他只抽動着肩膀和手指。

「請你聽！」區官焦躁起來了；但不知何故的仍然吞住，迷惑的向各處看。

沈默了片時。那女人顯出失據和無望的表情，緊緊的看定了醫生的眼睛，醫生是執拗的只看着加罩的食桌的桌腳。

「先生！」伊用了緊張的畏葸的哀求說。

醫生驟然抬起眼來，但沒有答話。他這裡正起了一場苦悶的隱藏的戰爭：對一個垂死的人，和伊，在無助的絕望裏，捨棄了，這似乎全然不該，是犯罪和不法；一走，而且因為這一走便可以分明切實的說，竟是宣告了一個全無抵抗的困苦的人的死刑。

像一個迴旋圈子的可怕的速率似的，他只想尋出一條出路來，而竟沒有。他忽而相信，這是簡單明白的事，進去，醫治，慰安，但緊接着覺得這也是簡單明白的事，正應該——走。這的繳繞了別的。

「先生！」伊又用了一樣的緊張的哀求說，這時伊很屈向他，張開了臂膊。

醫生突然感到了全在這思想串子以外的事，是他因為穿了外套溫暖了，倘他走到街上，便會受寒；於是他彷彿覺得，脫下外套來，到了病人那里，而當他面前又看見了這臉，帶着金紅色的美觀的鬍鬚和又白又闊的牙齒。

「不，這是不可能的！」這通過了他的腦中。

在這思想之前他又恐怖起來了，他眼前又浮出那被殺的少年的打爛的臉的血粥，和高等

學校女學生的裸露的腿來，他聽得一個相識的人說：「他們撕開了肚子而且塞進牀墊的翎毛去，」而一種新的，幾乎悶殺人的憤懣，又復抓住他了。他聲嘶的叫道

「我不能！」

於是他向伊略略轉身，做一個拒絕的手勢，轉向門口去，一聲全出於意外的着急的大叫又從伊留住了他。

「你不應當這樣！……你是有醫治的責任的，……我要控訴去，你要後悔的，……」柏拉通密
哈羅微支！……」

區官憲兵官和兩個別的警官都一樣的向前房走近一步來。似乎是，他們一夥，由玫瑰色衣服的女人率領着，要擋住他。他蹙了臉回過頭去。

女人當面站着，伊的黑眼睛已經睜圓了；伊的纖手痙攣的捏了拳頭，對他伸出了全體：「你不應當！你知道，什麼？我要強迫你！……」

「伊凡諾夫！」區官叫喊說，紅着臉。

「喂哈！伊凡諾夫麼？」醫生說，用了異樣的聲音，拖長着，將那門的把手，那已經用手捏住了的，放下了。「你憐嚇我麼……那麼好……如果我這樣做，自己知道，爲什麼……我是有醫治人的責任的……誰說的……如果我嫌惡，我就沒有什麼責任……你的男人是野獸，他現在在苦惱着，唔，雖然對不起，還是很少……我醫治他救這人的命，這……你說的是什麼，你懂麼……你倒不自己羞，虧你能說出口，替他哀求……唉！不能……不能！他倒斃去，他倒斃去，狗似的，我連指頭也不動……拘留我……我們瞧罷……」

他那低的略帶女性的聲音嚷着說，他的細小的近視眼得勝而且毫不姑容的發了光。這剎時他嘗着甜美的復讎的感覺，一切道德的苦痛的出路，以及從他全生涯中搶去了歡樂的，氣厥的情態的出路，是尋到了。他不自覺的奇特的微笑，漸漸高聲的咆哮，全不管周圍要出什麼事。

花邊鑲條的女人似乎要跌倒了；伊這變了可憐的凋萎的臉上，被蒼白色掃盡了最後的顏色了。伊無助的踏跟，癡癡的動着嘴唇，而且無聲的無力的哀求似的，向他伸著手。

「先——先生！」他終於在自己的叫喊裏，聽出伊的微弱的聲音來。

他趕緊住了話，詫異似的向伊看，彷彿他完全忘却了當着伊的面了。

「我……我知道，先生……」伊澀滯的說。「先生……他自己有……先生……」

醫生驟然改變了神情。

「這……這不能算一個辯解，」他吃吃的說。

「我知道，先生……但這樣他就要死……」

「然而……」醫生發話，又復憤恨起來。

伊一面抓住他外套的袖子，打斷了他的話。

「是的，是的，先生……我並不這樣想……我懂……並不這樣……但我愛他，先生……沒

有他我就要死……唔，我也難受的，我……先生，憑一切聖靈的名字，在你這裏沒有一滴的同情

麼？……我們有孩子……」伊突然跪下了。

「安瑪華希理夫那，你做什麼！」喊着，徑奔向伊，是區官和憲兵官，但伊推開了他們。

這是非常之意外而且異樣，至於醫生也蹣跚倒退了。伊膝行向他，後面拖着發響的玫瑰色

的錯愕，而一個華美的弱女子的外表是這樣動人，致使醫生的精神上，又回來了一切的鋒利的苦痛了。

汗珠成了大粒流在他臉上，手脚都顫動，幾乎要破碎了。他暫時之間，覺得他已經不能反抗，自己覺得失了意志，但這時區官來捉住他的袖子，便漲滿了憤恨的可怕的狂濤，將已經準備了的允許都破裂了，他掙回手，向門口直闖過去。

伊抓住他的袖子，對他叫喊，因為伊未經抓緊，兩手落在地上了，不動的倒着，像一個玫瑰色衣服和亂頭髮的堆。

伊被攙起了，但當醫生關門時候，他見伊還在地上；很使他有些難堪；人在他後面奔走，區官叫着兵們；他聽得他們的脚步聲已經在樓梯下震動。醫生渾身抖着，胡亂的抓住了闌干，他急急的，逃走着，用那跨下去的脚尖探着樓梯。他眼前轉着火光的圓圈，一種沈重的散漫的感情壓住了他，如一座山之於一顆砂礫。

一九〇五至六年頃，俄國的破裂已經發現了，有權位的人想轉移國民的意向，便煽動他們攻擊猶太人或別的民族去，世間稱為坡格隆（Погром）這一個字，是從「漸漸」和「摧滅」合成的，也譯作猶太人虐殺。這種暴舉，那時各地常常實行，非常殘酷，全是「非人」的事，直到今年，在庫倫還有恩琴對於猶太人的殺戮，專制俄國那時的一廟謨，真可謂「毒遍四海」的了。

那時的煽動實在非常有力，官僚竭力的喚醒人裏面的獸性來，而於其發揮，給他們許多的助力。無教育的俄人，以殲滅猶太人為一生抱負的很多；這原因雖然頗為複雜，而其主因，便只是因為他們是異民族。

阿爾志跋綏夫的這一篇醫生（Доктор）是一九一〇年印行的試作（Эссе）中之一，那做成的時候自然還在先，驅使的便是坡格隆的事，雖然算不得傑作，却是對於他同胞的非人類行為的一個極猛烈的抗爭。

在這短篇裏，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見作者的細微的性慾描寫和心理剖析，且又簡單明

瞭的寫出了對於無抵抗主義的抵抗和愛憎的糾纏來。無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為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這憎，又或根於更廣大的愛。因此，阿爾志跋綏夫便仍然不免是託爾斯泰之徒了，而又未免是託爾斯泰主義的反抗者。——同樣的說，便是託爾斯泰主義的調劑者。

人說，俄國人有異常的殘忍性和異常的慈悲性；這很奇怪，但讓研究國民性的學者來解釋罷。我所想的，只在自己這中間，自從被掉進尤以後，與高采烈的自以為制服異民族的時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付原、方略、餘等之外，再出一篇這樣為弱民族主張正義的文章來。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譯者附記。

老乳母

俄國

彌里珍那

著

大廚房裏瀰滿了青烟，吱吱的叫着從那火熱的磚砌的竈裏升起。青的烟霧將周圍的東西都隱藏了，有時火焰逃出了圓的竈門，現出一閃紅光。老年的陰鬱的聲音，唱著一支小曲，似乎從那烟霧裏發出：

「我坐在岸上的時候，

我自己這樣想：

倘若上帝差來一隻鴿子，

是的，一隻青翅子的鴿子。」

末了的聲音發了抖，哀訴似的，但隨後又奮力的接着唱道，

「我要寫一封信，

是的，捎在伊的翅子上，在伊的翅子上，

寄給雅各神父」

廚娘的魯莽的聲音，從竈下出來道，「乳母，我不喜歡這個。」廚娘是一個四十歲的壯大的女人，額上垂著微紅的卷螺髮。「你教人聽了幽鬱，而且上頭也要生氣。」屋角裏的聲音顫抖，忽然的止住了。

廚娘離開竈旁，大開了通到廊下的門。青的廚烟向門流去，外邊的白色的湯氣靠地滾着，正漫過廚房的高門檻，密布在地板上。屋裏的盡頭，有一張牀，鋪一副羽毛墊裏，上罩紅布，坐著一個老年的女人，悲哀沉思模樣，一雙淚眼，和陰鬱凝視的目光。伊說道，「陀謨奴式加，陀謨奴式加，我只是想，——想想我不久將死了，我用什麼話回答我的上帝呢？」

陀謨那洗着馬鈴薯，也不作聲，伊正想今天晚上被約，到將軍的廚娘那里晚餐的事。

「我將對他說，『啊，主呵，我服事了主人們七十年了，這就是我自己所能說的事了。但是我回想起來的時候，就記起我的一生；這很可以使人想念的，陀謨奴式加。』而且我在昨夜夢見了這樣的一個奇怪的夢。」

陀讓那搖口道：「你做得太多的夢。」

「我似乎坐在橋上，我將要死了。我的身子是這樣重，好像儘往下拉，我的肉幾乎不貼着骨頭了。我不能動，也不能抬一抬手；我的呼吸抽搖着出來，——又少，又遙隔，——每一回呼吸之後，我心裏想，他還來麼？或者就是死呢？我又呼吸，又等候；但是每一呼吸，彷彿我的身子裏有一點東西出走了，我便漸漸的小了小了，輕了，——我似乎變了一個小孩子了；我似乎飄在空中，飛去了，我的下面，都是田啊，田啊，田啊，沒有東西長着；上面都是天的裂洞，空去黑漆漆的；碧綠的火蒸着；也似乎沒了天空。黑暗，沒有月亮和星，沒有什麼東西，只有陰暗。我若見一個火洞，有火點着；從洞裏發出一種極大的烟氣，一陣大旋風圍住我，羽毛似的將我帶去，推我下洞裏去。啊，就是現在想起，我的心裏直說下去了。」伊搖伊的頭。「在那裏魔鬼逼着我，啊，他好不可怕哩！——他有長大的身子，細的腿，大的頭，他的臉上沒有毛，而且是綠的。陀讓彼式加，我不能告訴你，他的燃燒着綠火似的大眼睛，怎樣可怕。在那裏面，有無窮的暴怒。我轉過身，想溜過去，但他搖動他的黑尾巴，像蛇一般，將我纏住了。他說：『不，你現在不能逃過我了。』……」

陀讓那問道，「你沒有看見我們的老主母在那裏麼？伊可是在地獄裏燒着麼？」

乳母道，「不，伊死了一個好死，伊受過聖餐和臨終塗油式；但在伊手裏受過多少苦難，我真還記得呢。我被打，而且還有比打更凶的事。但是伊死了一個好死，這真是的；也沒有什麼話說了。那時，我覺得發熱氣略略進去。我睡開眼，只見我們正被引往一座高山上去；許多許多等級的人，皇帝，牧師，貴族，和我們平常百姓，我們都在一起走路。他們手裏都拿着寫好的護照。我看，却見我手裏沒有；我沒有得到走出這世界的護照——因為我死了沒有懺悔。我慄了，而且我在路上記起我的一生，我的所有過去的罪過。」

陀讓那道，「乳母，你真做得怪夢。我是除了各種荒唐的夢以外，並沒有夢見過什麼了。」

乳母接着說，「我怎樣的欺騙老主母——使伊怎樣發怒呵！伊叫我去侍候伊的時候，我很懊惱，因為這樣，人就不能再離開伊了。隨後霍亂流行了；這傍的人漸漸死去了，同牛馬一樣；主母將伊自己關在臥房裏。百葉窗關閉了，窗幔也拉下了；伊靜靜的在裏面，呻吟，禱告上帝；又和伊的親族都講了和，就是和一年沒有說過話——這是伊的性情如此——的人，現在也請求他們的

饒恕了。那時我覺得彷彿像惡鬼已經附了我的身體，我暴怒發作了。我一點都不害怕。正在這時候，伊的女兒，已經許了親，忽然死了；他們在客房裏一張桌子上，將伊安放了。牧師們來了，低聲吟唱，恐怕伊的母親聽到；一切事都不給伊知道。但我走去，偷偷的將門戶都打開。整整三天，伊狂叫道，「主呵，饒我的罪呵！」但是霍亂止了的時候，伊從房裏走出來，又同先前一樣了。」

「但伊可會出房，同伊的死女兒告別麼？」

「不，伊怕死太厲害了。我很記得家裏怎樣的凌亂，奴僕們竭力的競爭，誰服事得最好，幾乎要互相吞喫了，去討伊的喜歡。除了欺詐，更沒有別的事……主母常常打發我去，對我說，『你去，看他們在那里做些什麼事，說些什麼話。』倘若我說了，這是我的罪過；倘若我瞞下了，我又害怕。伊便對我喊道，『我要從你身子裏抽出你的靈魂呢！』多少惡事，這樣的做下去，我現在也不能重說了。」

老婆子止住了，默默的回想過去的事情。「我又記得我自己少年時候的罪過，——伊凡和我怎樣的相愛。這些事我都好好的記得。那時主母起了惡意，發他出去當兵，但他從拘留所裏逃

走了，我偷了主人的一支手槍，一把刀，給他預備走路……這是暗黑的夜，但是電光將鄉村四周照得通明，山上的白屋，花園，小河，上面搭着兩塊木板，和樹林；我們站在水邊，擁抱着，又告別了他。說，『亞里沙，我們一同逃了罷！』我說道，『我的勇敢的鷹，我當真可以麼？』但是電光的閃爍，使我害怕，怕他們看見了。我說，『不，不，我們能到那里去呢？』他又抱我在懷裏，隨後他去了，我就永遠沒有再聽到他了。」

老乳母止住了，沉思着，好久沒有作聲。

「我在夢裏，在陰間正走上山的時候，我心裏想，我爲什麼對他說我的平生，告訴我的困苦，給他一把刀呢？或者因爲這件事，有一個重罰在那里等候我呢……伊於是又回到自己的身世上來，說道，『我在主人屋下的地窖裏，生了一個小孩，因爲恐懼與羞恥，我所以躲在那里……他生下來的时候，便啼哭起來，我恐慌得幾乎發昏了。我拏起他，溜出了地窖，在田野裏山谷裏徬徨……我想扼死他，將他摔到水裏去，但我周圍一看，看見到處都有人在那里，我想這怕是大近了；我便帶了他愈走愈遠……我不記得我怎的回到主人的門裏，也不記得主母怎的將他從我

這里拏去了。我都不能記起來了……但我向他們要他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他已經死了。我好久哀悼他；我提抱主人的小孩，唱歌給他們聽，這時候我的心裏希求我自己的兒子，這是很可憐的舉——試想，我想殺他呢！一切的事，在我夢裏都湊上心來，我怎樣的爛醉，怎樣的有一回想在樓頂弔死，所有這些罪過，我在夢裏都重見了……那時我看，那邊山上有一副大秤，旁邊一個天使，長大，全身雪白，撒旦也在那里；他們兩人稱量各人的行爲……但在秤的兩旁，許多天使，你連數也數不清，無窮無盡的……在雲的中間，雲的上面閃閃的照着，但是我不敢去看：神是在那里……我走到秤旁，撒旦將我的罪堆在一邊的盤裏……那時天使站在旁邊，顏色很悲哀似的，因為他沒有什麼東西放在那邊的盤裏去。我緊握兩手，喊道：『啊，主呵，我當真是沒有一件善事麼？』那時我記起我曾經將一個小錢布施乞丐、病人或窮人；又有一回，我曾從主人的庫裏祭了一雙暖鞋，給一個窮苦的病人，他沒有鞋穿，又正是冬天，我心裏想，我爲什麼不給一雙呢？因爲主人的鞋多着哩。我將鞋子給了那人，他對我說：『我願你的靈魂在這世上能夠安適，正同你使我的脚安適一樣。』但我又想道，不，我不能因了這一件事，使得救了，因爲這都是主人的東西；他現

在必定因此得了好處；於是我又覺得悲戚了。

撒但可不喜歡麼？——他可不喜歡麼？但是忽然伸出一隻手來，將一張紙放在我的空的秤盤上，他便立刻將那邊盤裏的東西都壓倒了……那時我又想，陀謨奴式加，這紙上寫着些什麼東西？或者是一些大道理麼……而且在這大世界裏能夠有這樣的一張紙麼？當時我也想去問我的主人和主母，不，他們未必肯講給我，他們只是嘲笑我罷了。我心裏想，我是他們的農奴這一件事，可以算得一點東西麼？或者還有什麼別的可以算在我的賬上呢？那時天使拉了我的手，引我在一旁，秤已經在後面，被雲遮住了；我看見田野，草是碧綠而有露水；太陽光明的照着，地上放着一個瓦瓶，近旁生一棵樹，陰涼而且多枝條……周圍都是各種花，一張桌子放在那里，罩着雪白的布，桌上放一個整的麪包和鹽。我走到瓦瓶旁邊，彎身下去，看見裏面是清水，非常清淨，像是滿盛着眼淚。天色純青，有許多天使在什麼地方唱歌；我聽到一個聲音說道，「你將不再受餓，也不再渴，你的靈魂永遠的滿足了。」……」

陀謨奴說道，「你做得好美的夢，你還是悲戚，你還要什麼呢？」

「我禁不住這樣呢，」老婆子說，暫時思索之後；伊臉上的平和的微笑也消滅了，「這究竟不過是一個夢，但我必須預備了給上帝的回答纔好……我的心很沉重了，我怎樣的過了我的——一生呢？我做了些什麼事呢？而且這裏還有別的愁苦要担受，你看他們打發我到什麼地方去死呢？他們將我從孩兒房裏趕到廚房的烟裏來了。我不是終身服侍這一家麼？老貴人死了，我去到他的兒子那里，現在我侍候他的孫子了。我抱他在我懷裏，和他的小孩們；現在所有長大的都在聖彼得堡，有教育的人們，你知道……」

「這樣，似乎允許你們自由的時候，你沒有利用你的自由罷？」

「我想出去，我收拾起我的東西，但是我不知道到那里去好。最初，我去朝拜各位聖徒的廟宇。我周圍看來，——看見到處是人們，到處是貴人們。我想做工賺錢，但我的心很悲戚；那些主人們的小孩子，不是剛纔離開我的小孩們一樣；一切都不同了。所以我捨去了雇工，又回來了。我想，有好的東西不要，反去要壞的，這有什麼意思呢？從此以後，我便不再往別處去了。但是現在我老了，我變了蠢笨了，——請你隨意罷！——而且無用了，他們命令我將我的牀移出孩兒房去。他們

說，「乳母，你應該睡睡休息了。」孩子們已經有三天不到我的近旁來；好像他們是不准來了。大抵總是這樣：我們無論怎樣盡力服侍貴人，我們總是外人哩。」

老乳母的顏色更加悲哀了；習慣似的將右手的掌托着面頰，用了粗厲冷淡的聲音唱道：

「我爬上高山去，

我看見我的墳墓，

啊，我將填滿我的墳墓，

你永遠做我的家，

我的牀是潮溼的泥土，

石塊是我的枕頭，

「你又在呻吟了，你不能尋到愉快些的東西麼？」陀謨那很不高興的說。「乳母，乳母，請你靜一點罷！」

然而乳母並不聽伊，仍舊接續的唱。隔壁的屋子的門輕輕的開了，現出兩個芋麻髮黑眼睛

的女孩，他們遲疑的暫時站在門口，隨後似乎不能再忍了，便一直奔向乳母，伸出兩臂挽住伊的項頸，和伊並坐在牀上。

女孩們挨近伊的身旁，對着伊眼睛看，說道，「乳母，你時常哭，爲什麼事呢？」

「唉，我的腿痛，所以我哭了。現在也是這樣。但如今已經沒有什麼了。」

「乳母，你總對我們瞞着些什麼似的；這是爲什麼呢？」

老婆子不作聲，只是微微的笑。小孩們在伊面前，很使伊安靜了；伊的思想也轉向他們的少年生活上去，不想到伊自己的垂死了。伊獨自想象他們的生活的時候，伊的思想又往外轉，向着伊墳墓以外的永遠的生活去了……而且想起在什麼時候伊將到這世外去，却覺得這思想又很模糊了……

伊說道，「我的腿總是腫着。」但伊說話時，並沒有恐怖，伊無非只是沉思着罷了。

小孩們不作聲，隱約的感到他們乳母的心情，心裏疑惑伊說潮滿時要去的地方，是什麼所在。在他們面前，現出空想的國土，一面連到過去，一面也接着未來，便是他們的乳母預備去的地

小孩們總是有所惋惜似的：他們惋惜兒時的神秘的黃昏；他們惋惜戴布帽的黑的人影；他們惋惜那和滿潮一同過去了的老乳母。

彌里珍那 (Mira Mendel) 是俄國現代的女小說家。伊的專跡，全不知道；只曉得伊的第一短篇集是一九一〇年出版，伊現今還是生存的罷了。老乳母這篇的意思，與科羅連珂 (Korolenko) 的瑪加爾的夢 (譯載新青年八卷二號) 一篇，有點相類；然而精神却不同。科羅連珂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以有反抗的聲音；彌里珍那却是基督教精神的使徒，所以近於無抵抗。馬太福音說，「心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憫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這幾句話，移過來便可以作這篇的題語 (Mira Mendel) 了。彌里珍那的境遇時代，也與科羅連珂不同，所以思想更爲樂觀，這正是當然的事。伊還有一篇村牧師說信仰的慰安，也是同一精神的著作。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記。

波尼克拉的琴師

波蘭 顯克微支 著作

響住了；（聽下去）咬咬的響，但是不很深；而且克倫先生（Kren）有長的腳，所以地很滑潑的在在格格在在的響，波尼克拉的路走，他走的愈加潑潑，因為他太潑潑就潑了，他却很單薄的只穿着一件短衣，上面一件更薄的羊皮外套，一條腰帶，一雙薄而且有些補綴的皮鞋。此外，在他的手裏有一管笛子，頭上一頂填滿了風的帽子；胃裏兩杯酒；心裏是喜歡；在靈魂裏是這喜歡的許多原因。

那天早上他和波尼克拉那夫斯奇簽定了契約，任爲將來的波尼克拉（教會）的琴師。直到那時爲止，他到處漂泊像一個可憐的及布希人，從旅舍到旅舍，從婚宴到婚宴，從市集到市集，從廟會到廟會，用了他的笛子或風琴去求生計。——他奏風琴比本地的什麼琴師都更好。現在他終於要住下了，在他自己的屋底下去過定居的生活了。一所房屋，一個園，一百五十盧布一年（的工資）隨時還有別的進益，個人的地位，幾乎是半神聖的，供奉神的職業。——誰不尊重這樣

的位置呢？

以前不久，凡是在札格拉比或波尼克拉的農民，只要他有一點田地的，便都看着克倫先生像是沒有人一樣；現在人們對他都要脫下帽來了。一個琴師，而且又在這樣的一個大教區裏的，——這可不是一縷稻草了！克倫久已想謀到這位置；但是老末爾尼支奇活着的時候，這是一定想不到的。那老人的手指硬了，他奏得很壞；但牧師無論如何不肯趕他出去，因為他已經跟他有二十年了。

但是在那（驢馬）呂薩這樣凶的踢在他的心坎裏，他在三天之後便即死了的時候，克倫先生便不遲疑的去請求這位置，牧師也不再遲疑的給了他，要在本地尋一個更好的琴師，是再也成不了，

克倫先生怎麼會有這樣本領，吹那笛子，奏風琴，和其餘他所懂得的樂器，那是很難知道了。他不曾從他的父親得到這個技藝，因為他的父親，一個札格拉比的人，少年時代在軍隊裏當兵，在他的老年沒有學過音樂，也不會奏什麼樂器，除了一支烟管，這是常掛在他的胡鬚中間的。

從兒童時代起，克倫一點事都不做，只是到什麼有音樂的地方去聽。少年的時候，他到波尼克拉替末爾尼支奇去吹那風箱。以後有幾個樂師到札格拉比來，他同了他們逃走了。他整年的跟着這樂隊游行。只有神知道他在那里奏樂，大約是隨緣隨處罷了：在市集，在婚宴，在禮拜堂裏；後來這隊伍走散，或是死了，他纔回到札格拉比來，窮得像一隻禮拜堂裏的老鼠，形容枯槁，樹枝上的小鳥似的過活。他仍舊奏樂，有時奏給衆人聽，有時奏給上帝聽。

人們雖然非難他，因為他缺少恆心，他却漸漸的有名了。在札格拉比和波尼克拉，他們議論他說，「克倫還是克倫。但是他奏起樂來的時候，這於神並無忤犯，而於人却是喜悅！」別人對他說道，「要怕上帝克倫先生，你這裏邊坐着怎樣的一個魔鬼呵？」

實在有一個什麼魔鬼，坐在這長腳的細瘦的小子裏邊。在末爾尼支奇活着的時候，每逢大祭日或是廟會，他去替代老琴師的職務，他便奏琴奏得全然入迷了。這樣的事情，在彌撒的中間更爲常見，那時在禮拜堂裏的人們正在一心禱告，香爐裏放出香氣瀰漫了全個大殿，所有的活物都歌唱着那時克倫也忘了自己，而且那儀式夾着大小各式的鐘聲，沒藥龍涎香與種種香草

的氣味，燭光的照耀，聖餅臺的閃爍，使各人的靈魂都陶醉了，覺得全個禮拜堂都生了翅膀，飛向天上去。牧師捧着聖餅臺，忽上忽下的動着，在法喜裏閉了眼睛；克倫先生坐在歌隊裏也是這樣：他覺得風琴自己在那里奏；聲音從鐵管裏像波浪似的湧起，河水似的流下，急湍似的奔竄，泉水似的噴發，雨一般的沖注；這聲音是充滿了全禮拜堂；是在圓屋頂的底下，在神壇的前面，在香烟的旋轉裏，在太陽光裏，在人們的靈魂裡，——有的威嚴而且尊崇如雷聲，有的像人們的歌聲，用了活的言語說出話來，有的又是甜美微妙，像落下的數珠，或如夜鶯的歌囀。在彌撒之後，克倫先生昏昏的從歌隊裏出來，兩眼瞠着，彷彿是睡後（初起）的模樣；但是本來是一個老實的人，他——只是這樣說，也是這樣的想，以為他是困倦了罷了。牧師在祭器房裏將一點錢放在他手裏，幾句讚詞放在他耳朵裏；於是他便出去，走進擠在禮拜堂外的人羣裏；他們對他都脫下帽來，雖然他還是在札格拉比寄寓，但他們却無限的佩服他。

克倫先生往禮拜堂前面去，却並不是去聽他們說，「呃，看呀！克倫出來了！」他是去看在札格拉比在波尼克拉，在全世界裏他所最親愛的一件物事，阿爾加姑娘，札格拉比的燒瓦的人的

女兒伊附着在他的心上好像一個木虱，用了伊那藍菊一般的眼睛，綠豔的面龐，和櫻桃一樣的紅的嘴唇。

克倫先生自己在偶然的時候，擊了他清醒的心去看這世界，看出那瓦匠不肯將女兒給他，他便想這還不如放伊去罷了；但是他恐慌的覺得，他却不能放伊去了；他於是很出驚的對着自己說道，「呃，伊進去了！你便是用鉗也拔不出來了！」

這是實在的，爲了伊，他停止了游行；爲了伊，他生活着的；他奏風琴的時候，他想，伊正聽着呢，所以他奏得更好了。

伊當初是愛他音樂的才能，後來伊就愛他這個人了；克倫先生於是成了伊的一切的最親愛者，雖然他有一個異樣的黑色的臉，眼睛總是望着別處，短的衣襟，一件更短的外套，兩隻腳長而且細，像鶴的腿一般。

但是那父親，那瓦匠，雖然他也大抵在他的衣袋裏只盛着空氣，却不願意將阿爾加給了克倫。——大家都將看上這個姑娘，——他說，「爲什麼讓克倫這樣的一個人來定伊的命運呢？」他不

大肯讓克倫進他的屋裏來，有時候簡直不許他來。

但是老末爾尼支奇死了的時候，一切全然變樣了。

克倫簽了契約之後，趕快的走到瓦匠那里去。

「我並不說，」瓦匠對他說道，「這是一定可以順遂的成就；但一個琴師却不是一個游民了。」於是他請他到屋裏，拏酒來請他喝，像客人一樣的款待他。阿爾加進來的時候，父親和他們一同的歡喜，因為克倫真是成了一位先生了；他將要有他自己的房屋，園地，而且次於牧師，將成爲波尼克拉的大人物了。

這樣，克倫同他們坐着，從中午直到傍晚，這是他自己的大愉快，也是阿爾加的；現在他正沿路走着回波尼克拉去，在吱吱的響的雪上與暮色之中。

冰凍漸漸的來了；但是克倫先生怕什麼呢？他不過走得更快罷了；他一面走，一面想着那天，想着阿爾加，而且他是溫暖。在他的一生裏，比那天更幸福的日子，再也沒有了。

在一條空虛，沒有樹木的路上，走過許多蓋雪的草原，忽紅忽青的映在天空底下，他捧着他

的喜歡像是一盞燈籠，在黑暗中照着他，他反覆的記起所遇見的一切事情，他同牧師的談話；契約的簽押；同瓦匠與阿爾加姑娘所說的每句話。他們暫時只騰了兩個人的時候，伊對他說道：「這在我都是一樣！即使沒有那個，安敦，我也願同你去，去到海外；但是在父親却是這樣更好！」他在伊的肘上親吻，很感激的說道：「阿爾加，神保佑你，永遠永遠的，亞們！」現在回想起來，他略有點慚愧，因為他只在伊的肘上親吻，而且對伊說的大少了；因為他覺得倘若瓦匠肯答應，伊將同他往世界的邊界去。這樣的一個誠實的姑娘！而且倘若必要，伊也將同他去，在雪中沿着這空路走。「阿，你，我的純金！」克倫先生想道，「因為是這樣，你將成爲一位太太！」於是他更快的走，那雪也吱吱的叫得更響了。

不久他又想道：「這樣的一個女人不會欺騙男人的。」於是極大的感激制住了他了。倘若那時阿爾加真同他在一處，他將不會忍耐住了；他將把他的笛子拋在地上，擁伊到他的胸前，用了他骨裏的所有力氣。在一點鐘以前，他也應該這樣做的了；但是不能大抵如此。凡是一個人應當做一件事，或從心裏說出什麼來的時候，他總「成了一個趺子，只有一條木做的舌頭」了。

這還不如奏風琴，更爲容易。

在這時候，西方天空上照耀着的金的和紅色的條幅漸漸的變成了金色的帶和金色的結，而且隨後也就消滅了。黑暗來了；星在天上閃爍着，很銳利冷淡的望着地上，正如冬天平常的情形。寒氣更加嚴厲，漸漸咬着將來的波尼克拉的琴師的耳朵了；克倫先生熟知這一條路，所以他決定橫過那田野，可以快點走到他自己的家裏。

過了一刻，他在平坦帶雪的地上，似乎是一個黑點——高而直豎，很可笑的。他忽然想到，趁着指頭還未凍僵，可以吹奏一回樂以消遣；他於是便照着所想的做。在這寂寞和荒野上，他的聲音有點奇異，好像是被那白而陰鬱的原野所嚇怕了；而且這更覺得奇異，因爲克倫奏着芬愉快曲調。他記起在瓦匠那里，喝了幾杯之後，他便開始吹奏歌唱，阿爾加很古典的和他，用了他的細而且小的聲音。他現在想吹奏那幾隻歌，所以他便奏出那時候伊最刻所唱的曲調：

「神呵，將山填得同谷一樣平罷，

使他們很平坦！

神呵帶我的情人來罷，

早點將他帶來！」

但是瓦匠不喜歡這歌，因為他覺得這是一隻一鄉民的歌，所以他命令克倫唱一隻「貴人的歌。」於是他們唱別一隻歌，是阿爾加在札格拉比學會的：

「路特徵息先生出去打獵，

他撇下赫路尼亞好似一幅圖畫。

路特徵息先生回家來了，音樂正是奏着，

號手吹着喇叭，赫路尼亞正是睡着。」

這首歌更是中了瓦匠的意了。但他們高興的時候，唱着「綠的瓦瓶。」大家笑得最多。歌裏的女兒，在伊末後歡笑以前，先是很可憐的哭着唱伊的打破了的瓦瓶：

「我的綠的瓦瓶，

阿，先生把他打破了！」

但是那先生勸慰伊說：

「安靜罷，姑娘，不要啼哭，

我賠你你的水瓶！」

阿爾加竭力的拖長了唱「我的綠——的瓦瓶，」於是笑了。克倫從嘴唇邊擊下笛子，扮作那先生，很尊嚴的答道：

「安靜罷，姑娘，不要啼哭，——」

此刻在夜裏記起白天裏的那快樂，他獨自奏那「綠的瓦瓶，」而且微微的笑，歪着嘴唇，一面還是吹着笛子。但是因為寒氣很烈，他的嘴已經凍住在樂器的口上，他的指頭也凍僵了，不能再按工尺，他止住吹奏，只往前走，略略喘息，從他的呼息裏起了一層霧氣，罩住了他的面前。

過了幾時，他困倦了，因為他不曾想到，在田野裏的雪比大路上要積的更厚，而且從雪裏拔出腳來，又是不很容易，況且在草原上有幾處都是坑穴，被風雪塊平了，人踏下去，要到膝踝。這時候克倫後悔起來，不應該離開了大路，因為那里或者會有大車走過，往波尼克拉去。

星光閃爍的更爲銳利，寒氣也更爲嚴酷，但是克倫先生反而流汗了，有時候風一陣陣的起來，向河邊吹去，他却覺得很冷。他想再吹奏，但因為他不得不把嘴閉着，他愈加煩惱了。

隨後，他感到了一種孤獨的感覺。周圍都是這樣的空虛，寂寞而且遼遠，他所以出驚了。在波尼克拉，有一所溫暖的房屋，正等候着他；但他願意去想札格拉比，心裏說道：「阿爾加將要睡覺了；但在那里，神應贊美的，屋子裏是很溫暖。」想到在阿爾加那里都是溫暖而且光明，克倫先生的誠實的心愈加快樂，可是在他那條路却愈加寒冷而且黑暗了。

草原終於走完了，以後便是牧場，有幾處生着杜松。克倫先生覺得非常的困倦，很想拏了笛子坐下，在第一個叢樹陰裏，略略休息。「倘若我這樣做，我會凍死了。」他想着，又向前走。

不幸在杜松叢中，正如在籬笆下一樣，時時堆着積雪。克倫走過了許多堆，十分疲倦，末後對自己說道，

「我將坐下了，只要我不睡着，我不會凍死的；我將再奏『我的綠的瓦瓶』那麼我不至於睡着了。」

他坐下，又吹奏起來，於是那笛子的微弱的聲音又聽見了，在夜的寂寞裏，在雪的上頭。但是克倫的眼皮更加粘在一處了，那「綠的瓦瓶」的曲調更加衰弱，漸漸的沈寂下去，到後來全然沈寂了，他還是同渴睡掙扎着；他還心裏明瞭；他仍然想着阿爾加：但在那時候他覺得是在一個更大的荒野，愈加孤獨，好像是被忘却了；他很驚異，伊並不同他在一起，在那孤獨與暗夜之中。

他喃喃的說，「阿爾加，你在那里呢？」

於是他又說，似乎是在叫伊——「阿爾加！」

笛子從他的凍僵的手裏落下了。

第二天早晨，朝陽照在他蹲坐的身體上面，笛子在他的長腳的近旁，他的面色是青的，似乎有點驚詫，同時却又安定，正聽着「我的綠的瓦瓶」的最後的歌調一般。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0) 在他本國以革命首領著名，在世界
上却更以小說家著名；世人單佩服他的歷史小說，識者却更佩服他的短篇。丹麥勃蘭兌思

博士著波羅十九世紀文學論說他短篇最好「天才美富文情悱惻而深藏諷刺……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至是動人」是極適切的評語。這一篇寫琴師的凍死，出以輕妙之筆，造出一幅美而悲哀的畫，是樂人揚珂與天使一類的傑作，可以看出他的特色。他的著作譯成漢文的有炭畫（單行本）樂人揚珂天使燈台守（域外小說集）酋長（點滴）及這裏的三篇。長篇歷史小說你往何處去（*Where Art Thou Going*）也已經有人譯出，不久可以出版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記。

二草原

波蘭 顯克微支 著

有兩片土地相並的排着，正如兩個極大的草原，中間只有一條明麗的小河將他們分開。這河的兩邊，在某一地點漸漸的分離，便造成一個淺的渡口——一個盛着安靜清澈的小河。

人們可以看見純青河流下的黃金色的底，從那裏長出荷花的梗，在光輝的水面上發花；虹色的蝴蝶繞着紅白的花飛舞；在水邊的棕櫚樹和光明的空氣中間，鳥類叫着，彷彿銀鈴一樣。

這是從這邊到那邊去——從生之原往死之原去的渡口。

這兩面都是那至高全能的梵天所創造，他命令善的昆濕奴主宰生之國，智的濕縛主宰死之國。

他又說道，「你們各自隨意做去。」

在屬於昆濕奴的國內，生命便沸涌出來。太陽開始出沒，晝夜也出現了；大海也漲落起來；天

上有雲走着，滿含着雨；在地上生出樹林，許多的人，獸和鳥也都出來了。

那善神創造愛，使一切生物能够生產子孫，他又命令愛，叫他同時便是幸福。

這時候梵天叫昆濕奴去，對他說道：

「在地上你不能想出比這更好的了，天上又已經由我造成，你可以暫且休息，讓那所創造的，便是你所稱爲人的，獨自去紡生命的絲罷。」

昆濕奴依了梵天的命令於是人們開始照管自己了。從他們善的思想裏，生出了喜悅；從惡的思想裏，又生出了悲哀。他們很驚異的看到這生活並不是無間的喜宴，而且梵天所說的生命之絲，也有兩個紡女紡績着：一個有微笑的面貌，一個有淚在伊的眼中。

人們走到昆濕奴的座前，訴說道：

「主呵，悲哀裏的生活是不幸呵！」

他答道，「讓愛來慰安你們。」

他們聽了這話，便安靜了，一齊走去。愛果然將悲哀趕走，因爲將他和愛所給與的幸福比較

起來，便覺得很輕了。

但是愛却同時又是生命之產生者。雖然昆濕奴的國土是極大，但人類所需要的草果蜂蜜樹實，都缺乏了。於是最聰明的人們起手來砍去樹木，開闢林地，耕種田野，播種收穫。

這樣，工作便來到世間。不久大家須得一律分任；工作不但成爲生活的基本，而且便是生活的本身了。

但是工作生勞苦，勞苦生困倦。

人們又來到昆濕奴的座前，伸着兩手，說道：

「主呵，勞苦使我們衰弱，困倦住在我們的骨裏了；我們希求休息，但是生命要素我們無間的工作。」

昆濕奴答道，「大梵天不許我改變生活，但我可以創造一點東西，使他成爲生活的間歇，這樣便是休息。」

於是他創造了睡眠。

人們很喜悅的受了這新的賜品，大家都說從神的手裏接受來的一切物事之中，這是最大的恩惠了。

在睡眠裏，他們忘却了他們的勞苦與悲哀；在睡眠裏，那困倦的人回復了他們的力氣；那睡眠揩乾了他們的眼淚，正如慈母一般，又用了忘却的雲圍繞着睡者的頭。人們讚美睡眠，說道：

「你有福了，因為你比醒時的生活更好。」

他們只責備他，不肯永久的留着；醒又來了，以後又是工作——新的勞苦與困倦。

這思想苦迫着他們，於是他們第三次走到昆濕奴那里說道：

「主呵，你賜給我們大善，極大而且不可言說，但是還未完全。請你使那睡眠成爲永久的。」

昆濕奴皺了他的額，因為他們的多事，所以發怒了，回答道：「這個我不能給你們，但在河的那邊，你們可以尋到現在所要的東西。」

人們依了神的話，大家走向小湖；到了岸邊，他們觀看對岸的情狀。

在那安靜而且清澈，點綴着花朵的水面之後，橫着死之原，濕縛的國土。

那里沒有日出，也沒有日入；也沒有書，也沒有夜。只有白百合色的單調的光，融浸着全空間。沒有一物投出陰影，因為這光到處貫徹，——彷彿他充滿了宇宙。

這土地也並非不毛：凡目力所能到的地方，看見許多山谷，滿生着美麗的大小樹木，樹上纏着常春藤；在巖石上垂下蒲陶的枝蔓。但是巖石和樹幹幾乎全是透明，彷彿是用密集的光所造。常春藤的葉有一種微妙清明的光輝，有如朝霞；這很是神異，安靜，清淨，似乎在睡眠裏做着幸福而且無間的好夢。

在清明的空氣中，沒有一點微風，花也不動，葉也不顫。

人們走向河邊來，本來大聲談講着，見了那白百合色的不動的空間，忽然靜默了。過了一刻，他們低聲說道，「怎樣的寂靜與光明呵！」

「是呵，安靜與永久的睡眠，……」

那最困倦的人說道，「讓我們去尋永久約睡眠罷。」

於是地們便走進水裏去。藍色的深水在他們面前自然分開，使過渡更爲容易。留在岸上的

人，忽然覺得惋惜，便叫喚他們；但沒有一個人回過頭來，大家都快活而且活潑的前行，被那神異的國土的奇美所牽引。

大眾站在生的岸上，這時看見去的人們的身體變成光明透徹，漸漸的輕了，有光輝了，彷彿與充滿死之原的一般的光相合一了。

渡過以後，他們便睡在那邊的花樹中間，或在巖石的旁邊。他們的眼睛合着，但他們的面貌是不可言說的安靜而且幸福。在生之原這裏，便是愛也不能給與這樣的幸福。——一切留在生這一面的人，見了這情形，互相說道：——

「濕縛的國更甜美而且更好……」

於是他們開始渡到那邊去，更加多了。老人，少年，夫婦，領着小孩的母親，少女，都走過去，像莊嚴的行道一般；以後幾千幾百萬的人，互相推擠着，過那沈默的渡口；直到後來生之原幾乎全空了。這時候毘濕奴——他的職務是在看守生命，——記起當初是他自己將這辦法告訴人們，不禁顫抖起來。他不知怎麼纔好，便走到最高的梵天那里。他說道：——

「造物主呵，請你救助生命。你將死之國造得那樣美麗，光明而且幸福，所以一切的人都棄捨了我的國土去了。」

梵天問道，「沒有一個人留在你那里麼？」

「只有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他們這樣的互相愛戀，所以情願失却那永久的安靜，不肯閉了眼睛，使彼此不能相見。」

「那麼你要求什麼呢？」

「請你將死之國造得更不美麗，更不幸福；否則就是那一對的人也怕要捨我而去，在他們的愛之春天一經過去之後。」

梵天想了一會，說道：——

「不，我不去減少死之國的美麗與幸福，但我將別造一點東西去救存生命。自此以後，人們當被規定渡到那邊去，但他們將不復自願的去做。」

他說了這話，使用黑暗織了一張厚實的幕，造了兩個生物，苦痛與恐怖，命令他們將這幕掛

在路口。

路。

生命又充滿了生之原了，因為死之國雖然仍是那樣的光明而且幸福，人們都怕這入口的

這一篇從巴音博士的世界語波蘭文選譯出，原註云印度故事，與願你有福了同屬一類，是空想的詩的作品。格拉波夫斯奇的萬國文選裏，又有他的一箱舊酒的裁判（*o Nale*）也是這一類的希臘的故事。這種新作的古事，猶如舊酒囊裏的新酒，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無論時地情事怎樣的渺遠荒唐，但現代人的心却在底下跳着，所以同寫實作品一樣，能夠引動我們的心情。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附記。

願你有福了

波蘭 顯克微支 著

有一回，在光明的夏夜，聰明而且偉大的克利須那入了冥想，又說道：

「我以前想，人是地上最美的所造物；但是我錯了。現在我看見那蓮花被晚風所搖蕩。他比一切的生物要美多少呵！他的花瓣正向着月的銀光開放——我不能將我的眼睛離開他。」

是呵，在人類中間沒有這樣的東西！」他歎息着重複說。但是過了一刻，他想——

「我——一個神——爲什麼不用了我的道（*Magia*）的能力，創造一個生物，使他在入中正如蓮花的在花中呢？這樣使他爲人與地的喜悅罷！蓮花，你變形爲一個活的處女，立在我的前面！」

水波微微的顫抖，正如被燕子的翼所觸着；夜色愈加明亮；月在天上照的更爲強烈；夜畫眉叫的更響，但又忽然的沈靜了。於是那個法術完成了：在克利須那的前面立着一個人形的蓮花。

神自己也驚異了。他說，——

「你本是湖中的一枝花，以後你便成爲我的思想的花，你說來！」

那處女低聲說起話來，正如蓮花的白的花瓣，受着夏天微風的接吻的時候，切切私語一般。

「主呵！你將我變成生物；但是你吩咐我在那里居住呢？主呵，你要記得，我還是一枝花的時候，每遇見風的呼吸，我便顫抖，收斂我的花瓣。主呵，我怕霖雨和大風，我怕雷和電，我還怕太陽的灼人的光。你吩咐我爲蓮花的化身，所以我還保存着原來的性質，現在我怕那地及地上一切的東西。」

克利須那舉起他聰明的眼向着空中的星，暫時默想，隨問道：

「你願意在山頂上生活麼？」

「那里有雪和寒冷，主呵，我怕呢。」

「那麼……我將在湖底爲你建一所水晶的宮殿。」

「在水的深處有大蛇和別的怪物游行，我怕呢，主呵！」

「你喜歡無邊的大野麼？」

「呵，主呵！旋風和電雷踐踏過大野，有如野獸的羣。」

「那怎麼辦呢，化身的花哈！在邊羅拉的洞窟裏，住着神聖的隱士們。你願意遠離世界，住在那些洞窟裏麼？」

「那里是黑暗，主呵！我怕呢。」

克利須那坐在石上，用一隻手支着他的頭。在他的前面立着那處女，顫抖而且害怕。

這時候朝陽的光已經漸漸的照到東方的天空。湖水，棕櫚和竹子，都似乎鍍了金色。在水上有薔薇色的鸞鷲，藍的鶴，白的天鵝，在樹林裏有孔雀和孟加拉雀，都合唱似的發出鳴聲。此外又伴着綑在珍珠貝殼上的絃索的音和人的唱歌聲。克利須那從默想中覺醒過來，說道，

「這是詩人伐爾密基在那里禮拜太陽的初升了。」

過了一刻，遮住那些葛藟的紫花的帳幔已被推開，伐爾密基在湖邊出現了。

詩人見到化身的蓮花的時候，他止住了奏樂。珍珠貝殼慢慢的從他手裏滑下，落在地上；他

的兩臂挺直的垂在兩旁；他無言的立着，仿佛那偉大的克利須那已經將他變成一棵水邊的樹了。

神見詩人對於他的創作的這種驚歎，他很喜悅，說道，——

「伐爾密基，你覺醒，且說來！」

於是伐爾密基說道，——

「……我愛……」

這是他所記得的唯一的話，也是他所能說的唯一的話了。

克利須那的顏色忽然光明起來。

「可驚異的少女，我現在替你在世界上尋得一個適宜的住所了：你住在詩人的心裏罷！」

伐爾密基又複述道，——

「……我愛……」

全能的克利須那的意志，神性的意志，漸使這少女向着詩人的心神，又使伐爾密基的心透

明，如水晶一般。

清明如夏日，平靜如恆河的波，少女走向爲伊豫定的聖殿。但是伊向着伐爾密基的心裏更深深的——一看的時候，伊的顏色忽然變了蒼白，恐怖包圍了伊，有如冬天的冷風。克利須那驚訝了，他問道，——

「化身的花，便是詩人的心你還怕麼？」

「主呵！」少女答說，「你吩咐我在那里居住呢？在這個心裏我看見帶雪的山頂；水底的深淵，充滿着怪異的生物；大野以及旋風和電雷；邊羅拉的黑暗的洞窟；所以我又怕呢，主呵！」

但是和善而且聰明的克利須那答道，——

「化身的花，你安心罷。倘若在伐爾密基的心裏有孤獨的雪，你便爲春天溫暖的呼吸，將使他們融化；在那里有水底的深淵，你便爲這深淵裏的珍珠；在那里是大野裏的沙漠，你便去播種幸福的花；在那里是邊羅拉的黑暗的洞窟，你便爲黑的日光。——」

這時候伐爾密基纔回復了他說話的力，接下去說，——

「而且願你有福了！」

這一篇據波蘭人格拉波夫斯奇的世界語譯本譯出，本來載在萬國文選裏邊的。我們從這一篇可以看見他在理想的寫實派以外，又是一個純粹的抒情詩人。伐爾密基（二三）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被稱爲「第一詩人」，大約生在基督前四百年。羅摩是印度傳說中的一個大人物，說是毘濕奴的第七次的化身；第八次的是克利須那，第九次便是佛陀了。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記。

世界之徵

波蘭 普路斯 著

有一天，我同一個植物學家在普拉微。我們在西比拉公園，坐在板橋上，正當大岩石的底下，石上滿生着苔類或黴，關於這種生物我那博學的同僚曾經專門研究多年了。

我便問他，觀察這些不規則的斑點——蒼黑的，灰色的，綠的黃的或桂黃的，有什麼趣味呢？他不相信似的望着我，但隨後知道這站在他面前的人並不是專門家，他就說明給我聽，——「這些你所見的斑點，並非無生命的汙物，却實在是生物的團體，雖然肉眼不能看見，他們生產，移動，——不過我們看他不出，——舉行結婚，生殖子孫，終於死亡。」

還有可以注意的，他們也組織類似的社會，這便是你所看見的各色斑點。他們為後代子孫設立基礎，分布在新領土殖民，而且互相戰爭。

這灰色的斑點，同手掌這樣大小，在兩年以前不過是一個四格羅什的銀錢模樣罷了。那蒼黑的小小的斑點，一年前並不存在，是近來纔從佔據岩頂的那大塊的斑點分來的。

這兩塊斑點，黃的與桂黃的，他們正在開戰呢。黃的從前是很大的，但是他那鄰人漸漸的將他趕走，將他的地面佔去了。你又看那綠的，——看那蒼黑的鄰人怎樣的正在侵略他。在那綠色基地上面，你不見有些少蒼黑的點和線，和小島麼……」

我說道，「這頗有點像人間的情形呢。」

植物學家答說，「不，這不盡然。在他們社會裏，缺少言語，藝術，科學，意識，感情，——總而言之，就是他們缺少精神與心，這是我們人類所獨有的。他們做這些事，是盲目的，機械的；沒有同情，也沒有反感。」

幾年之後，一天的晚上，我又在這岩石的旁邊，在月光底下，觀察這幾年來的變化，在各種的徽的形狀大小上面，有怎樣的不同的。

忽然有人推我。這正是那個植物學家。我請他坐，他却仍舊站在我面前，彷彿將月遮蔽了，又喃喃的低聲說了幾句話。

那西比拉公園，那板凳和岩石都不見了。我覺得周圍都是微弱的光輝，與無限的空虛。我回頭側向，見有一個似乎學校地球儀的東西，正同我們剛纔站在近旁的那塊岩石一樣大小。

那圓球慢慢的回轉，逐漸顯示出新的地域，或是亞細亞大陸和小小的歐羅巴半島，或是亞非利加，南北亞美利加……

我更用心的看去，見在這住人的大陸上，有許多斑點，蒼黑的，灰色的，綠的，黃的或桂黃的，正同那石上的一樣。他們都由許多不大能夠看出的小點聚集而成，仿佛是不活動的，但實在是慢慢的在那里動。每個單點向前滑走，在一時間內不過二分弧度；而且並非直線的，只是環繞着自己的運動的中心，顫巍巍的盤旋上去。

那些小點聯合了，分散了，隱滅了，又走出在球的頂上了。但各個小點的形態，並不值得什麼注意，只是那全個斑點的運動很有重要的特色。他們縮小了，或者長大了，在新的地面出現，互相侵入，或被逐出在原來佔據的地位之外了。

這球只是旋轉着，我覺得他已經旋了千萬轉了。

我問那站在我旁邊的那植物學家說，「人類的歷史也應當是這樣麼？」他點頭，表示承認的意思。

我道，「也罷，——但那里是藝術，科學……？」他陰鬱的微笑。

「那里是意識，愛，憎，與各種欲求呢……」

他低聲笑道，「哈哈，哈哈！」

「總之，那里是人類的精神與心呢……」

「哈哈，哈哈！」

他的舉動使我發了怒。我追問道，「你是誰！」

一剎那間，我看出又在園裏，在岩石的近旁；石上許多不成形的斑點，正溶在月光裏。我的同僚不見了，但我因了他的嘲弄與陰鬱的態度，已經認識他是誰了。

普路斯 (Mojstlaw Pius) 本名格羅伐支奇 (Alexander Glowacki)，是現代波蘭有名的小說家。據訶勒溫斯奇的波蘭文學史略說：「普路斯是一個樂天的藝術家，偉大的造形的才人，實證主義的門徒，——但這派的束縛過於狹窄的時候，他也擺脫了，——精密的科學的老手，有強盛男性的情感的文人。他所作的哨兵 (Phoebé) 和回波 (Powrót)，三三 (Trzy) 都是感情的綜合；同樣的綜合法也見于泥人兒 (Ciepły) 和法老 (Faraon) 諸書。法老是敘述少年君主想在古來承認的秩序之下，應用他那高上的正義理想之無效的努力；這部書已經遍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在這書裏普路斯可以說是達到他完全的內面的和諧了。」凱拉綏克在斯拉夫文學史卷二說：「在普路斯看來，人生是一個謎，他所想解決的；但在顯克微支却以為是色彩，人格和活動所合成的合奏。從現代的批評說來，顯克微支是個性派，普路斯是綜合派了。」

這一篇據格拉波夫斯奇世界語譯本，從萬國文選裏譯出。其後又用巴音博士世界語波蘭文選參校改定。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記。

影

波蘭 普路斯 著

每當天上日光隱滅的時候，黃昏便從地下起來。這黃昏——一個大的夜的軍隊，有幾千不可見的部隊和幾百萬的戰士。這強大的軍隊自從不可記憶的年代以來，與世界相反抗：每朝敗走，每晚得勝，從日入以至日出，是他爲王；在白天裏，被打破了，躲在窠裏，等候着。

他等候着，在山的深處；在村市的地窖裏，在樹林的濃密處，在湖的暗處。他等候着，躲在永久的土窟裏，在礦洞裏，在空穴裏，在人家的屋角。他被趕散，又似乎不在了，但其實充滿着一切隱藏的處所。他在樹皮各個的裂縫裏，在人的衣服的折疊裏；他躲在最小的沙粒底下，粘在最細的蛛網的絲上，等候着。在一處受了驚嚇，他便移到別處，利用各種機會，要回到被驅逐出來的那邊去，再攀登閑空的位置，沖注到地面上來。

太陽隱滅的時候，黃昏的軍隊便排成密集隊，出了隱藏的處所，沈默而且謹慎。他充滿了人家的廊下，門庭，和不甚明亮的梯段；他棄捨了他原有的衣廚和桌子底下的地位，爬在房屋的中

央，坐在窗簾的上面。他從地窖的風孔，或從窗上的玻璃間挨擠出去，到街道上，聾一般的沈默着，他攻擊牆壁與屋頂，又坐在頂尖等候着；安靜的休息，等到紅色小雲在西方漸漸的變了蒼白。

再過一刻，於是那極大的黑暗的爆發便突然起來了，一直達到天上，野獸躲到自己的窠裏，人們逃回家去；那生命正如失水的生物，逐漸收縮以至乾枯。一切的色與相，都流入於「無」；恐怖，過失與罪惡，於是主宰世界了。

當這時候，在華沙的空虛的街上，現出一個奇怪的人物來，頭上帶一個小小的火燄。他急速的在街上走，好像黑暗追迫着他；他在每個燈臺前面暫時停住，點上快活的燈光，他便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每日都是這樣。無論春天在田野上，正將花的芳香薰香了一切，或者七月雷雨正在喧鬧，或者秋風吹着塵埃般的霧氣，散在街上，或者空中飛着冬雪，——一到暮色下來，他總帶着他的小火燄在街中走，點上燈光，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人呵，你從那里出來，又躲在那里，使我們不會知道你的面貌，也不聽見你的聲音呢？你有妻

女或母親，等候着你的回去麼？或者有小孩們，他們將你的小燈放在屋角之後，爬到你的膝上，抱你的項頸麼？你有朋友，可以對他們講你的幸福或失敗；或者總有相識的人，可以說你的每日的事情麼？你有家麼，在那里我們可以尋到你；有名字麼；我們可以呼喚你；有各種的需要與感覺，使成爲和我們一樣的人的一切東西麼？或者你真是無形之物，沒有聲音，也不可了解，只在黃昏裏出現，點上燈光，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的麼？

有人答覆我，說他真是一個人，還有人并且將他的住址都給我了。我便走到那里，問看門的

道。

「那街上點燈的人，住在你們這裏麼？」

「在我們這裏。」

「什麼地方？」

「在那小屋子裏。」

小屋是關着，我從窗間望去，只見靠着牆壁有一張簡單的牀，一個插在長竿上的小燈，點燈

的是不在那里。

「請你告訴我，他的相貌是怎樣的？」

「誰能知道呢？」看門的回答說，聳了兩肩。「我也不很認識他。因為日裏他總是不在家的。」
半年以後，我又走去。

「今天那點燈的在家麼？」

「呵，」看門的說，「他不在，也不會在了。我們昨天已經將他安葬。他死了。」
看門的於是便沈思着。

我打聽了一點詳情，便走到墓場去。

「看墓的，請你指示我，那里是他們昨天埋葬那點燈的人的地方？」

「點燈的？」他覆述說。「誰能知道呢？昨天他們一總運來了三十個死人。」

「但是他葬在最窮苦的人們的葬地裏呢？」

「這樣的來了二十五個。」

「但是他睡在白皮的棺材裏呢。」

「他們運來了十六個這樣的。」

這樣，我沒有見到他的面貌，也沒有聽到他的名字，也沒有尋到他的墳墓。於是他在死後休息着，正同他在生前的一樣：只有在黃昏裏可以看見，沒有聲音，沒有形相，同影一般的東西。

在人生的黃昏裏，那不幸的人類摸索着迷了路，一個被障礙所破了，一個落到深坑裏去了，沒有人知道確實的路；禍患，困苦與憎恨，追逐人們，被迷信所結縛，——那時在人生的黑暗的路上，有點燈的急急的走來，每人都帶一個小小的火燄在他們的頭上，每人在他們的小路上點上燈光；生存着不爲人所知，工作着不爲人所賞；隨後不見了，正如影一般。

燕子與胡蝶

波蘭 戈木列支奇 著

有一天我們出去，離磨房很遠，連磨輪的聲音都聽不到了。

安那採些野花，預備編作花環；我們走的愈遠，伊便尋到愈美愈多的花。

我們採集藍花的野菊，走了好幾里路，而且我們也全不知道這是怎樣又是什麼時候做的。我們久已不會計算時間，或留心這是什麼時分了。我們的時表，已經有一個月，臥在我們的箱子底下了。

在戀愛的會合的時候，有誰去看時表的指示呢？誰又受着自然的撫愛，却用了均勻微小的分子去計算時間，去煩惱他呢？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我們正走向太陽那里去。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梨，步哨似的站着，——在我們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這松林很憔悴而且稀疏；我們能够從他中間很明白的看出村家的黃牆與紅的屋頂。那紅黃的房子引動了我們的興趣；所以我們便走進松樹林裏去，雖然這些松樹也並不討人的喜歡。

有許多樹，正同人們一樣，使人一看便覺得討厭。

松林中間的地上，並沒有遮蓋着一莖的青草。即使青草曾經生長，顯然早已被人的脚步所毀滅了。在樹幹的末梢，想尋到嫩條，也不能够，這些枝條本來在老樹旁邊是常有的。這是一種沒有將來的植物，正如世上的沒有明日的人生。

我們沿着這幽鬱的松林過去，便看見一所大屋在我們的面前，牆上爬着野生的葡萄。靠在牆的一面，是一個小亭，用牽牛花和豌豆所編成的。屋後是園，荒廢着，滿生了罌麥。

這建築中最大而且似乎最重要的，那是極長的馬房，在屋的兩邊，彷彿和他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全體。略遠一點，橫着黃色的稻田。有一重低矮的柵欄，將他從那建築和前面的一小塊空地隔開了。

那柵欄造成一個方角；在斜面的兩半鬪合的地方，裝着大門，高而且寬，那時候正完全的開着。

我們走近低矮的柵欄。安那還不及將伊的絹傘靠到柵欄上去，那黃屋裏有人開門了，走出一個男人來，站在門口，高聲問道——

「你們是往外國去麼？」

我們懂得了。用了彎曲的棒，草草做成的柵欄，原來是比普通田產的境界，更有重大的意義的東西……

這柵欄是分開兩個國民，兩個國土，兩個文明的。

生在柵欄後面的裸麥，所以成爲日耳曼的裸麥；那夾在稻穗中間，藍色的火光一般微微燃燒着的野菊，也便是日耳曼的野菊了。

這也是日耳曼的，便是那風，從那邊吹來，帶着牽牛花的蜜一般的香氣……

安那當然不願意用日耳曼的花，來增飾伊的花環；伊將我們的來意對高聲問話的人說了。

他從容回到屋裏去，但是一定還有十幾雙明敏的雖然不可見的眼睛，正守望着我們一切的舉動。

我們周圍觀望，帶着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是怎麼的？」安那張大了眼問道，「這株稻因為穀子被風吹來，在這里生長，便是我們的；但那千萬株的別前稻，本是他的兄弟們，只因生得遠了一步，便是外國的：這是怎麼的呢？」我竭力的和伊說明，這是完全自然，而且必要的。

「爲什麼呢？」

我只聳一聳肩，也不答話。

我們心裏全爲這分隔的思想所佔據了，我們便轉眼向着天空，去搜尋上面的界線。但天空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我們看那太陽。

太陽也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將他紅面銀裏的翅膀一張一斂的，坐了好久，忽然的飛起，便飛過日耳曼的那邊去了。

他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幾個燕子，預知雷雨將到了，大聲叫着，遠遠的飛翔了一會，也無事的穿過了那境界……

「你看！」安那同小孩一般的得意，叫着說，「那燕子和胡蝶並不承認那必要，便是你剛纔很聰明似的所說的。」

這幾句不注意的話，很使我幽鬱。

「唉，安那，安那，」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麼？——人類是比那輕浮的燕子和沒有思慮的胡蝶更爲聰明的生物呀？」

戈木列支奇 (Wiktor Gornlicki) 據訶勒溫斯奇的波蘭文學史上說，「是在實

證主義文學失敗分散時代（案即近來三十年間）的一個詩人，唯理主義之子，所謂高蹈派的第一顯著的優雅的代表。」關於他的小說，在本年一月號的小說月報上，有王劍三先生譯的一篇農夫和說明，可以參考。

這一篇原名「這是燕子胡蝶們所不懂的。」（*Ktiam ne kompreneas la hirundoj kaj papilioj*）德國巴音博士用世界語譯出，收在所編的波蘭文選（*Pola Antologio*，1909）裏，現在便據這一本重譯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記。

我的姑母

波蘭

科諾布涅支加

著

「但是，姑母！」

「但是，親愛的友利阿，不要無端的使我發怒。而且第一……淑耳加，去……不要不絕的親我的手。」

「但你的手好像專為給人親吻而造的，」我說，仍然不放伊的右手，一面還想去抓住伊的左手，伊却將他藏到衣服的褶疊裏去了。

「阿，怎樣的手指！好像是用白糖做的！而且，姑母，這真是……阿，頰上怎樣美麗的緋紅！」

「去罷，去罷，我的親愛的！你這樣說，可不羞罷！」

「什麼？我為什麼應該羞呢？這豈非都是真的麼？」我這樣說，似乎很從容，其實我正窘極了，立在我的姑母——君士但左普勒微支姑娘，那所極高極狹極白的房屋的主人——的面前，在伊小小的有迷迭香氣的客室裏，牆壁的處女的白色，與窗前茂生的小樹的綠葉很美麗的反映

着舊式的家具，上面罩着白布，挺直的站在牆邊；堅硬而且不殷勤的小椅子，我剛纔坐過一會，彷彿因了我的親密，正抱着怒氣。

君士但左姑娘，大約四十歲，身瘦長而且直，穿着黑衣，優雅蒼白的面貌，梳得很平滑的暗色的頭髮，中間約略閃着銀絲，很像女王模樣。

在這時候，伊端正挺直的坐在硬而且高的椅子上，在伊蒼白的兩頰上，現出煩躁與迷惑的紅暈。淑耳加和芬加在伊的腳邊跳躍而且叫喚；鋪着藍色圍巾的一個筐子裏，睡着那銀毛的巴夫支亞。註一還有最是頑劣，和我始終爲敵的提安加，在風琴腳下咕嚕着說。

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幽鬱。我剛纔得到初次的有利的工作，我——新畢業的一個技師。我不得不遠行，却不知道什麼地方安置我的亞奴耳加，我同伊一年前纔結婚的。

暫時沈默接續着，彷彿豫言沒有什麼好事。我只好決計再開攻擊了。

「姑母，怎樣呢？」我用了最甜美的聲音追問。

註一 此係貓名，其餘三個都是狗的名字。

伊不耐煩的聳肩，答道，「怎樣？沒有什麼。」

「但是，姑母，你知道我不得不去，因為倘若我辭了這公司的契約，我將失却很大的利益和好主顧了。你不答應我這樣一件小事麼？」

「好一件小事，」伊叫道，「收留人家年青的妻子在家裏過四個禮拜。」

「不必四個禮拜，不，或者三個，或者兩個，都難說的。我將趕忙走去，連夜的工作，想可以早點回來。我真是想念着……」

「阿，是啊，我知道這個。」伊說，從那硬椅子的高處望着我，又輕蔑的緊閉了伊狹小的上唇，我故意做出並沒有領會伊對於我的夫婦想念的輕蔑的模樣，竭力請求道：——

「姑母，請你體察。我能將我的小鳥兒獨自拋下麼？伊在這里沒有母親，也沒有親戚……伊將煩惱，想念，哭泣。而且在這個狀態……」

閃電在老姑娘的面上颯的走過了。伊跳下椅子，略側着頭，用伊的白而且細的手指，點着我的胸前。淑耳加，芬加與提安加見了他們主母的攻擊的態度，都大聲叫着直奔向我。巴夫支亞睡

着，喃喃的說。

「是呵，是呵，在這個狀態！」普勒微支姑娘用了得勝的聲調說，彷彿法官能夠從犯人得了招供一般。「在這個狀態！這是你自己的話呵，我是決不……淑耳加去，芬加靜靜的臥着……但是你自己說起來的……提安加不要吵鬧……我終於不能不向你張開眼睛了。我的親愛的，你是不是還當我是小孩子麼？你以為我還不知道，在這個狀態之後是怎樣麼？阿，我的親愛的，我不至於這樣簡單。差不多已有十年，我不復相信你們的鸛，註二……提安加去……和一切別的誑話了。所以我早已決定只能容留那些住客，他們並未有過，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小孩子的……我不承受別的條約……是的，我的親愛的……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了。已有十年了！」

伊說的很快，用了感動而且低微的聲音，略有點顫抖，那面上的深紅直到兩顫顫邊了。

「十年了！這樣長久了！哈哈！但是，姑母！哈哈！我的亞奴耳加……」

「住了，我請求你。」伊很活潑的說。「你又要講什麼獸話了。」

註二 歐洲誑小兒的傳說，五人間的嬰孩係由鸛鳥銜來。

「但是，姑母，關於那鸛的話，如今便是十歲的小女孩，也不相信了。」

「不要再講，不要再說明了。」伊辯白說。「聽了你的話，我的耳朵都乾枯了。」

「他們乾枯了麼？正相反哩！我見他們很可愛的發紅呢。譬如那左邊的，真的珊瑚呀！他引誘我去對他低語什麼哩……」

那老姑娘擎起兩手，到耳邊去，防備我去說話。伊的怒眉緊皺，嘴唇顫抖，眼睛裏射出電光來。在這一刻中，伊顯得很美麗，伊叫道：——

「神啊！你說的夠了。你不要忘記，你是在人家……」

伊止住了。轉眼望着門口，聽着什麼似的。在前房裏，有一種聲響。有人走出去，跑着，又開了到門斗去的門；隨後聽得女人的聲音，和一種小貓似的叫聲。芬加同激耳加大叫起來，豎着耳朵，跑到門檻旁邊。提安加躲在長椅子底下，發狂似的叫喊。

我還不明白，這並未預期的阻隔是從那里來的，那時看門的女人伏折訶伐已經喘着氣跑進客室來。

「主母……主母！」伊說，很感動的急速的喘氣。

「主母……」伊喘不出氣了，舉起兩手當着胸前，過了一會，纔說道，「有人拋下在我們這里……」

「什麼？有人拋下什麼？」老姑娘詫異的問，聲音裏帶着非常的恐慌。

「你問是什麼麼？」伏折訶伐也詫異的答。「這自然是一個小孩了！」

「小孩？耶穌，馬理亞，聖約瑟呵！」君士但左姑娘叫着，絕望的抱着自己的頭，一點也不動，像石頭一樣。

沈默主宰了這小客室了。伏折訶伐站在門檻旁邊，張大了嘴，呼呼的喘氣。我微微的拔我的胡鬚，也不敢動。

「最聖的神母，最聖的神母，」那老姑娘動着顫抖的嘴唇，極微的說。隨後伊鼓勇張開了合着的眼睛，望着伏折訶伐。

「你的確知道是小孩麼？」

「的確？」那女人生了氣說。「我是眼睛的麼？難道我連小孩都不認識麼？謝上帝，我有我自己的……」

「好啦，好啦，請你住口罷！」老姑娘叫着，用手按了兩耳。「阿，慈悲的神呵！——倘若真是小孩，那麼，伏折訶伐你拿了，立刻去還給那母親……」

「是呀，你是對的……還給那母親！」伏折訶伐複述一句，聳起伊的肩膀。「那母親正等着，等人家將小孩還伊哩！」

「唉，我怎麼不幸！」老姑娘呻吟着說。「拿他去放在別處，拿去離了這屋，不要聽他留在這里……」

「姑母！」我說，安靜的看着伊絕望的眼睛。「誰能在這寒天將小孩投出屋外去呢？那小東西或者是餓着，裸體……」

君士但左姑娘全身顫抖了。「慈悲的神呵，慈悲的神呵！」伊低聲說，合着兩手，彷彿是在祈禱。

「主母，怎麼樣呢？收他呢？不收他呢？他叫着哩，可憐的小東西……」

「親愛的伏折訶伐，你去……留住……等着！神呵神呵，請你可憐我！親愛的友利阿，或者你可以收他麼？」

「我麼？憑了聖父聖子的名！我麼？這樣可以使我的妻疑心我麼？我不能，絕對的不能……」
一種慈悲的精神，在前房的門口出現了。我又說道——

「伏折訶伐，神既然將他給你，你須得替小孩怎樣做纔好呢！他又不是一隻小狗，不要任他拋在門口，他或者已經受洗哩……」

「耶穌，馬理亞耶穌，馬理亞！」老姑娘在客室裏跑，彷彿失神似的。「怎樣的醜聞，怎樣的醜聞！全家的人都已经知道。我真要活不過去了！」

伊絕望的叉了兩手畫十字，隨後停住，請求似的向我望着。

我真心的憐憫伊。我說道，——

「姑母，有什麼醜聞呢？這樣的事是各人都會遇見的。姑母，請你安靜！我請求你，我真請求你。」

——拿那客人來！我回頭對伏折訶伐說。因為我看沒有人敢決定怎樣做。我們至少總應該看他一看。」

伏折訶伐出去了，不久便拿進一個小小的包裹來，從包裹裏可以聽出低微的叫聲。

「呵，他已經很大了。」我說，看着那小孩，裹在簡陋但是頗清潔的襁褓裏。「美的小東西！男孩呢，還是女孩呢？」

「友利阿，」姑母叫着，抓住了我的手。「爲神的緣故，我請求你，饒恕我罷！」

「好罷，好罷！」我鎮定伊的處女的恐怖。「這些事於我本沒有什麼興趣的……」

「先生，是男孩！」伏折訶伐得勝似的回報說。「他大約有二十個禮拜了。好小孩！」

我走近那老姑娘，伊離開了我們，躲在屋角裏，發熱似的顫抖着。

「來，姑母！」我說，扯住伊的手。「不要害怕！看那小孩去！這鬼並沒有像人家畫他的那樣可怕。無賴子的小孩倒很有點美麗……」

「我的友利阿，我請求你一件事！你須得揀選更合禮的句子。無賴子的小孩……你不能叫

他別的名字麼？」

「別的？」我大笑說。「很好的提議！我將怎樣叫他呢？馬鈴薯，——或者什麼呢？」

伊緊閉了嘴唇，將眼向着地下。

「來，姑母！來，我請求你。」

伊不肯，但我拉伊過來。伊的腳顫抖了，面上遮着一層火熱的紅暈。

「你看，」我仍然不放伊的手，「怎樣的美的小孩！怎樣聰明的眼睛！他笑着哩……真的，他笑着哩……」

伊站在小孩的前面，止住呼息，張大了眼睛。

「姑母，把他拿在手裏！」我主張說。「只要一刻便好！你就知道，這是怎樣的快樂哩。」

君士但左姑娘很驚惶的往後跳開。伊叫道，——

「不不，決不！」又用兩手遮了眼。

「嘍呀，嘍呀！」伏折訶伐很慈愛的歌唱着，伊已經解去小孩裹着的厚的毛布，將他高高的

舉起，上下搖動起來了。

小孩的確很滿足了，他真心的高聲的笑，舞蹈他的手和腳。

他使客室很熱鬧，他的影投在白的牆壁上，正似一隻大胡蝶。

老姑娘伸着頸子，略略傾側着伊的頭，很好奇的看着那棄兒。伊急速的喘氣，在伊臉上還可以看出一點恐怖來？但是那開着的嘴唇上已經現出甜美的微笑。

芬加，淑耳加和提安加見了這異常的情景，很是詫異，便叫喊起來，各各用了特別的聲音，又圍着伏折訶伐奔跳。

「淑耳加，去！芬加，睡着！提安加，不要吵鬧！」姑娘叫着，將狗趕走了。

我很感謝的看伊。伊現在幫助他了。我便決心將這鐵鍛成……

「伏折訶伐，將那小孩給我！——小同鄉，來呵！」我說，伸着兩手。

「是呵，自然就去！」女人答說，「那麼你可以使他離開我麼？」

伊將「我」字說得很有力，彷彿伊是生他養他的人，而且似乎他是伊的獨有的產業。這略

略使我生氣。

「安心罷，不要怕什麼！不要使他單攻擊我，我於他是沒有什麼危害的！給我罷，我再說……」
我將小孩拿在手裏，他很驚異的莊重的看我，好像是從天上落下來的「小天使」。

「姑母，你看這美麗的小孩！」我說，走近君士但左姑娘。「他怎樣的周圍觀看聰明的小孩！他怎樣大抱他，姑母，我請求你不要害怕！——不幸的，不幸的孤兒呵！」我說，很慈愛的將小孩緊緊的抱住。

在那老姑娘的臉上，分明現出很感動的爭鬪來。伊的兩頰有時紅了，有時蒼白了。垂下的兩手又顯出柔弱與忍從的狀態。

我側身向伊，我的嘴接近伊的左耳，他此刻還沒有工夫變成蒼白。我低聲說：——

「姑母，你將不再擲他出去罷！你將救這個人類，——未來的人……你將抱他在你心口上，將教育他，你將知道母性的甜味，你將充實你的空虛的生活……你將不吝惜給他養料，撫愛與微笑……你將以處女而為母親……你將履行女人的定命……」

伊將頭靠着我的臂膀，用一隻手遮了眼睛，低聲哭了。淑耳加，芬加與提安加忽然覺醒，便狂吠起來，那小孩害怕，也哭了。姑娘仰起臉來，因為哭過還是溼的，然而很安靜。伊說道：

「伏折訶伐，你將狗帶到廚房裏去。小孩害怕呢……」

我差不多想跪在伊的前面了。我充滿着希望，便固執着說：

「姑母，請抱他，抱他！你只要一次，抱他到你心口上，你就會知道，這是怎樣的甜美呵！」

「但是我怕呢，友利阿。」伊低聲說。「我的手抖着……我不會……小孩……」

「姑母，你請坐了我將他放在你膝上……」

伊低了我的話。我引伊到那很高的大椅子上，彷彿是一個懺悔座。我拿了剛纔巴夫支亞墊了睡着的布，將小孩包好，放在伊的膝上。伊想舉他起來，但手勢很拙笨，伏折訶伐見了，氣忿忿的聳起伊的肩膀。

「阿……有這樣的抱小孩的人麼？這邊抱在腋下！是這樣！又用了那隻手……抱在腰下！是這樣！」

伊說着，引導了君士但左姑娘的柔細的手，姑娘微微的笑，臉上紅得如薔薇花一般。

「今天好！」醫生的高大的聲音這樣說。他是鄰居，又是君士但左姑娘的大崇拜者，但是他總不能同伊的幾隻狗講和。

「這是怎的？」他很和氣的說。「世界的末日麼？我沒有看見菲倫加，也不看見披夫那，（他每次總是更換他們的名字）而且我的女士臂上抱着小孩兒，彷彿聖母模樣……」

伊微微的笑，也不伸出手去給他，因為伊不知道抽出那一面的手，比較的沒有危險，——腋下的手，還是腰下的呢。

「阿哈！」醫生搓他的手接着說。「這情景倒有點誘惑我，去跪在這馬槽的前面註三，像聖誕節歌裏的牛或驢子……你從那里得到這美人兒呢？」

「神所賜的！」君士但左姑娘用了甜美柔軟的聲音說。

我起來告別。伊彎身將前額向我，我很恭敬的在額上親了吻。伊低聲說道：

註三 此指路加福音所說耶穌降生，臥在馬槽內的故事。

「將你的亞奴耳加放在我這裡，你不要在那里用工作弄壞了自己，不要趕緊……」

科諾布涅支加 (Maria Konopnicka 1846) 是現代波蘭的女詩人，但伊也做小

說。訶勒溫斯奇在波蘭文學史略裏說，「近代波蘭詩界裏的大人物是亞斯尼克 (Asnyk)

Asnyk)……但這是馬理亞科諾布涅支加，波蘭最大的女詩人，在詩人的豎琴上添了一枝

新絃：便是現代意義的「平民」。從伊的偉大的材能，產生出許多富美的各式的文學作品。

最近的一書，名在巴西的巴爾折耳先生，是一篇平民的史詩，正如密支該微支 (Mikolajewicz)

的泰達思君 (Pan Tadeusz)是貴族的史詩一般。這不但是文學上的一個界牌，而且是民衆教化上的邊境的標柱；他表明國民已經超出階級精神之上，容納平民到全靈堂裏去了。」

凱拉舍克著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卷云，「科諾布涅支加在許多地方，是哲學的，對於古

典世界有著特愛的一個確實的勇敢的人物……伊是女子的苦楚和哀愁的詩人。伊的功

績，是在以民族的全靈堂——饒富其民衆。伊以敘述移住民生活的，尙未完成的史詩在巴

西的巴爾折耳先生引起頗大的驚異……至於故事，則該爾支的旅行記載，尤其是抱了對於南斯拉夫的特愛而作的，但伊也識得諾曼的海岸。詩人之外又爲動人的故事家；也做文學的論說和美文，雖然多是主觀的，而構思敘述却都頗爲奇特。

這一篇小說，從世界語波蘭文選譯出。雖然沒有女詩人的那種特色，但別有一種殊勝的地方，爲別人所不能及。這便是描寫獨身女人的感情的變化。那種細膩優美的描寫，帶着一點輕妙而且有情的滑稽，的確是女性的特長，不是一般男性文人所能容易學到的。我以爲在這一點上，女小說家的獨有的價值差不多就可以確定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記。

猶太人

波蘭 式曼斯奇 著

這在……年；但年代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只要說這事的出現，是在耶庫支克，十一月初，在我到霜雪的首府的一兩個月之後，就夠了。

列氏酒精溫度表已經降到冰點下三十五度。我正恐怖着想念我的耳朵和鼻子的將來的命運，他們纔從波蘭來到這裏，已經屢次很熱烈的反抗了強迫的氣候馴服，現在却又要他們去長時的試驗了。這試驗的原因，就因為我們的植民的一分子，彼得庫爾布，譯名排爾諦伽（意義是笨漢）的，在兩日之前，死在醫院裏了，今天一早我們將去給他盡我們最後的職務，便是埋藏他衰耗的身體在冰硬的土地裏。

我只還等候一個知人，是應許告訴我埋葬的時間的。我等了不少，他就到了，我極仔細的包好了我的耳朵和鼻子，和他們一同到醫院去。

這醫院在那鎮外。

在院子裏，去別的屋宇略遠之處，有一間小屋——這便是死骸室。

便在這房間裏，躺着排爾諦伽的軀殼。開了門，我們進去，裏面的全景，使我們一小隊起了一種悲涼的感觸。我們大約是十人，或者更多幾個；大家都不覺面面相覷了：我們見自己正對着一個冰冷的裸露的實體，是並不遮一些假象的布片的……

在這小屋中，看不見一個桌子和一個椅子，所有的只是被霜刷遍了的牆壁，在鋪滿雪花的地面上，躺着一個一樣雪白的，伸開而且長大的，蓋着一枚罩布的死屍，向空中翹着那凍結的鬍子。這正是排爾諦伽。

死屍是駭人之硬了。我們將他移向門口近些光，使他容易裝進預備好的棺材裏去。

我在白晝的光中，一見除去積雪之後的排爾諦伽的面貌，是使我永永不能忘記的了。那嚴厲的容貌上，印着奇異而且難以言傳的苦痛；在圓睜的眼裏，大的眼珠怨恨似的遠望着肅殺的霜雪的天空。

我們中的一人，見那死人的面貌很使我感動了，便對我說，「那人，——他是一個好人，他永

還是壯健而且耐勞；他常給窮苦人做庇蔭和支柱。但他很固執，像庫爾布家的一切人們一樣：他到他的最後還相信他總能回到那萊夫（鄰近他家的一條河）去。直至臨死之前，他纔知道永不能再到那里的了。」

其時這化石的軀殼已經放在棺中了，並且安在小小的單馬的耶庫支橋上。於是那裁縫的妻子V——是一個富於宗教經驗的人——代行牧師的職務。伊唱起「Ave Maria」來，我們都用了斷續的聲調附和着。此後，這行列便向葬地走動了。

我們很快的走；這冰凍正嚴冽，勒令我們匆忙。我們終於到葬地了。各人都擲一把冰凍的泥土在靈柩上……隨後是鋤頭的熟練的幾下……一刻之後，只有一個小小的新造的土堆，來證明排爾諦伽先前曾經生在這地上的事實了。然而這見證也不能久存——不過只是幾個月。春天一到，日光來融解他，塚便要塌陷下去，和其餘的地面一樣平坦，野草便生在上面。一年兩年之後，這回送葬的人們也將死亡，或者迸散在廣大的世界上；即使生身的母親來尋訪他，伊也不復能在這地上發見一點痕迹了。但是，的確沒有人來尋這已死的人，便是狗也不再問他了。

排爾諦伽曾經知道這情形：我們也知道：於是我們默默的走散，各自回家去了。

葬後的次日，霜雪更其嚴冽了我所住的一條狹小的街道中。看不見對面的屋宇，因為雪花的烟霧密密的布在地上，如雲一般了。太陽已不能穿通這烟霧；雖然那街中並無一個生物，但因為空氣遇着嚴寒，成了極厚的凝結，我便接連的聽到裂雪的金屬聲，牆壁和地面在霜雪中破裂的尖利聲，和悲嘆似的耶庫支人的歌聲，耶庫支的冰凍顯然到了，他將最可怕的北極的寒冷作為兒戲的事。他使人生充滿了不可言喻的恐懼，使生物各自覺得完全的孱弱。他們雖然蹲下，將身子縮作一團，如可憐的小野獸，被一羣壯大善咬的猛犬所窘迫，但他早已明白，那是完全無濟的，這不可感動的讎敵遲早總是勝利的了。

排爾諦伽的影象連續的現到我的心中來，似乎他還活着。我對着已經開手的草稿，坐了一小時，但是不能往下做；我手中的筆也落下了，而且我的亂暴的思想遠遠的飛過雪境和冰霜地上去了。我硬想喚起我的理性來，而竟枉然，我又疊連幾次反覆了醫生的忠告，也枉然了。數週

間以來，我對於這病，這懷鄉病頗能抵禦得住，但現在却覺得全被克服而且沒有精力了。嚮往故鄉的渴望，吞齧了我，而且毫不憫恤的消蝕了我了。

我先前屢次不能抗拒那誘惑的夢想；我今日却竟能做到麼？這誘惑比平時更強，而我却比平時更弱了。

去罷雪和霜，去罷耶庫文克的現實！我擲了筆，在菸草的雲霧的環繞中，我放縱那狂熱的空想去了。

這惡作劇的當真帶了我去了！

我的思想迅速的飛向遼遠的西方去，過了林和野，過了山和河，過了無數的邦國和城市，展布那真實的幻景在我面前：維司都拉河畔是我本國的平原，沒有艱難和人間的辛苦，充滿着美麗與調和。我的嘴不能宣揚，我的筆也不能寫出這幻美！

我看那些黃金的田野，那綠玉的草地，那對我喃喃的說些過去時代的古老的森林。

我聽那波動的穀穗的沙沙的音響；有翼的歌人在林裏的歌吟；傲然的抵抗着風暴的大櫛

樹的密語。

我陶醉了那些香味，是來從香木林中，和那開花的田野的，裝成閨秀一樣清新的深藍的野菊，和春天最甘香的美——天真爛漫的堇花。

……我的各個神經都覺着我故鄉空氣的愛撫，……我感到日光的啓發生命的功能；雖然外面的冰霜軋軋的響得更其猛烈，在玻璃窗外露着牙向我更加威嚇，而我脈中的血流得更加活潑，我的頭熱起來了，被了咒禁似的，我看且聽，我無所見，也無所聞於我自己周圍是怎樣的情形了……

我並沒有見聞，那門怎麼推開了，而且進來了什麼人；我更沒有留心蒸汽的環暈，那是每開一次門，必有許多擁進房間裏，全籠罩了進來的人的。我並不覺得寒冷；他闖進人的居處，帶着一種強橫的，故意的態度。其實，我並沒有見聞，一直到幕地覺得有一個人到我的近旁。我還未看出他來，却無心的發了一句耶庫支的常用的問訊：

[Toch nator?] (什麼?)

答話道：「先生，這是我，是一個賣雜貨的。」

我擡眼看了他。雖然穿的是牛鹿的皮革。我立刻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小市鎮中模範的波蘭的猶太人。倘有人在羅西支或沙爾那克地方見過這樣的一個人，那一見便能認識，無論他穿着耶庫支或巴太戈尼亞的服飾。我一見便知道他。並且已經說過，我當時還是半意識的，幾乎全是機械的發了一句問訊，而這猶太人站在我面前，却並不十分急劇的攪亂我的夢想；所以這對比也還沒有十分的高低。其實我却很愉快。我帶着一種愉快，凝視那熟知的容貌。這時候猶太人的出現，似乎非常自然，因為我的思想和感情這時正在我的故鄉了——在我們的市鎮和小村裏，正住着若干相像的猶太人呢！他所說的幾句波蘭話，在我的耳朵聽了，也很愉快。我很和氣的看着他，一半却還在夢境裏。

這猶太人靜立了片時，忽然回轉身，退到門口，急忙的脫下各樣的衣服來。

其時我纔清醒了，知道我還沒有回答他。那我的伶俐的鄉人，誤會了我的沈默，預備將他的

貨物陳列給我看了，我趕忙給他解釋這錯誤。

我急忙叫道：「朋友，神呵！你做什麼？我不要買東西；我不缺東西用。不要無益的拿出你的貨物來，去罷，上帝祝福你！」

那猶太人便不解開他的貨物了，默想了一會，走近我面前，背後拖着那半解的陀凱（巴音博士世界語譯本注云，*Dochin* 是冬天的外衣，用二皮做成，一前一後。普通用鹿皮，貧人則用牛皮爲之。）並且用了破裂的聲音，急速的雜亂的說：

「對了；我知道你不要買什麼東西。先生，我在這里長久了，很長久……我在昨天以前，並不知道你已經來了。你是從華騷來的，不是麼？昨天他們纔對我說，你到這里已經四個多月了。我不會早知道，這是怎樣可惜的事呵！我便應該早已來過了。我今天尋你足有一點鐘，先生；我一直走到鎮的盡頭，——並且，寒冷又這樣的刺人，——結鬼拿了去……先生，倘你應許我，——我不多煩擾你的……只有幾句話……」

「你有什麼央我的事麼？」

「我只有有一點閒話要同你說，先生。」

這回答並不使我驚奇。我遇見過各樣的人，其中也有猶太人，他們的來訪，便都只爲要和從他的故鄉出來的人，說「一點閒話」。那些人們，所愛好的有各種各樣的事項，這中間最多的是簡單的好奇者與饒舌者，只爲探問他們的親族，也有些政治家，而其中很有許多是彷彿全然瘋狂了的！但這些人們，政治究是一種特別的嗜好，所以現今聽了客人的志願，我又重複說，這並不使我驚奇。我雖然極願意將這件牛皮袍難聞的氣味，從速拿出我的屋外面去，但我却很和善的請他脫下外衣來，並且請他人了坐。

那猶太人分明很喜歡。他即刻傍着我坐下，而我現在也可以更切近的看他了。

猶太種人各樣的特徵，都總結在傍我坐着的那人的臉上：這碩大，微彎的鼻子，和窪下的鷹眼，老胡瓜色的楔狀的鬚鬚，低下的前額，生着濃密的頭髮；這一切，那來客便無所不備的。但是，他並不使我不愉快，這大約是因爲在他憔悴的面貌上，能够看出一種真誠的坦白和好意來。

「請你告訴我，你從那里來，名叫什麼，你在這里做些什麼，並且你爲什麼要來見我呢？」

「先生，我是盧巴耳妥天來的斯魯爾。你也許知道這地方——離魯勃林很近。是的，在我們那里大家都以為相去很遠，先前我也這樣想，但現在——」他用力說道，「我們知道盧巴耳妥夫與魯勃林是很近的。」

「你在這里長久了麼？」

「很久；幾乎三年了。」

「那卻算不得很長久；有在這里住到二十多年的，我曾經在路上遇見一個從維爾那來的老人，他在這里將要五十年了。他們纔真是很久了。」

但這猶太人遮斷我說：「他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這里已經很久了。」

「時光在你顯得如此之長，你在此想必只是一個人罷？」

「阿，不的，和我的妻和一個孩子——我的女兒。當我動身的時候，有四個小孩；但是，那可怕的路，上帝保佑我們，我們足足走了一整年！你知道罪人在西伯利亞的路程是怎樣的……三個孩子只在一禮拜裏都死了，——彷彿是就在——三個孩子……說說是容易的……至於埋葬

他們的地方都沒有，因為那里並無我們的葬地……我是一個呼式忒派的，」他輕輕的說，「你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先生……我是嚴守法律的……而上帝罰我有這樣酷……」

他在深的感動裏，默然不語了。

我想用幾句話來慰藉他，我說：「我的朋友，——在這樣的境遇裏，人不能再論這些區別了；到處的地都是神的。」

而這猶太人受了火傷似的，直跳起來了。

「神的？怎麼是神的？什麼是神的？你在怎麼說？這是狗的地！吓！吓！神的？你莫說，你羞罷！神的地，永不溶解的麼？這是被詛咒的地！神不願意人們住在這里倘他願意，他不會是這樣的。被詛咒的，下等的是這地！吓！吓！」

他四處吐着唾沫，頓着腳，他閉着嘴，緊捏了手指，恐嚇那無辜的耶庫支的土地，又喃喃的說着猶太的詛咒，後來用盡了力氣，便倒在我近旁的椅上坐下了。

一切被流配的人，不論宗教或民族的如何，都不喜歡西伯利亞；但這狂信的呼式忒派人，却

只能從靈魂的最深處涌出憎惡罷了。我守候着，待他的平靜。曾在嚴厲的生活學校（譯者按此指世界）裏受過教育的這猶太人，即便定了神，鎮定他的感動；過了一刻，當我含着疑問的注視他眼睛的時候，他即刻回答我說：

「請你寬恕我；我並沒有對人說過這些事，我在這裏能對誰去說呢？」

「這裏沒有猶太人住着麼？」

「猶太人麼，先生？他們不是猶太人，他們和這裏的住人沒有分別；沒一個嚴守法律的。」

我怕他從新發作起來，所以不聽他說完，決計改換談話的方面，便簡短的問他，他現在要和我說的是什麼事。

「我想知道我們那里的情形，先生，我在這裏這許多年了，但是我還沒有聽到過那里已經怎樣。」

「你問得有點含糊，我不能一下子就告訴你。我不知道你關心的是什麼事，——許是政治罷？」

這猶太人不開口。

我斷定現在這來客也如許多別人一樣，是關心政治的；雖然他們還不曾知道這名目。我便開手，講那反復背熟的刻板似的一段話，關於歐洲和我們自己的政治情形的。但這猶太人却很不耐煩的將我打斷了。

我問他說：「那麼，這事於你沒有趣味麼？」

他很率直的回答：「我是從不想到政治的。」

「阿，現在我明白你的來意了！你願意知道的是猶太人現做什麼事，和貿易怎麼樣罷？」

「他們自過比我舒服得多。」

「是呵。那麼，你是要知道我們那里生活費是否很貴，市價怎樣，牛酪和肉之類是什麼價錢罷？」

「那於我無用，因為即使在那里更其便宜，這里却一點都得不到的。」

「這也不錯；但是鬼叫你要什麼事的呢？」

「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你看，先生，我常想……我這樣的想……那理夫加（這是我的妻的名字）問我說，斯魯爾，你爲着什麼事呢？我怎麼能告訴伊，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着什麼事。」他又添上一句道，「也許有些人要笑我罷？」於是悚然的向我看看，看我是否也笑着。但我並沒有笑他。我對於他覺得很有興味了。明明有一些事，使他受苦——這原因他不能知道，又不能用言語來表明，因爲他的話又講得很拙笨。想幫助他，請他不要忙，我的工作是不急的，我們可以談話一點鐘等等的話，安了他的心。這猶太人將眼色表示了謝意，略想一刻，便這樣的開談了：

「你什麼時候離開華騷的呢？」

「照俄國曆計算，在四月底。」

「那時候，那里是冷，還是熱呢？」

「很熱，我當初是穿了夏衣走的。」

「熱麼？但這里——是那冰凍呵。」

「你已經忘記了那里本是這樣的麼？總之田是四月裏下種，而且各樣樹木都是綠的。」

「綠麼？」斯魯爾的眼裏閃出喜悅來。「是了，是了，綠的——但這裡——是那冰凍呵。」

現在我纔知道他到我這里來的緣故了。但是，要確實的知道，所以我便不開口。這猶太人却活潑起來了，他說道：

「先生，請你告訴我，我們那里可有這個，現在我已經忘記了這是什麼名字；我已經忘記波蘭話了。」他慚愧的申明，彷彿他曾經知道似的。——他是白的，像豌豆花模樣，但並不是豌豆；他在夏天，繞了房子生長着，有很長的榦子……」

「菜豆麼？」

「是菜豆！菜豆！菜豆！」他自己說了幾回，似乎要將這名字永遠印在記憶上。」

「在我們那里，這東西本來很多的，但這裡却沒有麼？」

「這裡麼！我三年來沒有見過一莢。這裡的豌豆正像那些，我們只給……只給……」

我幫他說，「給豬吃的。」

「是啊，在這里是用磅稱了買，並且還不是常常能夠得到的呢。」

「你愛吃菜豆麼？」

「不，也不很愛，只是我常常想念他們。他們生在屋周圍像灌木一樣的時候，可不好看麼？但這裡是沒有的！」

他又說：「現在，請你告訴我，那種灰色的小鳥，在那里冬天，是不是還有，——是這樣的——」
他用手比着大小，「他們的名字，我也忘了。先前我在窗面前祈禱，常看見他們非常之多，這小東西是聚成一大堆的。但在那里有誰去留心他們呢？你知道，先生，我那時總不信我會要想着他們！但在道里冬天，連烏鴉也飛去了，你怎麼還能夠看見那樣的小鳥呢。他們不是的確在我們那里的麼？他們還在那里麼，先生……」

我這回不再回答了。我知道這老猶太人狂信的呼式忒派人，懷念故鄉，正如我一般，我們兩人是患着相同的病。這患難朋友的意外的發見，使我受了極深的感動了，我拉住他的手，問道：「那麼你要和我來說的，便是這些麼？你並非想着人們，和你的不幸的運命，和抓住了你的

窮苦；你却只渴仰着那日光，那空氣，和你的故鄉麼？……你只想念着田野草地和森林，和住在其間的，在你可憐的生涯中再沒有時候可以相見的這些居者麼？到現在，這些美麗的景象將要從你的回想中消散了，你只怕這荒涼圍繞着你，到來了無限的空虛，並且掃蕩了你所寶貴的記憶麼？你要我給你喚回他們，使他們復活過來；你要我告訴你我們的故鄉的情形麼？……」

「阿，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那便是我所以來到這裏的事了，」他捏住我的兩手，很愉快的笑，如孩子一般。

「聽哪，兄弟！……」

我的朋友斯魯爾，很貪婪似的聽，張着嘴唇，眼光釘在我臉上；他用了這一種神情激發我，鼓舞我；他奪取了我說出來的言語，很渴的吸飲下去，直放在他那熱的心底裏……我分明知道他將我的話藏在那里了，因為當我講完了我的故事的時候，他便悽苦的呻吟道，「O wohn mir! Wahn mir!」(悲哉悲哉。)他那紅黃色的鬍子顫抖了，大的純淨的眼淚，很快的滾下他悲慘的臉來……這老猶太人坐着號哭了許多時，我也和他一同哭……

自從那天以後，許多水流下那寒冷的倫那河，但許多人的眼淚，也流過受苦的兩頰了。雖然這事遇見在多年以前，但在寂寞而且不眠的夜裏，排爾諦伽的那雕像一般的面貌，帶着無量的悲痛，常常現到我面前，同時也一定看見斯魯爾的面貌，——黃色打皺的面貌，眼睛裏滿着清淨的淚，當我更加注意的凝視這夜間的幻象的時候，我彷彿看見猶太人的顫抖而且蒼白的嘴唇正在動彈，聽得他低聲說：

「阿耶和華，你爲什麼對於你的一個最誠信的兒子，罰得這樣酷呢？……」

「亞當式曼斯奇 (Adam Szymanski) 的散文小篇，有西伯利亞流人的歌的幽鬱。」

(訶勒溫斯奇波蘭文學史略第五章)

「式曼斯奇也經歷過送往西伯利亞的流人的命運，是一個身在異地而向祖國竭盡渴仰的，抒情的人物，從他那描寫流人與嚴酷的極北的自然相抗爭的小說中，每飄出深沉

的哀痛。他並非多作的文人，但每一篇出現時，在波蘭却以多大的同情而被容納。」（凱拉舍
克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卷）

關於式曼斯奇的事迹，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這一點，這篇小說收在英國般納克女士所譯的波蘭小說集中，原名盧巴耳妥夫來的斯魯爾（*Spisł from Lubartow*），序文有云，「此篇在式曼斯奇的西伯利亞小篇中，普通被人推為最動人之一。他的著作從個人經驗而來，因為他自己也被流放在西伯利亞有許多年。」

這篇依據英文本譯出之後，因為巴音博士的世界語波蘭文選裏也有這一篇，所以由我校對一過，發見好幾處繁簡不同的地方，決不定是那一本對的。我知道魯迅先生有德譯式曼斯奇的小說集，所以便請他再校，當作第三者的評定。他的答信裏說，

「所寄譯稿，已經用洛普商斯奇的德譯本校對一過，似乎各本皆略有刪節，現在互相補湊，或者可以較近於足本了……德譯本在“*Deva-Roman-Sammlung*”中，也以消閒為目的，並非注重研究的書，只是譯者亦波蘭人，通原文自然較深，所以勝於英譯及世界語

譯本處也頗不少，現在即據以改正；此外單字之不同者還很多，但既以英譯為主，便也不一
一改易了……」

這篇猶太人，我們能夠得到三種譯本，互相比較，作成漢譯，希望他或能近於足本，對於
著者及讀者可以略少疚心，這是我們所很歡喜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周作人記。

戰爭中的威爾珂 一件實事

勃爾格利亞 跋佐夫 著

人取他入營的時候，他藏在草料閣上的乾草裏……年老的父親往鎮裏去了，爲的是央求官府，不要取威爾珂註一去，因爲他是獨養子，沒有人能理生計，飼牛和布種的了。

留在家裏的只有年老的母親，是須得打發開那些問起威爾珂的人的。

「巴巴註二維陀……叫威爾珂來！他應該上鎮去……他是豫備兵……他須得抗鎗……」

克米德註三對伊說。

「威爾珂沒有在家，我的小兒子。註四」

註一 *Волк*，勃爾格利亞人的名字，和益爾伏忒與塞爾比亞的 *Волк* 相同，意義是狼。（俄文稱狼爲 *Волк*，

波蘭文是 *Wilk*。）

註二 *stary*，斯拉夫語，意義是老人。

註三 *kniet*，意義是村長。

註四 斯拉夫種人相稱，幼的對於老的常是父母或祖父母，長的便稱他爲兒子之類，不必定是親屬。

「母親維陀……威爾珂大概是躲了罷……」經過門旁的豫備兵們問說，
「沒有，小兒子……我藏他在那里呢……從前天起，我便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不是廢物……你們都知道他……」

但此時來了伊凡摩利希維那，是預備兵的指揮者。他從頭一直武裝到腳。人知道他是一個狠毒的人，全村的人們在他面前都發抖。

「祖母……倘若威爾珂在明天早晨我們開拔之前，還不來入伍，我一捉到他，立刻給他一百棍……你要記取……」

「但那是爲什麼呢……你們尋到他，就立刻打死我……他不是一個廢物！你不知道麼……」吃驚的母親維陀喃喃的說，而且掛念着坐在草料閣上的威爾珂。

「用骨櫻樹做的棍子一百下……一下也不能少……」伊凡重覆說，走了。

那威爾珂呢……他熱病似的抖着，從他自己挖在屋頂上的窟窿裏，窺探着他。他聽到了可怕的摩利希維那的恐嚇，而且更加害怕了。

他趕緊溜到頂篷上的一個角落裏，爬向乾草，自己埋在這裏面一直到勃頸，他這樣的等到夜。

第二日一清早他從罅隙間往外看：村的空地上站着一羣豫備兵，都是他的夥伴，都高興，都穿制服，而且他們用秋花裝飾着的帽子上，在太陽裏耀着小小的金獅子……他們嘴裏銜着黃楊木的小枝條，他們也用這飾了鎗口……子彈，珍珠一般的排着，交叉在他們的胸前……而且掛在他們身旁的鐵葉的水瓶，又安排得怎樣好……太陽反射在這上面……

寂靜籠罩了全羣。豫備兵們成了行列對着他的小屋子走。

伊凡摩利希維那從酒鋪子走近這邊來。他戴一頂帽高得像一條烟囪，這旁邊插一支白羽。他在隊前面站住，向他們說了幾句話，用手做一個信號……他們便緩緩的動作了，一律，整齊，而他在他們的前面。他們之後，在雜色的一大羣裏，是親屬和朋友，來和他們作別的。歌是大聲的唱起來了，很響亮……

威爾珂傾聽着……他聽不飽這甜美的音節……而且歌將他的聲調瀰滿了全村落……，
天空和森林……

他們走了……消失了……

風時時送給他在空中反響的歌的聲調來。

這真是戰爭的一點妙處呵！……

糊塗威爾珂的心在胸膛裏發了抖……他向下邊看……從上到下滿是塵土，掛着乾草和
蛛網……圍住他的是渾濁的氣味，黑暗，鼠子弄剩的零星……有幾處，從罅隙間射進些微的太
陽光線來……所謂偷偷的光亮……

而那邊……開闊的平野，明朗的天，照耀着純淨的太陽……谿澗裏的流水潺潺的響，鳥雀
自由的騰上天空中……而他的夥伴向着碧綠的曠野裏開步走而且歌唱……

沒有多想，威爾珂從閣上的四方口溜進房中，在壁上抓了鎗，走過牛棚，撫摩了花牛，在那額
上的星點上接了吻，不使母親看見的跳過籬笆，便奔向平野去，彷彿有人追趕他似的。

豫備兵們開步走而且歌唱……他們的刺刀在太陽下電光一般閃爍……他們的軍旗像張開兩翅的大鳥似的飛揚……

衆人之前走着伊凡摩利希維那。他時時轉過身來，發些號令，於是又和他的大帽子向前大踏步的走。

威爾珂追到他們的時候，歌沈默了，隊伍解散了，大家叫喊起來，因為威爾珂一光降，各人都得了願意的人了。

「烏瑪利丹……烏瑪利丹……你怎樣了……你是怎樣的一個英雄呵……你究竟先在那里呢……」這一部分大聲說。

「烏瑪利丹來了……」別一部分叫道，——「現在我們不怕什麼了，而且要俘虜蘇丹哩！……」

「開步走……開步走……而且高興罷……開步走……開步走……君士但丁堡是我們的……」

豫備兵們都歡笑而且納罕的，看着烏瑪利丹的威爾珂，在他身上有幾處還掛着蛛網。
威爾珂紅了臉，也不作聲。

伊凡摩利希維那微微的笑，但他便即皺了額，鋒利的叫喊道：「够了，這够了……你們爲什麼這樣笑？……好，威爾珂！……開步走……」

預備兵們又成了行列向前走。

但在他們過第一個土岡以前，人已經將烏瑪利丹的威爾珂改稱「少尉」了。

晚上，他們到了菲列波貝爾。

人使他們歇在飢餓之野的新營裏。

第二日早晨，兵官來巡邏，聽過摩利希維那的報告，去了。

這於威爾珂都適意：有肉的湯，新的兵外套和伙伴和軍歌和愉快，——一切，只要是心裏所希求的。他慣熟了新生活，同化了兵們的習慣和言語……他早沒有一點再像先前的威爾珂了。

人來點名。

「有！」他儘力的叫，其時挺直的像一條絃，而且從從容容的一瞥長官的眼。別的人戲弄他。

「威爾珂……」伊凡摩利希維那大聲說，他已經任爲軍官了，——「你將帽上的小獅子綴顛倒了……野東西……」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註五」而且威爾珂很尊敬的看一看他的長官。每瞬間都到來新兵的輸送，是分給預備兵去教練的。

威爾珂分到了大約十個村人和五個市人。伊凡摩利希維那對於一個市人有些反對而且可怕的苛待他。

他現在尋到報警的機會了。

註五 到塞爾比亞戰爭時，就是到俄國軍官的解職時爲止，兵們都用俄國式尊稱他們的長官。現在是他們只說：中尉，大佐之類。

「威爾珂……」他將他的下屬叫到旁邊。

當威爾珂傍他站着的時候，他問，這時他用眼睛睜着站在隊伍裏的新兵：「他們服從你？……」

「他們服從，您勃拉各羅提……」

「你看見那邊的那一個大個兒人麼？……」

「我看見他，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個狗子……這是……你懂麼……好好的留心着……不准他動一動……倘若他走得壞，給他一脚……他看得不直，便一拳打在狗嘴上……不要寬容他……前面去，給我能看到……」

「遵命……」

威爾珂回到他的新兵那里，少尉也背向了市人了。

威爾珂理會不得，何以少尉只吩咐打那大個兒人。村人中却有幾個是練習的獅兒，按着號

令，那大個兒走得最好。少尉大人不是錯誤了麼？他的頭腦不能捉摸這事，但自從那時以來，不知什麼緣故，他在這大個兒人之前自己覺得慌張了。

晚上，摩利希維那叫他到官房裏。

「威爾珂，對那驢子究竟怎樣了……？」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他那狗嘴腫了麼……？」

「一點沒有，您勃拉各羅提，他的事做得很合法……。」

少尉蹙了額。

「聽着，你是一匹駱駝。明早操練的時候我來……無論他怎樣，你便在我的面前將他大罵否則鬼捉你……！」

威爾珂悚然的去了。

他覺得，自從那少尉陞遷之後，更加壞了，到末後……誰知道呢……這大約是這樣的風氣。

……
次日早晨，少尉到操練這里來，額上帶着一道很深的皺。

威爾珂覺得滴下冷汗來。

剛發首先的號令：「一，二！」威爾珂便立刻走向大個兒人，拉住他的制服，喊出鈍的，低微的聲音來，似乎是出在地底裏：「請……您……！」

此外他不能再說了，他單是哀求似的看着大個兒。

幾個兵，是市人，不由的微笑起來，當他們看見威爾珂的可憐的地位，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在天上還在地上的時候……

摩利希維那憤然的咬了牙，青了臉，跳向威爾珂并且打在他臉上，至於他鮮血直涌出鼻子來。

這使軍官更加暴躁了，他喊道：「威爾珂……二十四小時的禁錮……沒有麵包……！」

威爾珂的罰是嚴重的。

他哭了一整夜。他全走進他的憂愁裏了。他記起他的母親，那伊如果想到他，便在那里歎歎的……他的父親，那兩腳已經不能做吃重的工作的……棚裏的花牛，那此時正在四顧，看威爾珂來撫摩他與否的……他想的很久。雄雞啼到第三回，最初的黎明開始了，暗暗的進了小窗子……全營立刻醒來，懲罰的期間過去了，他又去操練……而且又看見野少尉的鬢鬢的臉了。不……他今晚便跑開這里，只要一昏暗……出什麼事，出來就是……

雖然，威爾珂却並不能實行了他的計畫。人將伊凡摩利希維那調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而他的位置上來了一個有理的像人的軍官。

於是威爾珂留着。

第一個軍官即刻看出了威爾珂的能幹，他的服從和心的簡單來。有一天，他當着大隊之前，因為一件任務的好成績，大聲的稱讚他。

「好，威爾珂……你是一個勇敢的漢子……我希望大家，都像這樣的兵士，像你似的……」

威爾珂彷彿覺得，他有如回了天堂了，從這刹時起，他就準備定，只要有長官的一個眼色便拚死。這使他活潑起來了，而且他又開始問那伙伴，是否立刻便有對於土耳其人的戰爭，他有這樣的興致，要用他的刺刀刺死幾個土耳其人。他日見其好戰了。

「威爾珂……你在戰爭中真要打死一羣土耳其人麼……」他的伙伴惡意的問他說。

「他們的娘要哭他們……」

「你怎樣打死他們呢……你實在還沒有戰爭過……」

「什麼……我……」激昂的威爾珂回答說，他走到旁邊，緊捏了鎗，——看一看，用刺刀向空中便刺。

大家都躲閃，因為這赫怒的威爾珂，是真會將人刺在那刀尖在日光下發閃的刺刀上的。不意中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轉過去。

他面前站着他的長官，而且一半微笑一半嚴厲的對他看。

威爾珂挺直的站着，羞得沒有話。

「我願意看見你對着真的敵人也有這樣勇……」長官說。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日（舊曆，即新曆的十五）人將全團運到飢餓之野去，並且排了隊，不久，團長騎着馬到來，曉諭大眾，說那米蘭，那塞爾比亞王，對勃爾格利亞宣告了不合理的戰爭，以及當晚這全團便向野外進軍去對仗，防守祖國的邊疆。

爲了同塞爾比亞開戰而起的，首先的無意識的快樂之後，（普通的高興是威爾珂也有份的）威爾珂的頭裏起了大擾亂了。他捉摸不到兩件事：第一，塞爾比亞何以倒不向那又壞又非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去出兵呢，此外，是人要到塞爾比亞，渡過海去，不可怕麼？……

然而他沒有工夫，打聽這些事了；大家滿手都是事，這邊那邊的跑而且忽忽的集起東西來，

因爲都要上火車去。

車站上塞滿了人……母親們哭着和兵們別離……女兒用樹葉環繞他們的帽……另外的人又用松柏枝插在鎗膛上……單是和他作別的沒有人……沒有人訴說，說他出征的事……熱情抓住了他，但沒有時候了；他們要歸隊，音樂演奏起來，大眾訣別他們，高叫一聲「呼而啦！……」而且列車走動了。

自兩天以來，蘇飛亞的曠野，已經被在高峻的連根震動的密朶式山發出反響來的炮聲轟得煩厭的了……山將他憤怒的頭角包在濃雲裏……

舊蘇飛亞，註七勃爾格利亞的首都，也一樣的恐怖……市街上是紛亂和擁擠……市街上是哀愁……而且人心——悶悶的。

註六 *Илина* 是歡喜或激勵的喊聲，或者意譯作萬歲，不甚切合，現在就改爲音譯。

註七 *Sofia* 勃爾格利亞語的 *Sredece*，就是羅馬的 *Ulpia Sredea*。

白旗綴着紅十字的到處飄揚，市鎮變成一所醫院了，車子載着傷兵不絕的到來……而且從戰場上又永是傳來暗淡的消息……大炮聲愈加逼近，愈加怕人，空氣激蕩了，玻璃在窗戶上發着抖……

蘇飛亞後邊，在斯理夫尼札這方面，大道全被軍人掩得烏黑了，他們來從羅陀貝爾沼澤的內地，從黑海和白海註八的沿岸，從多瑙來的這些英雄們，他們將黑夜做成白天，他們一面走一面睡，他們沒有一點食物到嘴裏，而且這於他們是很適意的！

你聽到麼……他們還唱歌當作大礮的轟聲的答話，雖然他們直到脣邊都濺滿了泥汗，只有他們的鎗發着閃，而歡喜却主宰了他們的心……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看他們，談論他們，期待他們什麼事，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爲他們禱告。

向西方望過去，只見滿路是拿着插上的刺刀的步兵……鐵的車輪軋軋的響……他們曳着沈重的大礮和彈藥車……倘他們一躲閃，困倦的騎兵便將他們濺上了泥汗……但是如何

奇特的騎兵呵！……三個人騎在一匹馬上，正如拉兌茲奇的兵，當他們馳向式普加去戰爭，幫助民軍的時候似的。註九

現在斯理夫尼札是第二式普加了，多一個兵一粒彈——便能救得祖國，……我們的英雄們都知道這事，而且上帝所以將鐵一般的力量和不可見的羽翼給他們……

在一小時之前，斯理夫尼札後面的全線上，激起了可怕的戰鬥。三日以來，已經是大礮不住的怒吼，而且千萬的鎗彈噼噼着的了。濃密的青色的煙霧罩着戰場，不肯收斂了去。

敵人的集合的車壘從各方面奔突進來，又到處退了回去。前天他們比我們強三倍，昨天強兩倍，今天是勢力相等了。

戰爭在左翼發作起來了，在中軍，以及在右翼，這是我們的威爾珂就在裏面的。他戰的以一當十，很駭人。

註九 俄土戰爭時，曾在式普加大戰。拉兌茲奇是此時和民軍反抗土軍的人。

那堵山，勃爾格利亞人從這里射擊出去的處所，昨天是屬於塞爾比亞人的。經反抗襲擊之後，我們的軍隊將塞爾比亞人從這陣地上逼走了，——敵人退到對面的土岡上，是他在夜間築了堡壘的地方。……他向我們四面用了火來，又用鎗彈的雹霰來震動比塞爾比亞較低的我們的陣地，……塞爾比亞人是看不見的，……在煙霧裏，這邊那邊的出沒着黑帽的尖頂，而剎時都又消滅了。

時間經過了，戰鬥永是繼續着。每瞬間升起塞爾比亞人堡壘的那可怕的火來。

我們的隊伍節省子彈，不再徒然的來開鎗，他們等候着號令「前進！」以用刺刀去回報那射擊，……其時我們的少年靜聽着鎗彈的唿哨，或者那打在地面的鈍滯的聲音，……我們的大礮一發響，他們便將眼光跟着榴散彈而且吶喊道「呼而啦！……」倘若這礮火命中了的時候，只有威爾珂一個人沒有停止開鎗，……他一個人定規的回答敵人，因此大抵的鎗彈都落在他的四近。大半是這事使他發怒，就是從昨天早上起沒有一點食物到過嘴裏，……因為這不住的火，麪包是不能運到堡壘的了。威爾珂的臟腑抽得如一條蛇的圓圈。他在牙齒間咒罵而且永

是接連的射擊……

然而——飢餓克服了市鎮……

威爾珂站起身來，伸直了，並且開手向戰友的背囊裏去搜索，看可能發見一片麪包……他全沒有一回聽到鎗彈的唿哨，那永是稠密的落在他四近的。

「你伏在地面上，烏瑪利丹……」衆人都嚷，因為吃驚着威爾珂的魯莽。

但威爾珂默着，站直了，又彎下去，遍摸所有的衣袋……他終於尋到一片霉了的餅乾，於是

他站得挺直的咬進去，對抗塞爾比亞人……一粒鎗彈帖近了他的嘴直飛過去，將那餅乾帶得很遠了……

這是塞爾比亞人的一個大錯：他使威爾珂狂怒了……爲懲罰他們起見，他將臂膊擎在空中，並且用了死力叫喊起來道：「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百數顆鎗彈攢着這狂怒者呼呼的響……威爾珂不害怕……「天使保佑無罪者」——

諺語說……戰友相信，威爾珂是發了瘋了，但他們不能反對他，而且躺在地上跟着威爾珂的號

令吶喊道：「呼而啦……」

隊的指揮官惴惴的看威爾珂的無畏；但說齣戲是每瞬間都能變成悲劇的，而威爾珂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兵……

「威爾珂……伏在地上……」軍官命令說。

但他似乎聾聩了，威爾珂只是不住的向塞爾比亞人揮着臂膊而且叫喊：『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而且躺在地面上的伙伴們學着他的說：「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希奇……這憤怒的狂度是傳染的，威爾珂的叫喊延燒了衆人的心……幾個人起來了，因為要照着威爾珂做……現在他是真的指揮官了。

排長將額蹙成皺襞，命令的叫道：「烏瑪利丹，我命令你……伏在地上……大家都伏在地上……我不願無益的犧牲！」

「您勃拉各羅提……」威爾珂第一回說——「他們逃走了……呼而啦……」

指揮官起來，用他的望遠鏡去照看塞爾比亞的陣地。

而且真的……塞爾比亞人逃走了……從這喊聲「呼而啦」上，他們推想，以為勃爾格利亞人攻進來了。

二十分時之後，勃爾格利亞軍占領了高的塞爾比亞的陣地並沒有開一回鎗。

威爾珂躺在醫院裏三個月，因為左臂上一個傷，是他在札里勃羅特所受的，左手從此以來於工作便沒有用。他以後還是在戰地一般模樣，而且永是成了這樣的威爾珂烏瑪利丹夥伴們仍是玩笑的稱他「少尉」，雖然他們忘不掉，他便是，在斯理夫尼札占領堡壘的一個人，他也並沒有忘記這件事，他每遇機會便講他戰爭的回憶。

倘若兵營是兵的學校，戰爭便是他的高等學校了。而且——事實上——威爾珂知道了領解了許多的事物，只有一件，這簡單的農夫不能懂：人為什麼和塞爾比亞人打仗呢？

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對於這膚淺的幼稚的問題，立刻給我們一個準備妥帖的回答……

然而我覺得，正如在我們這里一樣，在我們的鄰人那里也有百千的簡單的農夫正如威爾珂的，直到現在，還不能懂得爲了誰，這戰爭是必要而且不可免呢，因爲他們是只用得着及時的太陽和雨澤的……

簡單的頭腦！

勃爾格利亞文藝的曙光，是開始在十九世紀的，但他早負着兩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凶橫，一是希臘舊教的錮蔽。直到俄土戰爭之後，他纔現出極迅速的進步來。唯其文學，因爲歷史的關係，終究帶着專事宣傳愛國主義的傾向，詩歌尤甚，所以勃爾格利亞還缺少偉大的詩人。至於散文方面，却已有許多作者，而最顯著的是伊凡跋佐夫（Иван Вазов）。

跋佐夫以一八五〇年生於梭波德，父親是一個商人，母親是在那時很有教育的女子。他十五歲到開羅斐爾（在東羅馬尼亞）進學校，二十歲到羅馬尼亞學經商去了。但這時候勃爾格利亞的獨立運動已經很旺盛，所以他便將全力注到革命事業裏去；他又發表了

許多愛國的熱烈的詩篇。

跋佐夫以一八七二年回到故鄉；他的職業很奇特，忽而爲學校教師，忽而爲鐵路員，但終於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時，他爲軍事執法長；此後他又與詩人威理式珂夫（Лермонтов）編輯一種月刊曰科學，終於往俄國，在阿兌塞完成一部小說，就是有名的輓下，是描寫對土耳其戰爭的，回國後發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學叢書中，不久歐洲文明國便幾乎都有譯本了。

他又做許多短篇小說和戲曲，使巴爾幹的美麗，樸野，都湧現於讀者的眼前。勃爾格利亞人以他爲他們最偉大的文人；一八九五年在蘇飛亞舉行他文學事業二十五年的祝典；今年又行盛大的祝賀，并且印行紀念郵票七種：因爲他正七十週歲了。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舊文學的軌道破壞者，也是體裁家（стилист）勃爾格利亞文書舊用一種希臘教會的人造文，輕視口語，因此口語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話，又善於運用白話的人。託爾斯泰和俄國文學是他的模範，他愛他的故鄉，終身記念

着，嘗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樹下，聽得一個英國人叫道：「這是真的樂園！」他答道：「Sì，我知道一個更美的樂園！」——他沒有一刻忘却巴爾幹的薔薇園，他愛他的國民，尤痛心於勃爾格利亞和塞爾比亞的兄弟的戰爭，這一篇戰爭中的威爾珂，也便是這事的悲憤的叫喚。

這一篇，是從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譯本勃爾格利亞女子與其他小說裏譯出的；所有注解，除了第四第六第九之外，都是德譯本的原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二日記。

乞丐

愛爾蘭

丹綏尼

著

沒有幾天之前，我在比加提利走路，正想着兒歌，而且惋惜古老的傳奇。

我看見商人走過，穿戴着黑的長衣和黑的帽子，我便想起兒歌的史書上的一行古文，「倫敦的商人，他們着朱衣。」

街巷都是這樣的非傳奇的，這樣的荒涼。一點沒有法想，我想——一點都沒。那時我的思想忽然被吠叫的狗所隔斷了。街上的各隻狗似乎都在吠叫——各種的狗，不但是那些小狗，還有那大的也（叫）他們都面東，向着我走來的路。於是我回過去看，乃見這個景象，在比加提利，正走過排列着的馬車之後，在那些人家的對面。

高大的曲身的人們在街上走來，穿着奇異的氈衣，大家都是青黃的皮色，暗黑的頭髮，大多數還留着奇怪的胡鬚。他們慢慢的走來，他們拄着杖走，他們的手伸着請求布施。一切的乞丐都來到市裏了。

我願給他們一個彫刻着加思諦勒城堡的雙金圓，但是我沒有這樣的錢。他們似乎不像是那樣的人，我們可以給他平常的錢，便是人們拏去付給達克西加勃（按里給價的馬車或自動車）的——阿，奇異的拙劣的名字，一定是什麼地方的什麼惡的會黨的口號罷。——他們有幾個人穿了紫的氅衣，有關的綠邊，有幾個的綠邊却是狹的，有的穿着舊而褪色的紅的氅衣，有的掌着堇花色的氅衣，沒有人着黑。他們很優雅的求乞，恰如神們求乞靈魂一般。

我立在街燈的柱子旁邊，他們走近前來，一個人對着他說，叫燈柱作兄弟，說道，「阿，燈柱，我們的黑暗裏的兄弟，在夜的潮水裏，你的旁邊有許多難船麼？不要睡，兄弟，不要睡。那里有許多的難船，而且這要不是有你——」

這是奇了：我總未曾想到街燈和他長久看守着漂流的人們的尊嚴。但是他並不為那些穿氅衣的生客們所忽視。

於是一個人對了街道喃喃的說道，「街呵，你倦了麼？暫時他們還要走上走下，使你穿着柏油和木磚街呵，你忍耐罷。一會兒地震來了。」

「你們是誰？」人們問道，「你們從那里來的？」

「誰能知道我們是誰？」他們答說，「或者我們從那里來的呢？」

於是一個人轉身向着烟黑的人家，說道，「這些家屋祝福了，因為人們在裏邊做夢。」

那時我纔覺察，以前所未曾想到的事情，便是所有這些瞪着眼睛的家屋並不是一律相像的，乃是各自差異，因為他們各盛着不同的夢。

又一個人對着站在綠公園欄干邊的一株樹說道，「樹呵，安心罷，因為田野將要再來了。」

在這時候，醜的烟只往上升，便是那悶死傳奇，染黑烏雀的烟，我想，這個他們不能讚美或祝福了。他們看見他的時候，他們舉手向他，向着千百的烟通，說道，「看那烟，老的煤林，那麼長久的睡在黑暗裏，而且還有那麼長久，現在正跳舞着，回到太陽裏去了。阿，我們的兄弟，不要忘記了地，我們願你太陽的悅樂。」

天下過雨了；一條荒涼的流水落下到污穢的溝裏。他從穢惡被棄的垃圾堆過來；他在路上收集了各種散棄的東西，向那不爲人或太陽所知的陰暗的溝渠裏走。正是這陰沈的流水和其

他的緣故，使我在心中說道，這市是污惡，在這裡美是死了，傳奇逃走了。

就是這個，他們也祝福。那個穿着有闊的綠邊的紫的氅衣人說道，「兄弟，要有希望啊，因為你隨後一定會到那愉快的海裏，遇見那升降（不歇）的大的客船，而且快樂，在知道黃金的大陽的島邊。」這樣，他們祝福那溝，我並不覺着嘲弄的意思。

乞丐又祝福走過的人們，穿了他們的黑的不合宜的長衣，戴着畸形怪狀的光亮的帽子。於是一個人對着暗黑的市民之一人說道，——

「阿，夜自己的變生子呵，你兩腕與項間的白點，正像是夜的散星。你怎樣可怕的用了黑色遮蓋你的隱藏的猜不出的欲望呵。這是你裏面的深的思想，他們不與色彩游嬉，他們對紫說『不，』對可愛的綠說『去。』你有放誕的空想，所以他們須得用黑去馴服；有可怕的形象，所以他們應當這樣的隱藏。你的靈魂有天使與仙靈之牆的夢，所以你要這樣嚴密的守護他，怕他眩耀驚視之目麼？正如神藏金剛石，深在泥土幾里之下。

你的驚異不為歡笑所缺損。

看呵，你是很祕密。

要驚異呵，要富於神祕。」

穿黑的長衣的人默然的過去了。在紫的乞丐說着的時候，我纔明白，這暗黑的市民或者會與印特人交易，他的心裏有着奇而啞的野心；他的暗啞是基於古傳說的根裏的莊嚴儀式；將來須在一日裏街上起了歡呼，或是一個人唱起歌來，這纔能夠解除，而且在這個商人說話了的時候世界上將有地裂，人們都在深淵邊上探望。

於是回身向着綠公園，在那里春天還未到來，乞丐伸着他們的手，看着冰凍的草和還未發芽的樹，他們一齊歌唱着，豫言水仙花（的出來。

一輛自動客車從街上走來，幾乎將那還是凶猛的叫着的狗裏的幾隻都壓倒了。他很喧鬧的響着他的喇叭。

於是那景象過去了。

丹綏尼勳爵 (Lord Dunsany) 本姓普梭該忒 (Edward John Plunkett) 生於一八七八年，爲英國陸軍軍官，曾參與南非及歐洲的戰爭。所作除戲劇外，有短篇集六種，都是夢幻神異的作品，但與耶支 (Yeats) 的神祕主義又不同；他並不主張什麼主義，只是尊重想象，隨其變幻造成種種奇美的景象，與凡俗的現實相對抗。愛爾蘭人科倫說，——

「我們現在都是小說家了，但丹綏尼是文學上的一個希罕的人物，——一個寓言家。他的目的，並非要將優美的能感動的有意義的各種形相，加在我們所謂現實的上面去，却在於想使我們完全的離開現實。他正如這樣的一個人，他走到獵人的寓居裏，說道，『你們看這月亮很奇怪。我將告訴你，月亮是怎樣做的，又爲什麼而做的。』既然告訴他們月亮的時候，事情之後，他又接續着講在樹林那邊的奇異的都市，和在獨角獸的角裏的珍寶。倘若別人責他專講夢想與空話給人聽，他回答說，『我是在養活他們的驚異的精神，驚異在人是神聖的。』丹綏尼爲自己辯解，將如勃來克 (Blake) 一樣的說道，『想象卽人。』我想，他將更聲明說，值得爲人類盡力的一件事，便是使他們的想象愈益高上。我們在他的著作裏，幾乎

不能發見一點社會的思想。但是，却有一個在那里。這便是一種對於減縮人的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於凡俗的都市，對於商業的利益，對於從物質的組織發生的文化的嚴厲的敵視。」

這一篇小說，從夢想者的故事 (*A Dreamer's Tales*, 1910) 中選出，可以見他的思想與文章之一斑。英國兒歌中有乞丐一章，文云，

「聽呵，聽呵，

那狗都叫了。

乞丐來到市裏了。

有的穿着破襖，

有的穿着寬鬆的衣服，

有的穿着天鵝絨的長袍。」

本篇的題材，大約即取諸此。他的文體有兩個源流，一是希伯來的舊約，一是希臘的詞

美洛思(Homeros)的史詩與海羅陀多思(Herodotos)的歷史。即如這篇裏乞丐的舉動，使很有古以色列先知的威嚴的態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記。

朦朧中

愛爾蘭

丹綏尼

著

我們顛覆的時候，堰裏正泊滿了船。我在起手游泳之先，沈下了幾尺，於是我拍浮上來向著亮光；但是沒有出到水面，我將我的頭撞在一隻船的龍骨上，卽又沈下去了。我立刻游了起來，但未曾到水面，我的頭又和一隻船相撞，我便一直沈到底裏去。我張皇了，非常驚慌了。我是極端的需要空氣，自己知道倘若第三次又碰在船上，我決不能夠再看見水面上。溺死是一種悲慘的死，雖然有許多話反對此說。我的過去的生活不會上我的心裏來，但我想起許多瑣屑的事，倘若我竟溺死，我將不能夠再去做或再看見了。我偏斜着游泳上來，希望避開我所撞着的那隻船。忽然我看見堰內所有的船很是清楚，正在我的頭上，以及他們曲線的油漆的各塊船板，和龍骨上各個的傷痕與裂片。我見各船中間的幾個空隙，我可以游出水面，但這似乎不值得去做，而且我也忘記爲什麼要上去的緣故了。那時所有的人們都靠着他們的船沿：我看見男人的淺色的毛絨的衣袴和女人帽上的有顏色的花，我很清楚的見到他們服裝的細目。船裏的各人向下望着

我；於是他們互相說道，「我們現在只可離開他了，」他們和船便都去了；更沒有東西在我的上面，除了河水與天，在我的兩邊是生在爛泥裏的碧綠的水草，因為我不知怎的又復沈到底裏了。那河流着過去，在我的耳邊頗愉快的喃喃的獨語，那蘆葦似乎很低聲的各自私語着。河的語聲不久便成了言語，我聽他說道，「我們須往海裏去；我們現在只可離開他了。」

於是那河去了，還有他的兩邊；那蘆葦低語道，「是的，我們只可離開他了。」他們也去了，我被留下在大的空虛中，瞪眼仰望着青天。那時大的天空曲身在我的上邊，輕輕的說，正如和藹的保母安慰一個愚蠢的小孩一般；天空說道，「再會。一切都會好的。再會。」我可惜失了這青天，但是天去了。於是我是孤獨了，四周更沒有別的東西；我不能看見亮光，但這也不是黑暗，——這裏是絕對的無物，在上在下以及四方。我想，或者我死了，這個大約便是永遠了；在這時候忽然有大的南方的山岡湧起，圍繞了我，我正臥在英國一個山谷的溫暖多草的山坡上面。這是我在少年時候所熟知的山谷，但是現在已經有多年不見他了。在我旁邊立着薄荷的高大的花；我看見芳香的百里香的花和一兩顆野生的草莓。從下面的田裏吹來乾草的美的氣味，在鷓鴣聲裏有一

種變換。空氣裏有一種夏天的，晚間的，遲暮的，安息日的感覺；天空是平靜，充滿奇異的色彩，太陽是低了，村裏禮拜堂的鐘都正在響，這鐘聲帶着反響浪游過去，攀上山谷，向着太陽，到了反響死去的時候，新的鐘聲又產生了。村裏所有的人們走過一條石鋪的小路，在一個黑的榭樹穹門的底下，進了禮拜堂，村裏的人起手唱歌，那平射的日光照在圍繞了禮拜堂站着的白的墓碑上。在村裏全是寂靜，更沒有喊叫和笑聲從谷間起來，只有風琴與唱歌的即景的聲音。那些喜歡白堊的藍胡蝶，飛來坐在長的草上，有時候一莖草的上邊停着五六隻；他們合起翅子便睡着了，那草承受了他們略略彎屈。從沿着山頂的樹林裏，野兔跳躍出來，咬青草喫，他眺遠一點，又咬了喫；大的雛菊閉了他們的花瓣，鳥都歌唱起來了。

於是那山岡，我所愛的所有的大的白堊山岡說話了，他們用了深沈而且莊嚴的聲音說道，「我們來給你作別的。」

於是他們都去了，在我的四周又沒有一點東西了。我各處看望，想得什麼可以住目的東西。什麼都沒有。忽然一片低的灰色的天空在我的上面掃過，濕的空氣觸着我的臉；一塊大平原從

雲邊裏向我奔來；平野在兩邊與天空相觸，在他與雲中間的兩邊，躺着一線的低山。一線的山遠遠的灰色的伏着，別的一線立（得較近）是一塊小而且方的綠田的補綴，帶着幾處白的草舍。這平原是無數小島（合成）的羣島，各島都是大約一碼平方，或者更小一點，滿生着隰草，全是紅色。我又在多年之後回到亞倫沼來了，他正是同先前一樣，雖然我聽說他們正在把這沼抽乾呢。我同一個老朋友在一處，我很喜歡能夠再看見他，因為他們告訴我他在幾年前死去了。他似乎異常的年青，但是最使我驚詫的是他站在一片鮮綠的青苔上面，我知這這是一定支持不住的。我又很喜歡能夠再見這古沼，以及生長在那里的所有可愛的東西——紅的苔，綠的苔，堅定而友愛的隰草，和那深而沈默的水。我看見一條小的流水，茫然的流過沼中，在他清澈的底裏有白的小貝殼；我又看見略遠的地方，一個大的池塘，中間沒有小島，周圍生着蘆葦，野鴨所最喜歡來的。我好久看着這隰草的平安的世界，於是我看着山上的白的草舍，見那灰色的烟從烟通裏捲着出來，知道他們在那里燒着泥炭，又想望那燒泥炭的氣味起來了。遠遠的發出一種野而喜悅的怪叫，漸漸近來，隨後一羣野鵝出現了，他們是從北來的。於是他們叫喊混合一個悅樂的

大聲自由之聲，愛爾蘭之聲，荒野之聲，那聲音說道：「你再會了，再會！」隨即遠去了；這叫聲過去的時候，村莊裏的家鵝也叫起來，對着在他們上邊的兄弟說，他們是自由的。於是那山都去了，那沼與天也和他們同去了，我又孤獨了，正如沈淪的靈魂的孤獨。

於是在我的旁邊，現出我第一個學校的紅磚的房屋以及與他相屬的禮拜堂，略遠一點的平地上，充滿了穿着白的毛絨衣服的兒童，在那里打球。在瀝青的遊戲場上面，正靠着教室的窗門，站着亞伽門農 (Agamemnon) 亞吉勒思 (Achilles) 和阿迭修思 (Odysseus) 帶着武裝的亞爾戈人，站在他們的後面；但是赫克多爾 (Hector) 從地下室的窗門裏走出來，普利安 (Priam) 的兒子們和亞迦亞人 以及美的海倫 (Helen) 都在教室裏；更遠一點，那「十千」(兵士) 在遊戲場上走過，正往波斯的中心去，將古洛思 (Cyrus) 放在他哥哥的皇位上。註一那些我所知道的兒童從球場裏叫我，說「再會，」他們和球場過去了；「十千」的人也說「再會，」每行過我

註一 海倫以上係希臘史詩伊里恩故事 (Iliad) 中人名；十千等見克什諾封 (Xenophon) 著行軍記 (Anabasis) 二書為歐美學校希臘文的常用的課本。

的面前，走得很快，他們也就不見了。赫克多爾與亞伽門農說道「再會，」以及亞爾戈與亞迦亞的軍隊（也這樣說）他們都去了，那古舊的學校也同着他們，我於是又孤獨了。

充填那空虛的其次的景象，頗是昏暗：我被我的保母帶領着，在蘇來官地裏的一條小路上走。伊很是年青。在近旁，一羣及百希人燒着他們的炬火，他們的旁邊放着他們傳奇的屋車，卸去了馬匹，馬便在車邊喫草。這是晚間，及百希人圍着火說話，用了一種不懂而且奇異的言語。於是他們都用英國話說道「再會。」晚間，官地與炬火都去了。這些沒有了，却見一條白的大路，下邊是黑暗與星，他便也伸張到黑暗與星裏去；但在路的這一頭，是公田與花園，我立在那里，靠着一大羣的人，男人和女人。我看見一個人獨自在路上走，從我這邊向着黑暗與星而去；所見的人都叫着他的名字喚他，那人却不聽見，只在路上向前走，那人們還是叫着他的名字喚他。但是我對於那人有點發怒了，因為他不止步，也不回顧，在這許多人叫着他的名字喚他的時候，而且這是一個很奇異的名字。我聽着這奇異的名字反覆叫喚，很煩厭了，所以我也努力的叫他，使他可以聽見，使人們可以不再叫這奇異的名字了。我在努力的時候，我睜開了我的眼睛；那人們所叫的

了。名字原來便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躺在河岸上許多男人和女人曲身在我的上面我的頭髮是濕

意外的利益

西班牙 伊巴涅支 著

監獄裏的號手「抹大拉」說道，「先生，我並不是一個聖人；我因為竊盜，落監已經多次了；有幾件是真實的，有幾件我只是受了嫌疑罷了。拏來同你相比，你是紳士，爲了在紙上寫些什麼纔落監的，我不過是一個壞小子……但是你相信我，我這回在這里是永出不去了。」

他傲然的伸直了他的頭，舉起一隻手到他的胸前來，接着說道，「小竊案，那就是了……我並不勇敢；我不會流過一滴的血。」

黎明的時候，抹大拉的喇叭的聲響充滿了那寬大的院子，發出各種高低和顫動的音，來裝飾這起牀的號令。在白天裏，這件軍樂樂器挂在他的項下，或者用了布衫的一角撫摩他，擦去那因為監獄的潮濕而生的水氣，他便在這全所房屋中往來，——這本是一座古舊的修道院，在他的食堂倉間和頂樓裏，混雜擁擠的幾乎流汗，聚集着一千左右的人犯。

他是那報時鐘，管理這永遠涌沸的憎恨的，男性的肉體的塊之生活與活動。他巡迴到各監

房去，用了響亮的號聲，報告那尊重的監督的到來，或官吏的參觀；他從那沿着監獄院子裏白色牆壁的太陽的進行，能夠知道訪問時間——一日裏最好的時分——的近來，他將嘴唇抵着牙齒，不耐煩的等候號令，豫備吹出那高興的信號，使囚徒們都跳下樓梯，急忙的奔向會談室，在那裏一羣窮苦的女人小孩們，正在嗡嗡的講話。他的不能滿足的飢餓使他常在廚房左近走，廚房裏的有幾個蒸爐，空氣中充滿了催人嘔吐的氣味；他歎息廚頭的冷淡，不肯早點發出喫飯信號的命令。

爲了血的罪而監禁的人們，短刀的英雄，在凶猛的鬪毆裏，或者爲爭奪女人而刺殺別人的人們，獨自造成一個貴族社會，看不起那些小偷的，都把這個號手當做遊戲的目標，拏去消遣他們的無聊。

「吹！」一個可怕的漢子，因了他的罪案與勇氣很是高傲，將發這樣的一個號令。

於是抹大拉將挺直的立正，彷彿陸軍那樣的規矩，閉了嘴，鼓起兩頰，等候着兩隻手同時並下的兩擊，從他臉上的紅的圓球內將空氣驅逐出去。有時候那些勇猛的人們在抹大拉的頭皮

上試練他們的腕力，這頭皮因了討厭的病已經禿的精光了；他們的拳打在硬頭顱的凸塊上受了傷，他們又哄然大笑。號手很恭順的忍受這些捉弄，正如一隻被鞭的狗，但以後常常覆述那幾句話，當作報復，也是他的一種慰安：

「我是忠厚的；我不是一個好漢，小竊案，那就是了……但是至於血呢，沒有一滴。」

訪問時候，他的妻也來了，那個著名的「毛女」(Polichona)，一個勇猛的人物，足以引起他極大的恐怖。伊是在這監裏的一個最危險的強盜的情人。伊每天給他挈食物來，做了各種下等的工作，去買這些的美味。號手見了伊，便即離開了會談室，因為怕伊的強盜伴侶的傲慢，怕他要利用這個機會，在他的舊配偶的面前故意凌辱他。有許多時候，一種好奇心與柔情戰勝了他的恐怖，他將惴惴的走上前去，向着粗的木柵外面尋覓那跟了毛女同來的一個小孩的頭。

「先生，那是我的兒子，」他很謙卑的說。「我的安尼珂，他已經不復知道我，也不記得我了。他們說，他一點都不像我，或者他不是我的……你能想見他的母親所過的那生活，住在營房旁邊，洗兵丁的衣服……但是他生在我的家裏；他生病的時候，我抱他在我的手裏；這個關係，也可

以說是同血統一樣的密切」

於是他又偷偷的往會談室，彷彿是做他那竊盜勾當的樣子，去窺望他的安尼珂；他能夠暫時看見那小孩子的時候，他的對於那壞女人拏來給伊情人的滿籃的食物的憤怒，又就早已消滅了。

抹大拉的全生活，總括在兩件事情的裏面：他偷竊，而且旅行的很多。那些偷竊都是細微的；衣服或是錢財，在街上擱去的，因為他缺乏去做更大的事情的勇氣。他的旅行都是強迫的——大抵步行，走過西班牙的各處官路，在一羣鎖着的罪人隊伍裏，在看守囚徒的光亮的或是白的三角帽的中間。

他在一個軍隊裏給號手們當過「徒弟」以後，便加入這接續監禁的生活裏，中間夾着短的自由的時期，在這時候，他反而失措了，不知道怎樣做纔好，願意早點回到監獄裏去。這是一條永久的鎖索，但是一節一節的做成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警察每回檢舉危險人物，抹大拉總在裏面——一個怯懦的老鼠，但他的名字寫在文書上

像是一個可怕的人犯。他常被計算在嫌疑的流氓的隊裏；他們雖然沒有發見什麼特別的罪案，却被官廳從這省遞解到那省，希望他們會在路上餓死了。所以他徒步走遍了這個半島，從加地士到山坦兌耳，從伐倫契亞到拉科路涅。他怎樣熱心的回憶他的旅行呵！他說起這些來，好像是愉快的漫游，正如那放浪生活的養育院的生徒將他的故事編成一套圖畫似的地理講義一般。他饑餓而且愉快的記起伽里契亞的豐富的牛乳，易克忒拉瑪杜拉的紅香腸，加思諦理亞的麪包，巴思克的蘋果，他肩着鋪蓋所走過的一切村市的蒲陶酒與蘋果酒。看守的人每日更換，有的是和善或者冷淡，有的不高興而且凶惡，他使囚徒們害怕，因為他會在大路邊開一二槍，隨後送去一張文書，說囚徒想逃走，所以開槍打死了。他略帶着一種懷鄉的情緒，記起那些高山，蓋着雪，或被太陽所染紅，或映成斑駁的條紋；緩緩的行列沿着白色的路，這路一直消失在地平線裏，像是一條無盡的飄帶；在熱的中午樹陰底下的高原；在大路上襲擊他們的風暴；浸水的山谷，這使他們只能在空地裏露宿；深夜的到站，到了本地的監獄，古舊的修道院，或是荒廢的禮拜堂，他們便去各自搜尋一個乾燥的角落，沒有風吹到，可以鋪開他的席子；那無盡的行路，帶着一種

無目的的行列的所有的閑寂；途中的長久的停駐，在那地方生活是這樣的單調，便是一羣囚徒的出現也是一樁事件；小孩們將跑到柵欄旁邊同他們說話，姑娘們爲了病的好奇心所驅使，也將走到近旁來聽他們的歌和他們猥褻的言語。

「先生，這是雄大的有趣味的旅行，」那個竊賊說，「在我們很強健，不曾跌倒在路邊的人，這是同一羣游行的學生一樣。有時候挨一頓打，但是有誰去留意這些事情呢……現在，他們已經沒有這樣的遞解了；囚徒們都用鐵路運送，關在車裏邊。而且，我因了一件刑事被捕的，我只能在圍牆裏生活……永遠監禁了。」

於是他又悼歎他的惡運，講那件使他落監的最後的案件。

這是七月裏一個氣悶的禮拜日；正在下午，那時代倫契亞的街道似乎被居民所棄捨了，照着火熱的太陽，還有一陣火爐的熱氣似的風，從內地的烤過的平原上吹來。大家都在鬪牛場，或是在海邊了。抹大拉的一個朋友走來尋他，他叫做禿子（*Chamorra*）是他的一個監裏及旅行中的同伴，對於他很有一種勢力。禿子是一個壞人！他是一個盜賊，但是到走極端的那一種人，

在必要時，並不怕流血的，他的刀常是很順手的和他的如意鑰匙放在一起。他所說的是去打掃一所人家的事，這人家是那可怕的傢伙早就注意了的。抹大拉很謙虛的推託了。他不曾做這些事；他不能夠走得那麼遠。假如爬到屋頂上去，將挂在那里晒着拉了下來，或者急速的一扯奪過女人的錢袋，拏了逃走……那是可以的。但是鑽到屋裏，面接居室的神祕，人們或者正在家裏，（那怎能行）呢？

但是禿子的恐嚇的容貌使他驚慌，更過於這樣事件的豫想，所以他終於答應了。甚好；他將去當一個助手，——去拏贓品，但豫備逃走，如遇見一點極小的警報。他也沒有接受他的同伴給他的一把舊的大洋刀。他是主張始終一貫的。

「小竊案許多；但是至於血呢，沒有一滴。」

下午很遲的時候，他們走進一所人家的狹的門口，在那里沒有看門的人，住戶也都出去了。禿子知道他的犧牲；他是一個平穩舒服的工人，一定有一大堆積蓄的錢。他的確是同他的妻往海邊去，或者在鬪牛場了。樓上住房的門很容易的打開了，兩個人便在關着的窗門的暗中動手

做事。

秃子打開了兩隻衣廚和一間套房的鎖。那裏有銀元銅元，幾張捲着的銀票在一個扇盒子的底裏，結婚的首飾和一口時辰鐘。這的確不是一件壞的賣買。他很用心的四顧，想拿去所有能夠帶走的東西。他歎息抹大拉的無用，因為他恐慌到無措，兩隻臂膊軟軟的垂着，只是走來走去，不知道怎樣做纔好。

「拿那被去，」秃子命令說，「我們一定可以從那羊毛弄到一點錢罷。」

抹大拉極想早點做完這件工作，便鑽到那暗黑的寢室裏去，摸索着將一條索子通過被褥的底下。於是同着他的朋友，將那些東西趕快的裹作一包，他便把這龐大的包裹抗在他的背上。他們出來沒有被人看破，便向着市鎮的邊界走去，那裏有一所牧人的小屋，是秃子所常去的地方。他走在前頭，豫備一有危險便可逃走；抹大拉跟在後面快步的走，幾乎被這大包埋藏起來了，心裏恐怕隨時有警察要來扼住他的咽喉。」

在遠的牛欄裏檢查了這回竊盜的利益之後，秃子顯出獅子般的傲慢，只給他的同伴幾個

銅元。這現在應該滿足了。他這樣做，也是於抹大拉自己有益的，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節儉家。以後他將再給他一點。

於是他們解開那被褥的包裹，禿子屈身下去，兩隻手搭在腰下，突然大笑起來。怎樣的一件意外的利益！怎樣的一個禮物！

抹大拉也照樣的發出大笑，在那天下午還是初次的笑。在被上躺着一個嬰孩，只穿了一件短的小衫，閉着眼睛，他的臉因為氣悶變成紫色了。但是初次遇見了新鮮空氣的撫弄，他的前胸很困難的鼓動着。抹大拉於是記起走來的時候所經驗的一種朦朧的感覺——覺得在他背上。的大包裹有什麼活物動着模樣。一種衰弱悶着的叫聲追趕着他走……那母親讓這小孩睡着留在寢室的風涼的暗中；他們沒有知道却把他和被褥一齊帶走了。

抹大拉的驚惶的眼光疑問似的望着他的同伴。他們把這小孩怎麼辦呢……但是那個惡人却只是笑，正如一個真正的魔鬼。

「這是你的；我把他送了你……拿去和馬鈴薯（煮了）喫罷。」

於是他拿了贓品走去了，抹大拉獨自懷疑的立着，一面抱了小孩左右簸動。可憐的小東西……他正像是自己的安尼珂，在他唱歌使他睡覺的時候；又正像他病了，他的小頭靠着父親的前胸，那時父母都哭着，憂慮小孩的性命。一樣的小而且軟的紅色的腳；一樣的茸毛的肉，皮膚柔軟像綢緞一般……那小孩已經止住啼哭了，用了驚異的眼睛看着那個竊賊，他正在撫弄他，彷彿是一個乳母。

「睡呀，我的可憐的小東西！這裡，這裡，我的小王……小耶穌呵！你看我！我是你的叔父。」但是抹大拉不笑了，想起他的母親，想起伊回家的時候的絕望的哀愁。伊的些少財產的損失，在伊將為最微細的事情了。那小孩呵！伊到那里去尋伊的小孩呢？……他知道母親們是怎麼樣的。毛女是女人裏最壞的人了。但是在伊的小孩病重的時候，他也看見伊哭泣呻吟呢。

他向着太陽看，這已經漸漸的下降，成爲一個威嚴的夏天的落日的光景了。現在還有時間，可以在父母回來之前將小孩送回家裏去。倘若他和他們碰見了，他可以撒謊，說是在街路中間拾着這個嬰孩；他將竭力的設法逃出前去了；他不曾覺得有這樣的勇。

他兩手抱着小孩，從容的走過幾條街，便是他剛纔張皇着急忙的跑過的。他上了樓梯，沒有遇見一個人。在樓上，是一樣荒涼。門還是開着，門栓脫出。到了裏邊，紛亂的房間，破碎的器具，抽屜在地板上，跌倒的椅子，和散亂的衣服，使他心裏充滿了恐怖的感覺，正如凶手在犯罪以後再回來檢視被害的尸首的時候所感的一樣。

他給小孩一個最後的親熱的接吻，將他放在牀上。

「再會，我的寶貝！」

但是他剛走到樓梯上口，他聽到脚步聲，從開着的門射進來的正角長方形的亮光裏，映出一個胖人的影畫。同時又發出一個女性聲音的尖銳的叫喚，因了恐慌而顫抖：

「強盜呀！……幫助呀！」

抹大拉想設法逃脫，低着頭衝去，要開闢出一條路來，像是被困在牆角的一隻老鼠；但是他覺得自己被一雙習慣打鐵的粗大的臂膊所圍住；只是一推，他便滾到樓梯底下去了。

在他的臉上，還留着損傷的痕跡，這都是磕着梯級，和被那發怒的鄰人們毆打而得來的。

「總而言之，先生，毀門強入，老天知道我要多少年纔能夠出去……都只爲了心好，而且更壞的事是，他們並不給我一點酌減，以爲我是一個狡猾的罪犯。大家知道真的竊賊是禿子，我以後便不會看見他了……他們還笑我是一個老實的馱子。」

伊巴涅支(V. B. Ibañez)生於一八六七年，是現代西班牙著名的小說家之一。美國福特教授在他的西班牙文學的主潮上說，「他有過一個風暴的經歷。他的對於西班牙政府及教會的攻擊的政策，使他監禁了幾次，又使他不得不逃走以免危難。像許多加達洛尼亞人一樣，他不喜歡馬德里的中央集權的方法；他以伐倫契亞的民主黨代表的資格，在議會裏抗議現在大家承認的秩序。他的忠於主義的態度，使他成爲記者，編輯人，外國的科學社會學書譯本的發行者，又成爲小說家；他的社會與政治上的（改革的）宣傳，在前幾乎帶了他到無政府的邊際去了。」又評他的描寫地方生活的小說道，「沒有愉快的東西減輕懸在這些著作裏的圖畫上的暗影；他是一個藝術家，只將陰暗與窮苦的景色，放

到畫布上去，排除所有表示光明與悅樂的東西。但他終是一個有確實的技工的術藝家，雖然他的題材與色彩的選擇只要給與一種慘淡的印象。」這一篇小說大約是他下獄中見聞的回憶，可以看出他的特色的一斑。他最著名的長篇小說，是歐戰中所作的啓示錄中的四騎士。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記。

神父所學羅紐斯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思

著

這是八月裏，蒲陶已經熟了，無花果是蜜一般的甜，橄欖變成黃色，一直到頂枝。百里香和鈴子香的香氣，飄滿山上，使人呼吸了很愉快。

在鄉村裏，一日裏最愉快的部分，不是早晨，那時山都微笑，太陽正看着他們；不是中午，那時蟬聲將我們噪聾了；也不是黃昏時候，那時我們到海邊去，看那些魚跳在空中，閃爍發光，好像海裏都裝不下他們似的。不是所有最甜美的時候是在夜間，坐在塔下的園裏，永久饒舌的水泉邊櫻桃樹下；在那里有閣閣的叫的青蛙，四周丁丁作響的牛羊的鈴聲，岸邊海水的低語似的波聲，合成人間所聞的最甜美的音樂。但是我幾乎忘却那所有的最精粹的聲音了——這便是草裏的蚱蜢的啾啾的叫聲，同蟬聲一樣的不斷，但沒有那樣豪放：一部溫和的曲調，柔和平靜，正如那清明的夜一般。

等過一會，那微風便將從平地那邊重複吹來，——「山谷拉他下來，」我們習慣這樣的說；

他將我們浸在暢快的涼爽裏，這儘够叫老人變成少年。第一個報告這風的轉變的，是那水泉周圍的白楊樹，深沉憤怒的吼叫起來。

我們時常在那裏，過我們的夏天的晚上。我們在那裏聽過許多故事，許多歌曲。老人們講他們過去的回憶，互相比賽，誰能够講最古而且最美的故事給我們聽。老人們倦了的時候，少年和少女便唱起他們的歌和音樂來。

隨後「灰色人」——我們稱睡的名字——來了，將我們一個一個的捉去做俘虜了。

離這不能忘記的園不遠，是一個小小的蒲陶園，角裏有一所草舍。在這草舍裏，獨自坐着一個老牧師，吸他的契蒲克（土耳其的長煙管）——這是神父所孚羅紐斯。

這老神父——神恕我這樣說——並不是一個怎樣端整的人；而且他有各種古怪脾氣。他們村裏的人稱他做「鈍神父」。嘴尖的像鳥一樣；一帚山羊般的胡鬚，下端白色，嘴的周圍因為不斷的吸煙，都薰黃了；茶色而且多皺的臉；發光的眼睛——大約因為喝酒太多的緣故——於是你就有了神父所孚羅紐斯了。

他在禮拜堂裏執行儀式的時候，常將他的開裂的聲音使我們出驚。他讀禱告的時候，你會猜想他是正在對他蒲陶園裏的工人發號令呢。他常常很勞心的管他的那小小的產業。或者他的喜歡這一片田地，在這可尊貴的神父並不是一件大罪過。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過失，在我們牧師中間很普通，而且其實與其責備，倒還是應該效法的。在村裏的牧師的高帽，在田裏的農夫的平帽和花剪。總之「禱告是作工；」這一個教訓，比我們時常聽見的教壇上的虛飾的說教，要好過一千倍了。

神父所孚羅紐斯是無學的，乖僻而且古怪；他看得世界一錢不值。有時他將同了幾個在家的朋友，喝得酩酊大醉；有時却又是一個聖僧，連聖安多尼都不及他了。他自己想到的時候，又將嘲弄世人，不相信別人。我從前曾經怎樣的戲弄過他，當時有一個老寡婦，在伊丈夫在世時並不虔信，現在却來求他，替那死人的靈魂祈禱，他在伊背後做出惡意的笑容，彷彿是說，「你也學到智慧了！對啦，雖然遲了，總勝於永不罷！」

——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瞭望塔旁的園裏，大家都半睡了，一個人便說道：

「我們去叫神父所孚羅紐斯來，醒我們的睡罷。一吊子的酒，他就會談講開場了！」

這話說了便辦到；他來到我們這邊，在塔下沿牆放着的石凳上打着胡坐，旁邊放了他的契蒲克和酒。他平常總愛講那些事，沒有活人曾經見過，除了他自己，或者此外還有一兩個人；但是，在這晚上，却不能得到他的一句話。他似乎完全包裹在他自己的思想裏邊了。

「這是怎的，神父，」一個人問道，「你今天晚上不同我們談講呢？收成看去是很好。」

「唉，是呵，孩子們，我是比昨天更悲哀也更聰明了。可憐的達夫奴拉姑母註一過去了！我親自葬了伊。我竭力的想在伊的臉上，看出我心裏所記得的伊少年時候的微笑來，但是無效！」

這番話在我們知道這老太太的人聽了，覺得有點可笑。達夫奴拉姑母是勒夫忒利斯叔父的寡婦；他在一回地震的時候，被壓死了，因為他太醉了，不及逃走。他在六十歲的時候，撒下伊做了一個寡婦。伊時常親自汲水，去澆瓜田，有時又將新熟的瓜來送我們，我們便將麪包回答伊，或

註一 英譯原註，「姑母」並不指示親屬關係，只是老女人的一種親愛的稱呼罷了。「叔父」用在男人上，也

是一樣用法。

者什麼穿着的東西，現在神父所孚羅紐斯因為這個老婆婆今天早晨去算伊生前的帳去了，却這樣的感慨起來，我們聽了，除了發笑能做什麼呢？

「唉，孩子們，你們笑了；但是倘若你知道，倘若你只知道！」他向着達夫奴拉的小田看了一眼。

我們猜不出這是什麼事情，只能很有意義似的互相望着。那時我忽然看見，他的眼裏真是滿了眼淚；我想這必定是什麼真的苦痛了，便對他說道：

「神父，請你告訴我們，這使你不愉快的事情，以前我們對你都懺悔過？現在你可以對我們懺悔了。我們是朋友，而且又是鄰居；沒有別人在這里，除了我們與神。」

他轉身向着我們，顏色比先前略愉快了；他不再說什麼，便將他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是呵，孩子們，我將告訴你們；我願意告訴你們，現在伊已經去了，而且不久我也將跟伊去了。我除了你們沒有朋友。舍拉是我的家鄉，我的親屬住在那里。他們現在怎樣了，只有神知道。這是

五十年以前了！

我骨軛軛的滾到這村裏來的時候，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揚尼思叔父帶我到那邊埠頭的他的店裏；他娶了勒吉奴達，便是哈其註二格里戈利斯的妹子，那哈其後來被土耳其人斬決了，因為他建造我們的禮拜堂，比上諭所規定的多高了一尺。揚尼思叔父有一份很好的裝奩給那女兒；但是隨即消散了，更沒有東西餘留，除了達夫奴拉姑母的那一塊小園地。

是了，在那時候，揚尼思叔父對我說，『所帖利斯，——這是我的名字，——』你在店裏是不中用的；你到田裏作工去。』至於我呢，我還要什麼別的？我們向來都是耕地的人，我們全體，從父親到兒子——六個月之後，我將那一小塊地面變成了園地。你們記得水泉旁邊的那老樹的根株麼？他從前是這里所有橄欖樹裏的最美的一株。現在他是一個枯株了，正同我一樣。

註二 原註哈其(Hacı)意云巡禮，即曾經到過耶路撒冷的人案；哈其本是回教用語，指往末加去過的人，希臘

從土耳其那邊假借過來。

在那邊山後，海岸近旁，以前是我們聖無錢（Anargyroi）註三的舊廟；在那時候，這只是一圈的石頭，旁邊種着一顆胡頹子，上下都掛着許多破布條，這是母親們放在那里，醫他們小孩的病；那個神案也是一塊石頭。現在這廟同別的東西一同去了，因為他們將他建造在裏面了。現在你要禮拜的時候，却走進一間暗的草舍裏去。

這是收穫月註四的三十日，聖科思瑪斯與聖達彌安的夜齋。遠遠近近的，人們都聚集了來赴會。這個齋會現在還是舉行，但是人們大半從早晨纔起首，他們走來禮拜，有的立刻回去了，有的停留一天，到晚上也回去了。在那時候，各人都整夜的在那里；這齋會的聚集在晚間舉行，他們便終夜的繼續着。這是怎樣的喧鬧，怎樣的擾攘！各個田地中間，都是一堆炬火，各株樹下都是一架秋千。少年們在火旁歡笑取樂，女兒們坐在秋千上唱歌。你差不多聽不到他們的歌聲，在那時候他們總唱得這樣輕而且靜。

註三 原註這是指聖科思瑪斯與聖達彌安，他們給人醫病，不受報酬。

註四 原註，即六月。

在那邊，孩子們，那大概欖樹底下，這樹現在是一個枯株了，——所帖利斯坐着聽揚尼思叔父的女兒達夫奴拉從樹間秋千上唱歌：

『魚顫抖了，見了漁人，小羊見了屠戶；

我的心顫抖了，見了那邊勇敢的少年，

他的來真使伊擾亂不安。』

至於像我這樣的窮鬼，——我也造起空中樓閣，居然相信了歌裏的話，並不試想我是怎樣的醜陋，而且又是他們的用人；也不想那少年的勒夫忒利斯，剛纔從亞那多利亞回來，有錢而且有好容貌，他纔是達夫奴拉和伊的母親心裏所想的人。孩子們，你要知道女人們並不看心的；他們所想的是錢和好容貌，所以那天晚上他們不能理會我。但是那時我還不會懂得世事。我上了當了。以後更沒有人可以笑我；但在那時候，我可是完全上了當了。

但是這段故事講的很長，做什麼呢？過了幾天，他們訂了婚了；復活節過去了的時候，達夫奴拉做了新娘子，全村裏誰不贊美，慌慌張張的，俯伏了眼睛，往禮拜堂去，音樂在前，牧師們離的不

很遠。這個宴會一直繼續了一禮拜。在那時候，結婚儀式並不同現在一樣，一眨眼間便已成功，像他們所說，『點上而且吹熄。』可是那時儀式要繼續整整一禮拜，而且每天有一個大宴會要將一切都告訴你們，話太長了；那里是他們帶了新娘往浴室去的日子，他們煮麥粥的日子，於是搬運箱籠的日子，次日他們發送牛乳餅和繡花手帕，再次日他們妝扮新娘，本地所有的女兒們都聚集在伊的周圍，唱他們的那些無窮無盡的歌。還有那夜間呢；這真是一個全靈會（Pentecostium），怎樣的喝酒和唱歌。各人，男的，女的，那時必須跳舞，老太太們和其餘的人們。這不但是琵琶與提琴；最初總是老忒拉珂斯唱歌，他的胡琴縛在腰裏，隨後他的胡琴的弓止住了，於是便是那大爆發！他們毀壞了多少桌板，多少酒杯呵！一夜一夜的他們接連的喝下去，那些乞丐們！是在那時候，都不過是蒲陶酒，喝了不傷人的。

現在，——我說遠了，全忘記了我的故事了。孩子們，請你們寬恕！——是啦，這是禮拜一的早晨，我們帶了新郎到涼泉去洗浴。這同現在一樣，是在那兩口子加冠的次日舉行的。在黎明時候，我們出去，給新郎洗澡。我同別人一起去，心裏覺得很悲苦；我將水倒在他的兩手上，那麼他可以

鮮潔的到他的達夫奴拉那里去。我倒着水，我的手抖了；我不知道我正做什麼，心裏想着什麼。現在我要對你們懺悔，在神的神聖的面前，我在那時所做的事，以後你們可以替我禱神赦免我的罪過。我在那一刻裏詛咒他，心裏禱告道，『如這水倒出流去了一般，所有他的歡樂也一樣的從他流去！』這個詛咒纏住了他！他纏住了他，不到兩年，他就醉起酒來，將新娘所有的嫁資都花光了。只賸下那邊的一小塊園地，這却於達夫奴拉姑母，可憐的東西，很是有用，在伊的男人喝酒喝死了之後。

結婚後，我幾乎失了我的知識了。我日日夜夜在那邊山上游行，想用了呻吟和戀歌，消磨我的感情。這便是我將我的聲音炸破了的原因。

勒夫忒利斯既然將他妻的財產得到手裏，在結婚宴會後略為靜定的時候，他第一件事便是將我趕走。他一定嗅到了什麼風聲。大約我睡着時候洩漏了話，給他聽見了。或者這也是神的意思；因為我使一直進了大寺，受了聖職，到你們的教區來，過我的餘生。

自此以後五十年過去了。達夫奴拉有千百的毒苦，飲了下去；隨後又被撇下，一個寡婦，沒有

兒女，也沒有生計，除了那一小塊田地。在這許多年裏，伊沒有聽到我的一句話，只有在禮拜日或聖節我給伊聖餐的麵包的時候，我纔說一句『神祝福你！』我看着我，我自己稱作謀殺伊勒夫威利斯的兇手。這是那詛咒，在我心裏啃咬着；我盡力的想用禱告消除他，但是已經太遲了。

現在你們知道，孩子們，我為什麼是一個這樣古怪的牧師。而且為什麼又有時踢倒舊時的足跡，在我的早年和後來的時節。我不是同少年一樣的人；生活與苦難造成了現在的我。我時常在我多罪的心裏說，『神為什麼從上邊望見這些事，不伸出他的聖手來救我們，在魔鬼不會用鈎捉住了我們之前呢？』

但是，孩子們，現在時候已晚了。受我的祝福，雖然我是個罪人。也給我你們的祝福，雖然你們只是孩子。願你們晚安！只有你們知道這事，便是你的過去的祖父也還不會知道，——願神安他的靈魂！我看的多，也擔受的多了。你們晚安！

暫時我們不再聽見什麼聲音，除了水泉，青蛙，蚱蜢，和海波的微聲。這在我們好像是一個夢，

來了又自去了。我們又從多年以前的時代醒了轉來，那時代的故事，老人們都是樂道不倦的；但是我們醒着，沉思而且悲哀。第二天早晨我們睡起，聽說神父所孚羅紐斯已經被人發見死在他的墓褥上了。

藹夫達利阿諦思 (Argyris Ephthalictis) 是希臘現代最大的小說家之一，曾在歐陸留學，本業醫。這篇據英國勞斯的希臘諸島小說集譯出。我們讀這一篇故事，不覺聯想到二千多年前的諦阿克利多思 (Theokritos) 他的描寫物色，有如收穫祭的那篇牧歌；神父的戀愛的苦甜，很有些類似願化為胡蜂進阿瑪呂利斯的岩室去的牧人和對月呵禁的魔術女 (Marplakentrin)；但是一樣的悲哀，却沒有那樣的熱烈了。侏儒 (Punchinello) 與舞姬之愛，我們在于俄 (Hugo) 及安兌爾然 (Andersen) 等的著作裏，差不多看得很普通了，但這篇加上一個希臘的背景，又有別一種的情趣。著者是獨立戰爭時代的人，所以富於愛國思想，為反抗異族的運動，即以懷慕古昔之情作根柢。這在被壓迫的民族裏，原是自然

的趨勢，如現代波蘭和愛爾蘭都是一例。在這篇裏，所以懷古的思想也很豐富。但是革命精神的懷古，是一種破壞現狀的方便，與對於改革而起的反動的保守的運動很不同，譬如希臘復活古語，貌似復古，其實却在驅逐闖入的土耳其語。中國革命以前的復古思潮也如此，與革命後的反動的復古完全是兩樣的；所以我們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懷古的思想要能客觀的理解他，不可將他認作民族的傳統精神。希臘民族的真精神，還是在於先代的異教的現世主義；勞斯在卷頭的論文在希臘諸島內說：

「但沒有運命女神，沒有哈隆，（渡人的魂靈到冥間之鬼）也沒有疾病的恐怖，能够使希臘人憂鬱。他應着必要盡力的工作，去得食物以活命……希臘人將時常跳舞着，正如英國人高興的時候，將唱一隻滑稽歌一樣。」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記。

初戀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思

著

我那時大約是十二歲，伊大約十一歲，我遇見伊，並不在禮拜堂，不在聖約翰祭之晚，少女們尋求豫兆時候，不在水泉，也不在窗口。在伊的與我的母親之間，略有一點感情的糾葛。

我和伊遇見的時候，我們都不是孤獨的。我們是八個苦工的小孩，判定去學怎樣變化一個動詞，而且去運輸文明到我們的村裏來。四五個女孩每天也來學兩點鐘，坐在我們的老教師的那邊，這樣嬌媚的「析字」，叫你不自主的要和文法發生愛情。

這嬌媚的來源，自然是因為他們都幼小，並不因為都美麗。——在我的意見，美麗的只有一個，而伊便是我所愛的人！

我曾經說些什麼呢？從什麼時候起為我所愛，又有多久呢？我却未曾容伊說過一句話。我也不會將一個指頭，觸着伊的肥的小手。我的呼吸也不能走近去撫愛伊。從我的嘴唇送到伊的那

邊的唯一的話，是「我愛」這一個字，註一在我們輪番的變化動詞的時候，因為我適宜坐在我們這班的末尾，伊正是女孩們裏的第一位。伊背誦道，「我們被愛了，你們被愛了，」於是錯誤停頓了，微微的笑。我平常每日等候機會，可以給伊一笑，即使半個也是好的，這時眼看着伊，滿臉笑容，不再怕先生探出我們的危險的秘密來。伊的眼睛落在書上，兩頰紅暈，於是在伊旁邊的女孩，接着讀那其次的「時」的變化了。

眼睛，而且又是眼睛！假如沒有你，我們不能有初戀，也沒有末戀了。伊來上課時候的我的眼光，伊回家去時候的伊的眼光，這便是我們的誓詞，我們的戀歌，我們的親吻；這是我們的唯一的情書。久而久之，我們雖然沒有說過一句話，却精研這眼的言語，一直成了一種科學。我們的看法，是各種各樣的。有冷淡的眼光，直刺進我的心裏；有怒的眼光，燒焦我如電火的一閃。有送給別人的背信的眼光，使我蠟一般的消融，完全的毀滅了我了。又有溫和甜美的愛的眼光，將我的靈魂重復舉起，放在原位；我纔平安了。我自己的眼光雖然很是表情的，却沒有這些可怕的變化：他只

註一 希臘主動詞與代名合併，故「我愛」是一個字。

是一樣的專誠，一樣的憂愁，一樣的啞的苦悶罷了。

這樣的大約三個月過去了，我每天一早就醒，不耐煩的等候着上學時間的到來。我的母親因此很滿意，已經將我看作未來的主教了。

我總是第一個先到學校，但是我不曾得到獨自見伊的機會，無論在路上或在校裏。這是我的熱心的欲望，這是我的夢：獨自見伊，即使只是頃刻也好；告訴伊說我將死了，我是完了，我更沒有別的生活的希望，倘若我不能永遠得到伊的愛，這些話我都用了燃燒般的眼光對伊說過了，但是我的未曾滿足的心更希求言語；他不知道什麼分限與理性，只是不斷的向我叫道，「前去，戀愛有這些以外的別的喜悅！」

但是怎麼能够使伊知道，我等着伊的話呢？眼光是够的了；須得有一封信。千數次的我將這信寫了又寫。我將信帶在身邊，決心不要為我的羞澀所制，不要怕教師和級長，單把這紙放在書裏，墨水瓶裏，或者別的順手的東西裏，秘密的給伊便好了。時機已到，我的心退縮了！我不敢呢！於是我又將這信帶回家中，將他撕得粉碎，詛咒那一天使我降生為這樣無用的懦夫的日子。

夏天正起頭了，一天早晨，我起來，走到聖處女的神座前，立下一個誓願，說今天必將我的信給伊了；倘若不給，我願天火下來，將我燒盡。這天我又是第一個到校。所有的男孩女孩都進來了。我朝着門口儘望，眼睛都昏暗了；但是徒然——我的小姑娘不在那里。教師點名了；他叫到亞爾俱羅的名字的時候，沒有回答。

「亞爾俱羅在那里呢？」教師問伊的一個小朋友。

「伊的母親生病了，伊留在家裏。」

這天中午回家去的時候，我的心很沉重。非等到晚上過去，天又亮了，我能做什麼，有那里能去呢！

第二天到了，我往學校去：用前日一樣。一禮拜過去；兩禮拜，一個月過去了；一天早晨，有一個女孩子告訴教師說，亞爾俱羅的母親死了，那小姑娘不再到學校來了。

我從外國旅行回來，初次回到家鄉的時候，我大約是二十五歲了。所有我的老朋友，男男女女，都來看我。亞爾俱羅也從村的那頭走來，伊現在是有兩個小孩的主母了。那時我對伊說，伊也

對我說，都是初次。我們有千百件事互相告訴；講伊的小孩們怎樣的美麗而且伶俐；講我的旅行，講我怎樣的喜悅，看見我的母親這樣康健。說着這些事件，我們的話，河水一般的流了過去；但是關於我們的初戀，永遠不忘的戀愛，以前如此，現在也如此的，我們不會提起一個字。

凡該利斯和他的年糕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思 著

北風很無情的吹着幾片雪花彷彿胡蝶一般的飛舞，隨後落在乾的岩石上，慢慢的在那里消融。下邊的海蓋着一層泡沫，太陽在西方紅得像一個火球，從雲間缺處露出。凡該利斯正從海濱上來，回到家裏去。他說，「今天是聖巴昔爾之夜，明天是新年了。讓我們好好的開年；或者我們可以不再吵架了。或者神將感化那被祝福的女人，伊可以饒恕我，不再說那刺心的被詛咒的話了。你將說，我正同伊一樣的不好；我不會對伊說過一句好話；我藉了極小的一個口實，便火柴一樣的爆裂起來；我侮辱那可憐的東西。那女人並不是壞貨。吓！浮躁和一點固執——禍祟就在這里！於是伊將說，這是我應該冷靜，不要去激動伊。總之爲我那可憐的親愛的比比那的緣故，這吵架應該完結了。今天夜裏大約我將翻過一張新的書頁來了；伊倘若說些什麼，我只閉了嘴，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安靜。我這樣的做過了兩三次，便習慣了，我們可以永久的相安了。」

凡該利斯這樣想着，到了自己的家裏。此刻天色更黑暗了。他進去，看見竈裏生着火，火上

放着一張烙盤。小比比那坐在伊自己的角落裏，看着盤上的餅慢慢的黃起來，在那一邊伊的母親梭賽那正在融化蜂蜜。他冷得快要凍了，走近火旁，伸出兩手去取煖。

「唉，今夜外邊真是鬼一般冷！」他看着火說，想裝作愉快；但是很不容易，用了他的那副不中意的嘴臉。「你這里麼，小人兒！年糕怎麼樣了？還沒有好麼呢？」

小比比那這時是一副很動人的情景，火光正照在伊喜悅的小臉上。伊坐着看那餅慢慢的變黃，恰如年青的母親看伊的小孩起首在地上爬着。在那眼光裏，有怎樣的願望，怎樣的愛！又時時刻刻用指尖觸那餅的上面，試看他是否火熱的。

「你爲什麼今晚回來的這樣早？」梭賽那說，一面攪火，使他燃燒起來。

「什麼事麼！每天並不都是新年呀！」

凡該利斯看向別處，一手籠火，一手放在小孩頭上，撫摩伊的頭髮。他說，

「光榮歸與真神，他聽見我的話，在我今天早晨燒香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們一切的不幸，我們怎樣每天每刻的吵架！似乎我們不這樣便不能過活似的！」

「好啦，現在不要勞心這個了，還是開飯罷；我們是餓了。」

他頗粗鹵的將小孩抱起，坐在他的膝上，以防他發怒起來，說出什麼更壞的話，小女孩回過頭來，沉思的看着他。

「我的比比那，你有什麼不滿意麼？」他說。

「什麼不滿意！你總知道是什麼不滿意！」他的妻低聲說，噴着鼻息；於是立起，走出廚房去了。

「撒但呵，你跟着我走！」凡該利斯也低聲說。

「你說什麼，」梭賽那立即回來，從門口叫着說。凡該利斯將小孩放下，伊此刻哭着，而且驚慌了。他立起，向門口走去，顏色黃到同硫黃一樣。他張大了眼看伊，說道：

「我說什麼？我說你總是這樣，活着或是死着；這是我所說的！」

小女孩大聲的哭了；但是誰還有眼睛來看這小女孩呢？女人看着男人的臉，男人也看着女人的臉，好像是兩隻野獸，預備躡過去互咬對手的喉頭。

梭賽那最先移轉伊的眼光。伊畫十字，禱告聖處女給伊忍耐力，轉身將要出去。

小女孩又向着那餅，看了一眼。

在這時候，當梭賽那還未走出之先，凡該利斯也回到竈邊來。嘴裏喃喃的說，這並非伊的過失，實在是他自己不好，這樣早的回家來，彷彿不知知道伊似的。

小女孩又覺得不安起來了。伊看見母親出去了；伊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伊努力自持，眼睛絕望的注視着地面；因為伊的甜美的夢，餅在中間，歡笑幸福圍在四周的夢，永遠不會成就了。

「倘若你後悔回來的早，那麼，那里是門，那里是酒店！」梭賽那說，顫抖着一口氣的，唇上還帶着幾分苦味。

小女孩也顫抖了。

「被詛咒的你，三次被詛咒的！」凡該利斯說，他失了自制了。你不肯容一個基督教徒有呼吸的工夫，即使他心想爲善！蛇呵，你的咬是毒！」

梭賽那仍舊站在他的旁邊；伊似乎懊悔，因為激怒了他；而且正在思量怎樣的說或怎樣的

做，使他平和下來。但是現在還有什麼能使凡該利斯平和呢？他看見他的妻柔和了，反又氣忿起來，並沒有第二句話，將年糕一踢，那餅便在煤火和灰的中間打滾；他急忙走出，一直去了。

這個黑的晚上，比比那永遠不會忘記，這不幸的女兒，便是現在看守我們村裏的禮拜堂的人。伊也不會忘記那時所流的眼淚，和那深的哀愁，當時幾乎將伊治的半死，直到睡着為止。只在這些時候，伊纔講那故事——在伊身體略好，並不昏迷的睡着的時候；這可怕的病，時時壓倒了伊，而且從伊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孩的時候，便是永久如此——父母吃了酸蒲陶，小孩們牙齒發齧了。

庫多沙非利斯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思 著

「這里又是一個標本，——庫多沙非利斯！而且在他發生這件事，還不很久。你和他說，他只用那迷蒙如在夢裏的眼睛向你。你等他回答，他決不給你一句話。這是血統上的病。他的父親也常是胡里胡塗的，但還不過到某一程度；在這個可憐人是沒有限量，一切都完了。至於他的獨子，那美麗的小孩，是怎樣的一件可憐的事，在他的母親又是怎樣的一個不幸呵！」

「你錯了，我對朋友說；有一天我們看見所說的人手裏拿着筐子慢慢的在外邊走過，我的朋友便對我說了上面的一段話。在這一案裏，倘若說是瘋狂，這瘋狂並非以父傳子，却是以子傳父的。那可憐的人最初覺得自己不大清楚的時候，走來親自告訴我。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但是你應該聽聽；或者還於你有益，因為你自己也是喜歡發怒的。」

庫多沙非利斯結婚以來，於今五年了。你還記得在他結婚生活的第一年裏，他怎樣的高興。這是在第二年，不幸到來了；他告訴我，那個小孩子是他們兩人的快樂，他的妻伐昔利那每早

晨照例要收拾被褥，整理房間；那時伊便將小孩交給他父親管理，他將小孩帶到廚房裏，有時給他唱歌，有時撫弄他。這完全變了家庭義務裏的一部分了。他坐在小孩的旁邊，餵他，和他說話。一天早晨，庫多沙非利斯不大舒服，而且惡運規定如此，小孩子也不舒服。小孩叫起來了。他叫了，他的父親正走下樓梯來，一面安慰他，但是愈安慰他也叫得愈厲害。他正在出牙齒，使他不安，他却說不出這是什麼，所以他只叫喊。沙非利斯走進廚房，預備好小孩的食物，輕輕的抱他起來。但是無用；小孩總不肯安靜。當他開始啜他的咖啡，或者得了一點忍耐的時候，小孩又叫起來，比以前更響。沙非利斯發了野了。他族下茶杯，舉起手來，重重的一下打在小孩的右耳上，這立即使那可憐的小傢伙沉默了。他立刻看出他自己所做的結果來，但是太遲了。他抓起小孩，親吻，撫弄他，將他摟緊在胸前。小孩微微的顫抖，面色發青。沙非利斯憂急的幾乎發狂，恐怕他的妻看出他所做的事。他用水洒這孩子，上下的播弄，這樣那樣的提抱，將他弄得一半蘇醒過來了，於是那可憐的小孩又叫喊起來。他叫了，但並不是先前一樣的健康完滿的聲音；這是一種微弱的抽咽的低語。小孩自此以後便永遠這樣可憐的叫喚，他也這樣的說，這樣的笑，永久如此。那一個嘴巴將他打

成白癡了。

他母親不會看出，我希望伊永遠不要看出在那一天凶兆的早晨所遇見的事。有人說這事中惡眼，有人說是什麼，但是伊總沒有知道真相。他們將小孩帶到我這裡，問我的意見。我問他們，他不會跌倒磕了一下麼，不會受驚麼？沒有這樣的事。我盡了我的力量，但這終於是不可治，而且也將永久如此，同這可憐的母親的哀愁一樣的不可治。

至於沙非利斯呢，他受的怎樣的苦悶呵！幾個月之後，他來見我，自白了一切，想減輕他心的苦痛，因為他再也不能獨自忍受這可怕的祕密了。他說，他有時簡直變了瘋人。他夜裏醒着躺在牀上，他想起有怎樣的一個小天使在他家裏，只因為那無罪的叫喊，却用了野蠻的一擊，撲滅了他理性的光，他自己，小孩的父親，平常愛他如眼裏的瞳人一般，看了他正是得意，每天早晨喂養他撫弄他，彷彿一隻小鳥，——現在他却自己走去，（他說）殺死了這小孩，殺害了三條性命，因為那一下嘴巴，——他想到這裡，再也不能臥在牀上了。他便起來，對他的妻說今夜又失眠了，於是去到園裏，鬼一般的上下行走。他的妻望着他，看他怎樣的受苦；伊以為他的苦悶是因為小孩的

不可解的疾病的緣故，伊便忘了小孩，又想念着那父親的事。

在白天裏，沙非利斯陷在悲慘的絕望裏，遠離了一切的人們；他感到同一的苦悶與悲痛。他走着，也不自知往那里去，有時醒悟，却已在別的村裏了。他於是趕快回來，在晚前到家，因為恐怕他的妻或要驚慌。他走進屋去，再一看那小孩，他臥着，衰敗，乾縮，蒼白，沒有言語，也沒有那低聲的呻吟，沒有食欲，沒有生氣，目光中只含着厄運。他看那母親守護着他，哀愁而且懷慕的注視着他，唱着兒歌；在他進去的時候，伊便轉過那淚眼來，向着伊的丈夫，不安，困憊，而且絕望！人的心怎能忍受這一切呢？沙非利斯的心碎了；他同那小孩一樣，成了一個白癡，乾縮，衰敗；他的良心敲在他的頭上，比他給他兒子的那個不會忘記的一擊更其凶。現在那荒廢的家裏，更沒有人住着，除了那真心的妻——伊看護着他，擔負着他們一切的重荷！

伊伯拉亨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思 著

在希臘的黑暗時代改變信仰的人，大半是怕在鐵串上燒烤，所以纔這樣做。我不說那可憐的小傢伙，他們是無辜的。那些父母，自然不是無辜的了；他們的錯誤，是在不執劍柄而願就劍尖。幾百年來，希臘差不多死了。這並非全是運命；在我們民族裏缺少一種雄武之氣，於是我們便受了這果報。但這故事可以留下待將來再講，現在且說伊伯拉亨罷。

伊伯拉亨此一個希臘人，並無強迫而入回教的。他這樣做，全出於他的自由意志。或者你想，他是小孩能，他不是小孩；但他落在戀愛裏了：這也原是一樣的事。

他的真名是藹利亞斯。他是一個村長的愛子；村裏最秀麗的公子，又是一個頑皮。大抵是個的也一定就是那個，無論是男孩或是女孩。所以伊伯拉亨在全村裏做下了大攪亂，但或者那村莊喜歡這個也說不定。譬如一個女兒不要被人糾纏，人家也就聽憑伊去；一個村莊也是如此。他的父親很富，便是土耳其人也很畏敬他。他是那些村落會長之一，能說土耳其話，土耳其

式的吃他們的飯，土耳其人一般的領解他們的娛樂；但在他那里還有許多真希臘人的特質，不像那纏頭或氈帽那樣的東西。

這樣的久是很聰明的，在他們的時代裏，時機到來，他們可以幫助故國，從坑裏救人出來，或者保護我們無價的權利。這樣的保存這個，救助那個，在他們老年的時候，他們便完全的成了真希臘人了。

村長有一回去訪問一個哈山阿伽，他帶了他的兒子一同去。阿伽看見藹利亞斯，這也不是初次了，但以前似乎對於他不很注意；這回他特地爲他們宰了一隻羔羊，款待他們，應着阿伽的身分。以後他請藹利亞斯唱歌。藹利亞斯有一個美的聲音和善的心；他對他們唱着的時候，阿伽聽的入迷了。他對少年的父親說道，「除了希臘的孩子，沒有人能夠唱的這樣美，這樣伶俐。」他們告別的時候，他親自送客到大門口。

他們出去，少年回身，再對着這大人行敬禮；正如惡運規定如此，他的眼落在院子一角裏內室的格子窗上。這格子窗並不完全關上，一邊留着一點空隙；從這空隙間露出一個面龐，皎潔如

日光，又如電光一閃忽然的不見了。這是美麗的梅勒克，哈山阿伽的獨女。

從這一刻以後，藹利亞斯便永沒有安靜。他不能靜靜的在家裏安息一刻。他茫然的在田野裏游行，儘他的膽力，走近阿伽的大屋去。他爲的是什麼，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想打破牆壁進去，直到內室，不被太監或家奴所見，投在梅勒克的脚下，叫道「我愛你！」那是幾乎同想去襲取斯丹部爾一樣的難易。

現在阿伽却也有他自己的心事；他也有一種苦勞嚙他的心啊，他怎樣的願化爲一隻鷹，帶了這孩子飛往阿倫坡思山去啊！從契蒲克（土耳其的一種長烟管）到可蘭（回教經典）從可蘭到總督，——一步一步的，這希臘孩子也可以做到阿伽。他在大人的力量，這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那老會長有牙齒，這個計畫要機巧。阿伽末後想到一條計策，便去叫那孩子教他希臘話。他要學希臘話，因爲他喜歡希臘人；他願他們好，他應當理會他們的冤苦。

那老村長回到家裏，聽見這話的時候，他似乎老了十年了。他告訴他的妻，伊又含淚的告訴伊的藹利亞斯。藹利亞斯聽着，皺了他的眉頭；隨後他不作一聲，出來向着阿伽的家裏去了。

阿伽這時候出門赴會議去了；藹利亞斯便在院子裏等他。他在院子裏等着的時候，他輕輕的唱，時時用眼去睜着那被呪禁的窗格。太陽不久又升起來了，從格子窗的那個空隙發出他的光線。藹利亞斯周圍看望；全沒有人，除了一個太監，他躺在石凳上，打着鼾，臉對了門口。沒有別的人可以看見，也沒有一點人氣在各窗口；只在一角裏，他瞥見一縷頭髮，或者一隻白手，又或有時露出眼角來，這使藹利亞斯的血在血管裏狂奔起來了。

現在沒有工夫可以虛費了；他必當明白的表示，他完全傾心於伊，他情願爲伊棄捨他的性命。對伊說麼？——萬萬不行寫信麼？——先知已經使這希望無效了，因爲他禁止土耳其的女兒拈弄紙筆。除了唱歌，更沒有別的方法了；於是他使用土耳其語對伊唱歌，輕輕的，輕輕的，但是很清楚的，使伊能够了解。這是歌裏末尾的幾句話：

「等那七星落在山後的時候，好教朝晨的仙女來到柳樹的林中，用了露水酒那戀慕着伊的夜鶯的翅子。」

近地沒有別的柳樹，只有幾株生在河邊，離阿伽的門不多幾步。

歌停了，藹利亞斯等着聽這回答是生呢，還是死呢。這却是生！

“Beki ei, Kouzeman, beki ei.” 在格子窗後面一個柔美的聲音低低的說，意思是說，

「當心，他來了，當心！」

藹利亞斯回過身去，看見阿伽正沿着海邊走來。他出去迎接他。阿伽看見他，非常喜歡。他問道，

「你的書在那里呢？」

「書麼，曷芬提，（土耳其語尊稱）藹利亞斯說，「從我們的書裏，你學不到什麼。我和我的鄰人拉帖夫談天，學會了土耳其話，拉帖夫也同我唱歌，學會了希臘話。但是同你唱歌，似乎不大合宜。所以在你從會議回來之後，我們可以共談一下午。這樣，你就會學好我們的話了。」

「好罷，」阿伽說，捋着他的鬚鬚，「很好，我們便這樣罷。你可以隨後同我進去喝一杯冰香水。」

「曷芬提，倘我這樣做，人家都要說我變了土耳其人了。在我自己，即使改了宗教也不關緊

要，倘若你喜歡；但我是想着我可憐的老母，伊將要因爲哀愁送到墳墓裏去了。」

「不，我子，」阿伽說，「我決不違背了你的意志，叫你變作我們的一個。但是有一件事我告訴你，并且深深的藏在心裏：倘若你真決定了，你不必怕什麼人，在我生存着的時候。」

藹利亞斯極鄭重似的看着他，很是感動，對他行了一個謙卑的額手禮（*Salamm*）。

狡猾的阿伽完全了解對手的是怎樣的人。他心裏想道，「他父親的兒子！這裏須要多少忍耐與時間纔行。」

「很好，」他說，「阿格隆（我子）我們明天開始罷。」

阿伽進去了，這時候藹利亞斯沿着海邊走去，一面唱着土耳其語的歌：

“*Ghiderim, ghiderim, yoloun deskenmez,*

Ardima bakarin sevdaim ghurenmez!”

「前行，前行，我只是走着，

我的眼向後去看，我的愛人不在那里！」

真的，他的愛人是看不見；但是實在，他的愛人却看見他。梅勒克見他並不向村裏去，在那里他的母親正等着他，却向那河和柳樹去了。他於是轉身，嘆息；上下左右的走，坐下，又即立起，直到太陽下降休息去了，天上滿撒着羣星。他守候着七星的下，計算這無窮時間的每刻。這在他似乎是一個夢；他不是狂了麼，等這許多時間，等一個阿伽的女兒走來，會他於柳樹林中？那梅勒克，未曾爲日或月所見過的麼？

這樣思想正通過他的心頭的時候，他聽到一種安靜的步聲，在枯葉之間。葛利亞斯顫抖了。他因爲他的隱藏的喜悅與懷慕，索索的寒顫起來。那麼伊真了解了他的歌，伊的 *«Poissons»* 也不是一句空話了。這步聲漸漸近來，直到後來他看見前面一個女人的模樣，罩着一件外衣。他竭力想說話，但是他的舌頭粘在口屋上了。他奔去想攬伊在他的懷裏，坐在伊的旁邊，用親吻窒息了伊；但那女人驚惶似的伸出一隻手來，叫他不得近前。伊有信息來傳達，伊專是爲此而來的。伊是那全美的梅勒克的忠實而被愛的奴女，差遣年轉告他說，那姑娘的心並不希求夜陰的私情，但是終生之愛；伊的性命，伊說，是在他的手裏；但這裡只有一條路可以得到伊，——他必須成爲

先知的信徒，那時伊是他的了。

女人去了，只剩下葛利亞斯，暗啞而且孤寂。他留在那里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到家的時候，他的父親和一班用人，整夜的搜索那迷失的兒子之後，拿了吹熄的火把，也正闖來了。他造了一番說明，半真半假，其餘的事情在那時候便一點都不肯說了。

但是他的母親還不滿足。伊再三追問伊的兒子，這一夜他在哪里。

「倘若你一定要知道，那麼我是赴一個幽會去的，和全村裏的最美的美人，最美而且最富：我整整的等了一夜，但是伊却不來。我現在將去尋伊的父親，求他女兒的手。你的兒子不要什麼媒人！他會自己去辦妥這些事。至於你的昨夜的恐慌，請安心罷——我不是一個小孩子了。」

他的母親倘若在別的時候，聽了這樣的戀愛事件，必然要撕伊的衣服，因為他不肯讓伊替他選擇一個自己中意的新婦；但現在伊不說一句話；只畫了十字，感謝伊的恐慌的不對，伊的兒子並沒有落在土耳其人的手中。伊還不及問他這個蠱惑者是誰，葛利亞斯已經不見了。

他一直向那大屋走去。阿伽剛纔完了他的洗身體，正喝他的珈琲。當初他對少年並不怎樣

和善，因為鴉片的烟還纏住了他的知識；但是他叫他坐下，命給他拿過珈琲來。

「我的曷芬提，」這漂亮的少年說。「我這樣早的來訪你，你或者覺得奇怪；但這就表明我的事務是重要的，我的性命在你的手裏！」

「這是怎的，耶農？（我的靈魂）」阿伽問。

「你記得昨天所答應我的，——我決定了的時候，可以告訴你麼？」

阿伽皺了眉頭。他說道，

「你的母親呢？誰肯將伊的愁苦，拿來放在自己的良心上呢？而且你的父親呢？」

「我的曷芬提，請你恕我。我的父親自己是一個半回教徒；我的母親將哭着等着，但到末後伊會安靜的。假如我死了，——伊又有什麼法子呢？我這裡是兩者之中，必須擇取其一，——先知，或是死！」

阿伽立着，正對了他的眼睛看。

「倘若你不改信仰，誰會來殺你呢？」

「戀愛昨天我進你的院子在那角上的格子窗上是一隻白的小貓正和素馨花的細枝遊戲着。忽然那小貓滑了，落在院子裏，露出一個面龐來，一瞥的眼光，一個聲音——又不見了。」

阿伽聽了回過身去，暴怒的向着內室大踏步走。

「恕我！我的曷芬提，請你住了！倘有人應該懲罰，你應該懲罰我，因為我有眼睛，看見了伊！不要怪那人，便是太陽也沒有見伊過的！刺你的匕首在我腹裏，那麼你無須說有一個人見過你的女兒，而且活着！」

阿伽直立不動，氣忿忿的看着他。

「你沒有帶着匕首麼？這裏是我的；刺他到我的心裏去——但是你須記憶你昨日的答應：記憶我如果做了你的兒子，我將怎樣！記憶你沒有自己的兒子！試想改宗回教的希臘人是怎樣的一個恐怖；試想你將遺留你的權力在什麼人的手裏，在阿拉赫（回教稱神如此）有一天召你去的時候！」

現在阿伽柔和下來了，不久又坐在他的榻上。藹利亞斯也不再說。他俯着頭，等候阿伽的話。

「我子，」阿伽末後說道，「這件事你須得好好的計議。想你的母親和你母親的詛咒。在這樣的詛咒以後，你能期望什麼福祐呢？他會將你燒成灰燼，將你和我們！」

「在你的先知的威力的前面，一千的詛咒也沒有害了！先知願意我是他的！這正是先知，使那小猫落下來的！」

對於這個，阿伽自然無話可答了。他站起，擁抱這少年，便遣人去取羯鼓。

一兩點鐘之後，羯鼓和手鎗的聲音，在村裏發出許多回響。這是伊伯拉亨舉行割禮的信號。在葛利亞斯的父母家裏，有什麼事發生呢，當這信息到來的時候，說他們的兒子不但將要背教，但是已經背教，而且將娶哈山阿伽的女兒了？這是別一個故事，長而且悲慘的故事。

伊伯拉亨和梅勒克的婚宴，連續了十日。那不幸的村長的家裏，醫生來來去去的也有十日。伊伯拉亨醉在他的四遠聞名的美人的戀愛裏，不曾請求也不命令人告訴他家裏的信息。在阿伽家裏羯鼓停止發聲的時候，便正在那一天裏，從村長家裏出來了一個葬儀的行列。那不幸的父親曾受不起這落在他白頭上的霹靂了。他的妻又多活了幾個月，彷彿是給伊一點餘暇，可以

十足的詛咒他的兒子。

無論你怎樣說，你有時不得不相信詛咒的力量。倘不是這緣故，請你告訴我，怎麼會在三月之內，梅勒克便死了呢？阿伽爲什麼發了狂，人家將他捆起手腳，重重的鞭打，希望治好，却終於不愈呢？伊伯拉亨又爲什麼幾乎迷亂，賣去他的房屋，棄了他的田地，在那巖城上造起窟穴，鷓鴣一般的住着，不見基督教徒也不見土耳其人，直至幾年以後他死了，在遺書裏留下一個祝福，叫大家用他的錢爲全村供給用水，所以現在他的靈魂，一樣的爲牧師及祭司（*Presbyters*）們所祝福？倘不是做母親的詛咒，這是什麼，會將這一切災禍降在他上面呢？

父親拏洋燈回來時候

芬蘭 哀禾 著

父親去買洋燈，或者略早一點的時候，他對母親說，

「喂，母親——我們不要買一盞洋燈麼？」

「洋燈怎樣的洋燈？」

「怎麼！你不知道住在市鎮上的雜貨店主從聖彼得堡帶了幾盞洋燈來，點起來比十枝松

明註一 還要明亮麼？牧師公館裏已經買了一盞了。

「阿，是了！便是那件東西，在屋子中間發光，我們任在那一個屋角裏都能夠看見字，正同白

晝一樣的麼？」

「正是那個。這是油在那里燒着；你只要在晚上將他點上，他便一直燒到第二天早晨，不會

熄滅。」

註一 英譯本註松明(Parica)是有脂的松木小片在芬蘭稍貧人家用代火把或蠟燭。

「但是那溼的油怎麼會燒呢？」

「那麼，你也可以問白蘭地怎麼會燒哩！」

「但那是全面着火了，白蘭地燒着了的時候，你便是用水來澆也再不能夠熄滅他。」

「油和火都關在玻璃裏面，怎麼全面會着火呢？」

「在玻璃裏面？火怎麼會在玻璃裏面燒着，——他不會爆破麼？」

「什麼不會爆破？」

「那玻璃。」

「爆破！他決不爆破。他或者要爆破，我告訴你，倘若你將火旋得太高了；但是你不必這樣做。」

「將火旋起來？不，親愛的，你說着玩話罷，——你怎能將火旋起來呢？」

「聽着罷！你將螺旋往右旋的時候，燈心上來了，——那洋燈，你知道，有一枝心，同平常的蠟燭一樣，——而且那火也上來；但是你倘若往左旋，火就漸漸的小了，你吹他，他便熄了。」

「他熄了！自然！但是我還一點都不明白，無論你怎樣講解，——我想是一種時新的紳士們的用品罷。」

「等我買一個來，你就立刻明白了。」

「他要多少錢一個呢？」

「七個半馬克，煤油在外，每罐一馬克。」

「七個半馬克，還有煤油！這儘够買許多松明，供多日的用。假如你願意花了錢買這樣的東西，但是沛加將他劈成小片，一個錢都不會損失。」

「買了洋燈你也不會損失什麼！松明也是值錢的，而且現在你再不能像先前一樣，在我們地上隨處可以拾到了。你須有工夫去搜尋這樣的木材，從最偏僻的地方將他拖到這邊泥沼裏來，——而且他又立刻用完了。」

母親明知松明並不真是這樣容易用完，因為以前並沒有說起過，這不過是一種口實，可以出去買這洋燈罷了。但是伊很聰明的閉住了嘴，不使父親發惱，否則洋燈便不買來，也沒得見

了。或者別人會設法先買一盞到他家裏，於是全個教區便要談論在牧師公館以後首先用洋燈的人家，說個不完。母親將這件事細細想過，對父親說道，

「買罷，倘你喜歡；我只要能夠看見，可以紡績，無論點着松明，或別種的油，於我都一樣。那麼，你想什麼時候去買呢？」

「我想明天就去，——我還同雜貨店主有點別的小事情呢。」

這正是一禮拜的中間，母親很知道這別的事情無妨等到禮拜六再去辦，然而伊也不說什麼，只是心裏想，不如愈早愈好。

這天晚上，父親從倉庫裏拿出那大的旅行箱來，這還是祖父從烏勒亞堡來的時候，儲藏糧食的東西；父親叫母親裝滿乾草，中間放上一塊棉絮。我們小孩便問，爲什麼他們在這箱子裏只放下乾草和一點棉絮，沒有別的東西呢？但母親吩咐我們這一班人，都閉住了嘴。父親却更爲高興，便給我們說明，說我將去從店裏拿一盞洋燈來，這是用玻璃做的，倘若他跌了，或者那櫃顛播得太利害，他就要粉碎了。

這一晚上，我們小孩在床上醒了好久，心裏想着那新洋燈；但是廚下的沛加，平常專劈松明的人，一等松明吹熄，便呼呼的睡着了。他一回都不曾問，洋燈是什麼東西，雖然我們談論得很多。父親旅行了整整的一天，這在我們似乎是很長的時候了。我們這一天連食物都不覺得好吃，雖然我們中午有牛乳湯。但是廚下的沛加連吞帶嚥的，吃到有我們幾個人一總併起來的那麼多；他終日劈他的松明，直到將柴房都裝滿了。母親這一天也不曾績了多少苧麻，因為伊只是走到窗口，向着外邊冰雪上，去窺望父親。伊時時對沛加說，以後或者不再要那些松明了；但沛加似乎不大注意，他連這是什麼緣故也並沒有問。

直到晚餐時候，我們纔聽得院子裏馬鈴的聲響。

我們小孩嘴裏還銜着麵包的小塊，奔突出去，但父親將我們趕回，却叫廚下的沛加去幫他扛那箱子。沛加早已在火炕旁的凳上，坐着打瞌睡，所以他冒冒失失的，在幫着父親扛箱子進屋裏來的時候，他將箱子碰在門枋上；倘若他年紀再小一點，必定要挨父親的一頓痛打，但他現在是一個老漢了，父親平常沒有打過比他自己更老的人。

可是洋燈倘若真是粉碎了，沛加也不免要聽父親的一兩句話，幸而倒還沒有什麼損傷。

「笨漢，爬上火炕去！」父親向着沛加吼叫，於是沛加爬上炕去了。

父親已經從箱裏拿出燈來，一隻手提着。

「看罷！現在在這裏了！你想這怎麼樣？你將油倒進這玻璃瓶裏去，那在裏面的一段帶便是燈心，——呵，你將松明拿遠一點！」

「我們點他麼？」母親退後着說。

「你瘋了麼？他怎能點着呢，並沒有油在裏邊？」

「那麼，你不能倒些進去麼？」

「倒油進去？好容易的話！是的，那正是那些人們說的話，在他們不懂得這道理的時候；但是雜貨店主再三囑咐我，不要在火光下倒油進去，因為他會着火，將全所房屋都燒掉了。」

「那麼，你在什麼時候將油倒進裏面去呢？」

「在白天裏，——白天，你聽見麼？你不能等到白天麼？這也實在並不是怎樣的大奇事。」

「那麼，你看見他點着過麼？」

「我自然看見過，這是什麼問我多回看見他點着，在牧師公館裏，又在店裏試點這個的時候。」

「他點着了麼？」

「點着了？他自然點着了。我們將店窗都關上了的時候，你連地板上的一枝針都能看見，你看這裏！這裏是一個帽；火在玻璃瓶的這個地方燒着的時候，火光不能爬到頂上去，在那里並不

要他，他便向下垂下來，所以你能够尋到地板上的一枝針。」
我們極想試看，我們是否真能尋到地板上的一枝針，但是父親將洋燈挂在屋頂下，起首吃他的晚飯。

「今天晚上，我們只能且把松明再將就一回，」父親且吃且說；「但是明天，洋燈將點在這間屋裏了。」

「父親，你看！沛加終日劈松明，將柴房都裝滿了。」

「好罷，總之我們現在有柴了，可以供我們一冬天的用，因為我們不再要他做別的了。」

「但是浴室同馬房裏怎麼樣呢？」母親說。

「在浴室裏我們將點洋燈。」父親回答說。

這一夜裏，我比前夜睡的更少；早晨醒來的時候，倘使我不是怕羞，我簡直要哭出來了，因為我想起那洋燈非等到晚間是不點的。我夢見父親在夜裏加油，洋燈整整的點了一日。

天纔發亮，父親從他的那大的旅行箱裏，拿出一個大瓶，又將他的內容倒了若干在略小的瓶裏。我們很想問他這瓶裏是什麼東西，但我們不敢，因為父親的顏色如此莊重，全然使我們驚慌了。

他將洋燈從屋頂拉下一點來，很勞碌的收拾，又將他旋開，那時母親不能再忍，便問他做什麼。

「我是倒油進洋燈去。」

「但是你將他拆碎了！你怎能將旋開的各件放到原位置上去呢？」

母親同我們都不知道父親從玻璃瓶上拿下來的東西是叫作什麼名字。

父親並不回答，只叫我們站遠些。他於是將小瓶裏的東西倒在洋燈的玻璃瓶裏，差不多滿了我們猜想那大瓶裏一定也是煤油了。

「那麼你現在不點他麼？」母親說，這時候，先前旋下的東西都已經重復放好，父親又將洋燈高掛在屋頂下。

「什麼！在白天裏麼？」

「是的——我們試看他會點着麼。」

「他會點得很好，祇要等到晚上，不要多勞心！」

早飯後，廚下的浦加抗了一大塊冰凍的木頭進來，預備劈成松明；他將木頭從肩上摔在地，下，很大的一聲響，使全屋都震動，洋燈裏的油也動蕩了。

「安靜點！」父親叫道；「你這樣騷擾，爲的是什麼呢？」

「我把這油松抗進來叫他融化一點——沒有別的法子他是完全凍了。」

「那麼你可以不必多勞罷。」父親說，對着我們眯眼。

「但不這樣，你總不能叫他燒着。」

「我說，你可以不必多勞了。」

「那麼，松明不要再劈了麼？」

「假如我真是說松明不要再劈了呢？」

「啊，這在我都一樣，倘若主人沒有他也可以將就得。」

「沛加，你不看見，什麼東西挂在椽子底下麼？」父親問這話的時候，傲然望着洋燈，又憐憫

的看着沛加。沛加將他的木塊放在屋角，隨後纔去看那洋燈。

「這是洋燈。」父親說，「他點着的時候，你再不要松明的火了。」

「啊！」沛加說，以後再也沒有一句話，便逕往馬房後面他的砧板那邊，整天的劈柴，同平日

一般，將和他一樣高的一段樹都劈成小片，但是我們其餘的人，幾乎一點事都不能做，母親假作

紡績，但伊的苧麻還沒有減去一半，伊推開紡錐，走出去了。父親當初在那里削他的斧頭柄，然而這件工作似乎不很適意，因為他只做了一半便放下。母親出去以後，父親也出去了，至於他是否往鎮裏去，我可不知道了。總之他吩咐我們也出去，而且答應我們一頓打，倘若我們用指尖觸一下那洋燈，我們如敢這樣，真是同想摩弄牧師的繡金法衣一樣了。我們只怕掛這寶貝的繩斷掉了，我們將代負這責任。

在客室裏，時光覺得很沉重，我們又想不出別的事做，所以決定全體到溜冰的山坡上去。

鎮裏有一條直路，到河邊去汲水；這路的盡頭是山坡的腳，橈可以從山上溜下來，隨後再從那邊沿着冰的裂處，走上山去。

「燈山的小孩們來了，」鎮裏的一個小孩子見了我們便叫着說。

我們知道他們的意思，並不問他們燈山的小孩是指什麼，因為我們的田莊自然並不叫作

燈山。

「噯，噯！我們知道！你們去買了一盞那些洋燈，到你們家裏來了。我們都知道！」

「但是你怎麼會已經知道的呢？」

「你們母親走過我們這裡的時候，告訴我的母親說的。伊說你們父親從店裏買來了一盞洋燈，點起來有這樣明亮，你能夠尋到地板上的一枝針——法官的使女是這樣說的。」

「這正同牧師公館的客室裏的洋燈一樣，你們父親剛纔對我們說，我親自聽見他這樣的說。」飯店主人的小孩接着道。

「那麼你們當真買了那樣的一盞洋燈麼呢？」鎮裏的小孩們都問。

「是的，我們買了。但在白天裏沒有什麼可看，到了晚上我們便一齊回家去。」

我們坐橇溜下山去，又走上山，直到黃昏時候；我們每次拉了橇上山頂去，便和鎮裏的小孩們談論洋燈的事。

這樣，時光過去了，比我們預想的更快，到末一次我們從山上溜下的時候，便奔跳回家來了。沛加站在砧板旁邊，連頭也不回，雖然我們齊聲叫他去看洋燈怎樣的點着。我們小孩成羣的直竄進屋裏去。

但是我們在門口直挺的站住了。洋燈已經點着在椽子底下，照得這樣明亮，我們看了禁不住睜眼。

「把門關上；天氣非常的冷。」父親從桌子後邊叫道。

「他們同鷄一樣，在風寒天裏到處的跑。」母親坐在火爐旁邊，喃喃的說。

「無怪小孩們看得迷了，便是我這樣的老婆子也禁不住要看哩。」飯店主人的老母親說。

「我們的使女也要看不飽了。」法官的繼女說。

我們的眼睛對於燈光略略習慣了，這纔看見屋裏都是鄰人，幾乎半滿了。

「小孩們，走近前來，你們可以看得清楚。」父親說，他的聲音比先前更溫和。

「敲去你們腳下的雪，」母親也說道，「到火爐旁邊來；從這里看去，這纔美麗呢。」

我們連奔帶跳，走到母親那里，靠着伊一排的坐在板凳上。現在在伊的翼下了，我們纔敢更精密的觀察這洋燈。我們不會想到他會像現在這樣的燒着，但是我們既然得不到別的解決，所以終於歸結說，總之他現在燒着，正如其所應燒，我們窺望了較長久，又似乎我們原已想到，他應

該像現在這樣的燒着了。

但是我們所始終不能懂的，是怎樣的將火放進那樣的玻璃裏面去。我們問母親，但伊說我們只要以後看怎麼做便好了。

鎮裏的人互相競爭的稱讚這洋燈：一個這樣說，別個又那樣說。飯店主人的老母親說，他安靜明亮的照着，正如天上的星。法官是眼睛有病的，他說這燈很好，因為他不冒煙，可以點在房間的中央，一點不會將牆壁熏黑。父親回答他說，這本來是堂屋裏用的，但用在住房裏也很適宜，而且現在也不必再拿了。松明，這邊那邊的亂竄，因為在這一盞燈光下大家都能看見，不要那許多松明的火了。

母親說起，禮拜堂裏的小號的燈檠，並不比這個更亮，父親便叫我拿出我的 ABC 書來，走到門口，試看能否看見。我走去，開始讀——『我們的父』——但是他們都說，「這孩子是讀熟的。」母親於是將一本讚美歌塞在我手裏，我念道，——「在巴比倫的河邊。」

「是的，這真是希奇！」鎮裏的人的證明是這樣說。

於是父親說道，「現在倘若誰有一枝針，你可以投在地板上，試看他即刻可以尋到。」

法官的繼女有一枝針插在胸前，但是伊將他投在地板上的時候，他落到裂縫裏去了，我們終於尋他不到，——因為他是這樣的小。

一直到鎮裏的人都去了之後，沛加這纔進來。他初看見這異常的燈光，將眼睛眯了一會，隨即從容的脫去他的背心和破布靴。

「這是什麼，在屋頂下閃閃的，幾乎把你眼睛都弄瞎了的？」他將韉子挂在椽下的時候，終於發問了。

「你來，且猜這是什麼。」父親說，對着母親和我們睜眼。

「我不會猜。」沛加說着，走近洋燈。

「或者這是禮拜堂的燈檠罷？」父親玩笑的說。

「或者是的。」沛加承認說，但是他的確有點好奇了，他用大拇指去摸洋燈。

「不要去摸他」父親說「只看罷不可惹他。」

「對啦，對啦！我並不要和他去多事！」沛加說，略有點不高興，他便回到門旁沿牆放着的板凳上去了。

母親大約覺得這樣待遇可憐的沛加，是件罪過，伊便給他說明，這不是禮拜堂的燈檠，但是人家所稱爲洋燈的，他用油點着，所以更不要什麼松明了。

但沛加聽了這些說明，一點都不明白，他立即動手去劈以前抗進屋裏來的那塊油松。父親對他說，以前不是已經告訴他，不必再劈松明了麼？

「啊！我全忘了。」沛加說，「但是倘若不要了，他可以就擱在那里。」沛加說了，將他的松明刀插在牆的裂縫裏。

「那麼讓他在哪里休息着罷。」父親說，但沛加再也不開口了。

過了一刻，他開始補他的靴子，跔着趾尖從椽子上抽下一枝松明來，點着，插在劈開的木柴上，隨後在火爐邊的小橈上坐下了。我們小孩比父親看見得早，因爲他正背着沛加立在燈下，飽

他的車軸。我們不說什麼，只是嬉笑着互相低語，「倘若父親看見了，他將說什麼呢，我想？」父親終於看見他了，他立在沛加前面，兩手叉着腰，很輕蔑的問他做的是什麼細工，因為他自己必需別置一個燈火。

「我只是補我的鞋罷了。」沛加對父親說。

「啊，真的！補你的鞋麼，呃，倘若這亮光在我雖然够用了，你却不能看見，那麼你可以同你的松明到浴屋裏或者後邊去，任你的便。」

於是沛加去了。

他將靴子挾在腋下，一手拿凳，一手拿了松明，走出去了。他輕輕的出門走到客屋，又從客屋走到院子裏。松明在外邊的強風裏，猛燒起來，紅的火光暫時在柴房牛馬房上面閃爍照耀。我們小孩從窗間望這火光，覺得非常美麗。但是沛加彎身到浴室門後去的時候，院子裏又全是黑暗，我們只見洋燈反映在暗的窗玻璃上，更沒有松明可以看見了。

自此以後，我們在住室裏不會點過一枝松明。洋燈得勝的從屋頂下照着，每到禮拜日晚間，鎮裏的人常來觀看讚歎。全個教區都已知道，我們家裏是牧師公館以後第一個使用洋燈的人家。自從我們立下榜樣以後，法官也買了和我們一樣的一盞洋燈，但是他不曾學會怎樣點法，所以他很願意賣給飯店主人，現在飯店主人還保存着。

稍爲貧苦的人家，不能夠買洋燈，所以一直至今他們仍然在松明的火光下，做他們的長夜的工作。

我們買了洋燈不久之後，父親將住室的板壁飽的光滑潔白，不會再被熏黑，因爲那冒煙的舊火爐拆去了，改造了一個新的，將煙放到外邊去，烟筒上有一個尖頂的帽。

沛加用了舊火爐的石頭，在浴室裏也造起一個新爐來，那些蟋蟀也跟着石頭移到那里去了，——總之在我們住室裏，他們的鳴聲永遠沒有聽見了。父親一點都不關心，但是我們小孩在長的冬夜裏，時時感到一種對於昔時的異樣的懷慕，所以我們時常摸索到浴室裏去聽蟋蟀，在那里沛加在他的松明的火光之下，坐破他的長夜。

約翰尼哀禾 (Juhani Aho) 本名勃羅佛爾德 (Proffer) 一八六一年生於列塞爾密 (芬蘭內地)。早年作小說數篇，有名於時，英國倍因評云：「哀禾的藝術是將不佛林多 (Piväranta) 的一切的照相的精確與寬宏的善感，與萊約南 (Raitonen) 的真實的滑稽結合而成，但哀禾的滑稽却更廣且深；他此外又有優美的空想與活現的想象——這些特質，在芬蘭小說家大抵很是缺乏的。」一八九〇年哀禾以官費游歷法國，頗受自然派的影響，一時褒貶紛然。據倍因說，因為他的真實的滑稽，優美的空想，柔和的憂鬱，深厚的感情，都與自然主義不甚相合；這或者是確當的斷語，但是他最近的成就，我們也無從得知了。這一篇從倍因譯哀禾小說集中譯出，是他早年著作之一。德國勃勞綏威德爾在北方名家小說傳記裏說：

「芬蘭近代詩中最重要最特別的趨向之一，是影響於芬蘭人民的歐洲文明生活的潮流的反映。在這事上，少有一個詩人，能深深的攫住而且富於詩致的展布開來，如站在他

祖國的精神運動中間，爲第一芬蘭日報的領袖之一的哀禾的。

他在公布的第一冊，總題爲國民生活的三篇故事之中，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和鐵路兩篇裏面，將闖入的文明生活的勢力，用詩的意義來體現他。最初的石油燈和最初的鐵路：及於少年和老人的效力，有種種的不同。人看出開創的進步來，但從誇口的僕人的狀態上，也看出一切文化在最初移植時偕與俱來的無可救藥的勢力；而終在老僕沛加這人物上，對於古老和過去，都置上了傳奇的溫厚的微光。正如伽耶爾斯坦美妙的表白說，『哀禾對於人生的被輕蔑的個性，有着柔和的眼光。這功效，是他能覺着交感，不特對於方來的新，而且也對於方去的故。』但這些故事的奇異的藝術的效力，却也屬於能將這些狀態納在思想和感覺態度裏的哀禾的才能。

鐵路這一篇，據倍因說，「他用了真實的芬蘭的滑稽和詳細，描寫鄉下老夫婦初見鐵道時的影響；他們在看見以前，不相信有這事；看見以後，又不贊許這事。」哀禾早年著作，大抵是鄉土藝術一流。因爲芬蘭雖爲屬國，但瑞典與俄國先後待他都頗寬和，不像波蘭那樣

的受壓，所以愛國思想趨重歌詠鄉土，而懷慕古昔之情，也就自然而然的同時發生了。但到九十年代末，哀采的著作便傾向於寫實，與先前不同。倍因譯美中海爾曼老爺得此氣，屬於前期；前驅與誠實皆後期之作。前驅會譯載域外小說集中，歐美小說叢刊中亦別有譯本。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記。

瘋姑娘

芬蘭

明那·尤德

著

人叫伊「瘋姑娘。」伊住在市街盡頭的舊墳地後面，因為人在那里可以付給較爲便宜的房價。伊只能節儉的過活，因為伊的收入只是極微末：休養費二百八十馬克和手工掙來的一點的酬勞。在市街裏，每一間每月要付十馬克，伊租伊的小房子只七個，這當然是不好而且住舊的了，火爐是壞的，牆壁是黑的，窗戶也不嚴密。但伊在這里已經住慣，而且自從伊住了十年之後，也不想再搬動；於伊彷彿是自己的家鄉了。

伊沒有一個可以吐露真心的人，然而伊倘若沈思着坐在伊的小屋子裏，將眼光注定了那樣東西，這房子在伊眼睛裏便即刻活動起來，和伊談天，使伊安靜。伊現在和別的人們少有往來了。伊覺得躲在這里，伊因此只在不得已時纔出外，只要伊的事務一完結，伊便用急步跑了回來，並且隨手恨恨的鎖了門，似乎是後面跟着一個警敵。

人並非歷來叫伊「瘋姑娘。」伊曾經以伊的名字賽拉賽林出過名，而且曾過一時期，這名

字是使心臟跳動起來，精神也移到歡喜裏。然而這久已過去了。伊現在是一個瘦削的憔悴的老處女。孩子們，那在街上游戲的，倘看見伊，便害怕，倘伊走過了，却又從後面叫道：「瘋姑娘！瘋姑娘！」先生們走過去，並不對伊看，還有婦女們，是伊給伊們做好了繡花帳幔的，使伊站在門口，而且慈善的點一點頭，倘伊收過工錢，深深的行了禮。再沒有人想到，伊也會經年青過，美麗過的。在那時認識伊的，已經沒有多少，而且即此幾個，也在生活的迫壓裏將這些忘却了。

然而伊自己却記得分明，而且那時的紀念品也保存在伊那舊的書架抽屜裏。在那里放着伊那時的照相，褪色而且彎曲，至於僅能夠看出模樣來。然而却還能看出，伊怎樣的曾經見得穿着伊的優美潔白的舞蹈衣服，并那曼長的螺旋，露出的臂膊，和花綠的綾衫。伊當這衣服的簇新的華麗時，在伊一生中最高貴而且最大成功的日子裏，穿着過的。伊那時和伊的母親在腓立特力哈文，一隻皇家的船舶巡行市鎮的近旁，一天早晨在哈泰理霍倫下了錨。人說，一個年青的大公在船上，并且想要和他的高貴的隨員到陸地來，市鎮裏於是發生了活潑的舉動了。家家飾起旗幟花環和花卉來，夜間又在市政廳的大廳上舉行一個舞蹈會。

在這舞蹈會上賽拉得了一個大大的忘不掉的光榮：年青的大公請伊舞蹈而且和伊舞蹈！他只舞蹈了一次，只和伊——那夜的愉快是沒有人能夠描寫。賽拉到現在，倘伊一看照相，還充滿着當時享用過的幸福的光輝。伊當初似乎是昏慣了，但此後不久大公離開宴會，衆人都趕忙來祝賀伊的時候，伊的心灌滿了高興和自負。伊被先生們環繞着，都稱伊爲「舞蹈會的女王」，希求伊的愛顧，從此以後，伊便無限量的統治了男人的心了。

在這「紀念品」中，又看見一堆用紅繩子綑着的，從伊的先前的崇拜者們寄來的信札，而且滿是若干平淡若干熱烈的戀愛的宣言。但當時伊對於這些現已變黃褪色的信札並不給以偌大的價值，伊只是存起來當作勝利的留痕。你們裏面沒有一個能夠溫暖了伊的心，伊對於寫信者至多也不過有一點同情罷了。

「你究竟怎樣想呢？」伊的母親屢次說。「你總須選定一個罷！」

但賽拉惦着大公並且想，「我已經選好了！」伊就是幻想，對於大公生了深刻的印象了。他何以先前只和伊舞蹈呢？這豈不能，他一旦到來而且向伊求婚麼？這類的事不是已經常有麼？

着怎樣的自負，伊便不對他敘述伊的誠實的戀愛，只使他看伊的崇拜者的一切的信札，給他證明，伊已經拋掉了幾多的勸誘了。

年代過去了；但大公沒有來。賽拉讀些傳奇的小說而且等候。伊深信，倘使大公能夠照行他本身的志向，他便來了。然而人自然是阻撓他，所以他等着。賽拉是全不憂愁，雖然伊的母親已經忍不下去了。母親實在不知道，伊抱着怎樣的大希望，打熬在寂寞裏；這希望倘若實現出來，伊纔更加歡喜的。

但有一回，母親說出幾句話，這在伊似乎劍尖刺着心坎了，當伊又便一個很有錢很體面的材木商人生了大氣，給母親一個釘子的時候：「你便會看見了，你要成一個老處女！」

最初，賽拉過分的非笑這句話，但這便使伊懊惱起來；因為伊忽然覺得詫異，近來那些先生們並不專是成羣的圍在伊身邊了。這因為這裏鑽出了兩個小丫頭來，人說，那是很秀麗，但據賽拉的意思是見不得的。那還是「全未發育的，半大的雛兒，」沒有體統和規矩。而人以為這秀麗這是一種不可解的嗜好！倘伊對於這事仔細的想，伊覺得是不至於的。男人們追隨着女孩兒其

實只是開玩笑，而伊們因為獸氣却當作真實了；伊對於這些並不怕，但是伊決計，在其次的舞蹈會上伊因此要立起一個赫赫的證據來。爲了這目的，伊便定好一件新的，照着最近的時裝雜誌做出來的衣裳，用白絲綢，沒有袖子，前後面深剪裁，使可以顯出伊的腴潤的身段。

滿足着而且懷抱着伊的勝利，伊穿過明晃晃的大廳去。那些小女孩們可敢，和伊來比賽麼？還沒有！伊們都逗留在大廳的最遠的屋角裏，互相密談，瞥伊一眼，又竊竊的嘻笑，用手掩着嘴，正是在這一種社會生活裏沒有閱歷的很年青的女兒所常做的。伊們裏面能有一個是「舞蹈會的女王」麼？不會有的，只要伊在這里！

但伊們的嘻笑激刺了伊伊有這興趣，要對伊們倨傲一回，而這事在舞蹈的開初便提出一個便當的機會了，當伊在圓舞之後走進梳妝室去，整理伊的額髮的時候，伊們在這里站立和饒舌，那時是最適當的。伊直向桌子去，並且命令的說：「離開鏡子罷，你們小女孩！」

人叫伊們「小女孩」的時候，不會怎樣觸怒的，這賽拉很知道。但是伊們不能反抗，該當服從，並且給伊讓出一個位置來。在鏡中伊能看見，那些人怎樣的歪着嘴而且射給伊憤怒的眼光

呵，這在伊都一樣；然而伊看見一點別的東西，使伊苦痛起來了：伊看見一個金閃閃的卷螺髮的頭，澄藍的眼睛和一副年少清新的臉——這該便是那個，是人所特別頌揚的那個了。賽拉轉過身去，爲要正對着伊看。伊實在不見得醜。在伊這里，對於賽拉確可以發生一個危險的競爭者，因爲伊有一點東西是賽拉所不能再有的——最初的青年的魔力。一種憂懼的感情將伊威逼的抓住了，伊再受不住對着這面貌更久的看。伊們爲什麼站在門口，伊們爲什麼不讓伊只剩一個人呢？或者伊還應該給伊們一個「釘子」罷。

「這間屋是專爲着完全的成人的，」伊說，向伊們轉過背去。

女孩子懂了，便開了門，爲的是要出去。但伊們出去時喃喃的說，賽拉聽到了這句話：「伊多少大模大樣呵，這老處女！」

其時伊追向伊們，閃電一般，而且不及反省，便給那金卷螺髮的一個發響的嘴巴。這瞬間，從聚着許多女士們的鄰室中，起了一種驚愕的叫喊。

那金卷螺髮的啼哭了。賽拉推伊出去，跟着關了門。

老處女！她們敢於叫伊老處女！血液湧上伊的頭，而且在伊血管裏發沸，痙攣的緊握了伊的手。伊的心動悸，伊的顫顫，伊的脈突突的跳了。伊從官能裏，尋不出一個明白的思想來。在伊耳朵裏只是反覆的響着這不幸的言語：老處女！

伊無意的走到鏡前面。阿，怕人，伊什麼模樣了！臉色灰白，眼睛圓睜，眼光粗野，額頸紫漲了。這一照又使伊發起反省來。這形相是伊不能回到舞蹈廳裏去的。伊試使伊平靜下去，喝些水，又在房裏面往來的走。伊聽到音樂的合奏了。

老處女！伊們對伊不得再是這樣叫！伊的最近的求婚者，材木商人，現就在場的。伊趕緊決了意，再喝一杯水，再向鏡裏看一回伊的像，見得那形相已經回復伊的平常模樣了。伊忽忽的從桌上拿起伊的扇子來，用快步走進大廳去。那時正奏法蘭西，而且伊還沒有被邀請。

伊站在廳門口的近旁，用眼光向四處只一溜。這里站着材木商人。賽拉招呼他過來：「我和你舞這法蘭西，倘你有這興致？」伊同時微笑，伊相信，這話是給他一個大大的印象了。

材木商人誠實的鞠躬，然而冷冷的。「可惜我對於這娛樂定該放棄了，我這里已經約好了

一位女士！」於是他退回去了。

對偶都排成了。許多先生們彷彿還沒有女士，但沒一個到伊這里來。這是什麼意思呢？伊滿抱了壞的猜疑向各處看。而且確的，現在伊覺得：女人都用了伊的眼光打量伊并且互相絮絮的說。人分明談着梳裝室裏的事。但那些先生們也聽到了這事麼？這在伊，彷彿是絞住了伊的喉嚨了。

人發一個信號，法蘭西便開場。伊還是永遠站在伊的地位上。伊內中滿懷了憂懼。這能麼？伊的確不被邀請麼？這類的事在伊是未會有過的！伊的眼前發了黑，伊僅能够支持了。各樣變換的感情在伊這里迴旋，被損的自負，氣忿，苦痛，羞辱，最末是顧慮，怕伊的魔力會要永遠過去了。這似乎一個重擔子擱在伊身上。

當伊看見各對偶穿插的舞出變化多端的動作的時候，伊忽而覺得無力，至於怕要躺下了。女人們的近旁是一把空椅子，伊想走到那邊去，但這瞬間又看到了樂禍的眼睛和叵測的微笑。伊縮住了，轉向門口去。伊只得走了，出去，空地裏！

伊穿上外衣，經過了整條的長路來到家裏，自己並沒有知道。待到進了伊的屋子裏，這纔慢慢的有起意識，能尋出清楚的思想來。伊究竟做了什麼呢？不過懲治了一個倔強的女孩子。最先伊們又實在太不識羞了，但伊們自然不肯對人說。爲什麼人家相信伊們呢？爲什麼沒有一個人來詢問伊，究竟這事實是怎樣的呢？唉，人們統統是這樣之壞而且惡呵！

伊哭出來了，而且自己覺得平靜點。伊覺得女人們統在伊的眼前，以及在伊們臉上的這高興！人嫉妬伊，所以伊們喝着采。但那些向來先意承志的，伊的所有的崇拜家，伊的武士，在那里呢？他們也都是可憐的騙子。但伊要對他們報讐。伊決不再到宴會那里去，假使在街上遇到他們，伊也不看他們了。他們在這晚上還須想！

伊從此留在家裏許多時。舞蹈會有了多次了；伊永是等候着，等人來通知，來約會，但是總沒有這宗事。沒有人到伊這里來，倘伊有時遇見了伊的舊相識，他們對伊也異常的冷淡而且拒絕。伊自然也不招呼了。

伊覺得不幸而且寂寞。伊未曾感受過，也並不知道，伊須怎樣的救伊的憂愁。母親是從早到

晚管理着家務，賽拉不能幫助伊，這在伊覺得乾燥，平常，沒風韻！伊還不如坐在伊房裏，做夢而且癡想，或者看些冒險的小說，藉此忘却伊的生活的無聊。伊在這中間發見了伊的將來的新希望和信傳。大公便是不來，也可以有一天有一個富足的高貴的旅客，看見伊而且即刻愛上伊的。他們即刻結了婚，而這富翁便攜伊遠走了去，這時市鎮上的少年先生們可就要根本的懊惱了。

伊的避暑莊旁有一個小小的丘樣的土堆，汽船在這前面經過。每逢好天氣，伊便走到那里，白裝束，披着長的卷螺髮，頭上戴一頂優美的夏帽子。伊躺在丘上面，用肘彎支柱起來，將衣服安排好許多的襞積，卷螺髮的小圈子在肩膀周圍發着光，而且那一隻手，那支着臉的，是耀眼的白。在自己前面伊攤着一本翻開的書；但眼光並不在這里，却狂熱的射在水面上。伊這樣的等着伊的豪富的高貴的新郎，伊的幻想的目的。只要他在船上，他便應該看出伊在山上的了。他們看見而且感動而且趕到伊這里來，那只是一眨眼間的事。

船舶永遠是駛過去，每天，望遠鏡和鏡子正在照看伊；但伊仍然保持着原模樣，也不敢將眼光太向那邊看；他該是狂熱的在水面上遠遠地浮過去了，然而伊却也看，誰在船上，尤其是怎樣的

先生們；因為伊委實在他們中間搜尋着盼望者，豫想者，不識者，在他全生涯中對伊眷愛，崇拜，仰慕的人。

然而日子過去了。伊的熱望更加強。伊永是切實的候在山上。星期去的快，夏天消失，秋天近來了。伊早不半躺在海里了，捏了手端正的坐着；眼睛早不止在水面上，却向那邊搜索汽船去了。倘這一出現，伊便抱了恐怖和希望迎頭的看，一直到近來。伊滿腔恐懼的看那些伊在艙面上尋出來的各旅客。難道他永久不來麼？

沒有人來。人都回市鎮去了。冬天擱了他的長串的宴會又開首，——這時節，是伊向來滿抱了歡喜的盼望，而且總是給伊新的勝利的。但現在多少各別叫伊和市鎮的「社會」早沒干係了。現在伊滿裝了憤恚，從外面眺望着這生活和活動；人並不缺少伊，人不願意和伊在一處。而且伊也不願意遷就，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願的！伊盡其所能之多，咒罵那意見有這樣壞這樣下等的人間，并且爲自己領到一種安靜的封鎖的生活裏去。一個孤獨的老女人的無歡的日子橫在伊面前，早已無可挽救了。這一天一天的向伊逼進來的，是一作確實的事。在男人們的冷淡的

招呼裏，女人們的輕視的眼光裏，伊讀出這話來：老處女！而且這話對於伊的效力是蛇咬一般了。接着這些年只是形成了一長串的無效的希望。伊的生活是沒有采色的淒涼的灰色了。並沒有發生一點事，來打斷這單調，並沒有高興的印象來刷新伊的精神。伊當初是接連的瞞着自己，相信着，後來便不然，因為伊已經不希望了。然而又來了運命的一擊，使伊的生活更加悲哀：伊的母親死了，伊的唯一的扶助，伊的最末的朋友，伊沒有一個可以申訴伊的憂患的人，沒有一個為伊擔心，沒有一個問起伊的事。伊啼哭而且悲歎，伊不願意飲食了。伊咒罵這嫌憎伊驅逐伊的，侮慢那除伊之外，對於一切全都大慈大悲的神明的世界。然而母親躺着，又僵又冷，合着眼睛，死色蓋了臉，沒有聽到伊的哀鳴。

終於是伊的氣力耗盡了。伊再也不覺得悲哀或憂患。伊的心，伊的將來，一切啼哭和憂苦之後的伊的腦，是空虛了。伊並無感覺的坐在那里，而且向前看。債主到來，賣去伊的衣裳和家具，伊並不關心了。凡有不稱心的事，都不能惹起伊的注意或憤激來。伊的房屋是荒涼而且空虛；但在伊也全一樣。後來有人對伊說，伊應該搬走了。當初伊沒有懂，人將這說給伊許多回；於是伊大聲

的笑了，歇了片時，凝視他們而且又是笑。

自此以後，伊便稱爲「瘋姑娘」而且孩子們見伊便害怕。

最初，人給伊在蒸溜巷裏備了一所住屋。伊搬到那邊去，帶着一張牀，一張桌子和一個舊書架，這抽屜裏放着打皺的造花，花帶，糖果說明書，伊少年時候的照相和信札，是伊一直後來收集起來並且細在一處的。

當伊後來搬出市外的時候，伊也帶了這些東西去。在這些的觀覽時，伊便想到伊一生中短期的歡樂，而且暫時之間，忘却伊現在是一個老處女和「瘋姑娘」。

勃勞梭惠爾爾作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裏的芬蘭

(Finland in Prose)

Seiner Dihtung hat Seine Dichter), 分芬蘭文人爲用瑞典語與用芬蘭語的兩羣，

而後一類又分爲國民的著作者與藝術的著作者。在藝術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

(Minna Canth) 爲第一人，并且評論說：

「……伊以一八四四年生於單溜福爾爲一個紡紗廠的工頭約翰生 (Just. Wih. Johnson) 的女兒，他是早就自誇他那纔得五歲，便已能讀能唱而且能和小風琴的「神童」的。當伊八歲時，伊的父親在科庇阿設了一所毛絲廠，並且將女兒送在這地方的三級制瑞典語女子學校裏。一八六三年伊往齊佛斯吉洛去，就是在這一年纔設起男女師範學校的地方；但次年，這一模範女學生」便和教師而且著作家克德 (Joh. Felt. Oerth) 結了婚。這婚姻使伊不幸，因爲違反了伊的精力瀟灑的意志，來求適應，則伊太有自立的天性；但伊却由他導到著作事業裏，因爲他編輯一種報章，伊也須「幫助」他；但是伊的筆太鋒利，致使伊的男人失去了他的主筆的位置了。

「兩三年後，尋到第二個主筆的位置，伊又有了再治文事的機緣了。由伊住家地方的芬蘭劇場的邀請，伊纔起了著作劇本的激刺。當伊作偷盜纔到中途時，伊的男人死了，而剩着伊和七個無人過問的小孩。但伊仍然完成了伊的劇本，送到芬蘭劇場去。待到伊因爲艱難的生活戰爭，精神的和體質的都將近於敗亡的時候，伊却從芬蘭文學會得到，伊的戲

曲的獎賞，又有了開演的通知，這獲得大成功，而且列入戲目了。但是伊也不能單恃文章作生活，却如伊的父親曾經有過的一樣，開了一個公司。伊一面又弄文學，於伊文學的發達上有顯著的影響的是勃蘭梵思（George Herbert）的書，這使伊也知道了泰因，斯賓塞，彌爾和蒲克勒（*Thos. Gordon*）的理想。伊現在是單以現代的傾向詩人和社會改革家站在芬蘭文學上了。伊辯護歐洲文明的理想和狀態，輸入伊的故鄉，且又用了極端急進的見解。伊又加入於為被壓制人民的正義，為苦人對於有權者和富人，為婦女和伊的權利對於現今的社會制度，為博愛的真基督教對於以偽善的文句為衣裝的官樣基督教。在伊創作裏，顯示着冷靜的明白的判斷，確實的奮鬥精神和對於感情生活的鋒利而且細緻的觀察。伊有強盛的構造力，尤其表見於戲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說裏，也時時加入戲曲的氣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藝術眼，伊對一切事物都用那固執的成見的批評。伊是辯論家，諷刺家，不只是人生觀察者。伊的眠光是狹窄的，這也不特因為伊起於狹窄的景況中，又未經超出這外面而然，實也因為伊的理性的冷靜，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

暖和，但出色的是伊的識見，因此伊所描寫，是一個小市民範圍內的細小的批評……」

現在譯出的這一篇，便是勃勞綏惠德爾所選的一個標本。亢德寫這為社會和自己的虛榮所誤的一生的徑路，頗為細微，但幾乎過於深刻了，而又是無可補救的絕望。培因也說，「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像的，是伊小說的不變的主題；伊不倦於長談那可憐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暴君與壓迫者手裏所受的苦處。誇張與無希望的悲觀，是這些強有力的，但是悲慘而且不歡的小說的特色。」大抵慘痛熱烈的心聲，若從純藝術的眼光看來，往往有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著作，也常使高興的讀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一九

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記。

父親在亞美利加

芬蘭 亞勒吉阿 著

也像許多別的農夫和流寓的人們一樣，跋墨司拉諦密珂忽然想起來了，到「亞美利加」去。這思想，不絕的煩勞他，於是他一冬天，即如正二月時節，全不能將他拋開了。現在這已經不只是時時掛在心上的想頭了，却成了一種苦惱的真心的熱望。他的思想，已經留連於亞美利加的希望之山，而在那地方，訪求着他時時刻刻所訪求的幸福之石了。

他當初全不過自己秘密的想。但有一回，當他的女人悲傷的訴說，說是「窮苦總不會完」的時候，密珂便忍不住說了出來：

「這總有一個完，倘我春天到亞美利加去！」

「你！」女人叫着說，伊的眼便異樣的發了光，這是歡喜呢還是驚愕呢？

這一日伊不再訴苦了。伊待遇伊丈夫，只是用了一種較深的敬畏和較大的留神，過於從前了。

這出行實在定在春天，密珂從他田莊的抵押，籌到了旅費。

出行的日期愈逼近，那女人也愈憂慮了。但如男人問道：「你有什麼不舒服呢？」伊也不說出特別的緣由來。

出行的日期正到了。女人從早晨便哭，——至於使伊那有病的眼睛再沒有法子好。

「不要這樣哭，」過了一會之後，男人說。「倘若上帝給我幸福，我們不至於長久分離的！」

「不是……，但……」

「什麼但……」

這在男人，似乎覺得其中藏着一種的疑惑。但當告別的瞬間以前，女人淒楚的哭着，倒在他懷裏，並且吃吃的說：

「不要忘却我，父親……要想到孩子們。」

「忘却！你想到那里去了……你用了你的猜疑，使我直到心的最裏面也痛了！」

「不，愛的密珂，我不是這意思！但世界是這樣壞……而我一人和三個小的孩子們留在這

里……田莊是爲了你的旅費，抵押出去了……不要生氣，父親，但我的心是這樣的塞滿了！

密珂對於這話，幾乎要給一句強硬的回答；但在他女人還是擁抱着的時候，他的心柔軟了。於是他將孩子抱在臂上，接吻他們——挨次的個個接了吻，此後便是那母親……

是的，上帝知道，密珂全沒有想到，撇下他們竟有這樣的艱難——只要有人肯來要他工作，他便不再出門去了——不，決不的。

然而現在他必須出門去！

女人哭了整兩日。這是極淒楚的恐慌，是各樣憂懼的想像的一個結果，這其間便要發現的。但伊的眼淚爲了「道羅」(Dollars)——這一個思想，也漸漸的乾燥起來。孩子們也想着他，而且在村裏說：「父親寄亞美利加道羅給我們，我們便可以買點什麼好東西了！」

最初密珂屢次的寫信，他也時時寄一點錢。他常說：後來要寄一宗大款，這只是一點小零用。年月過去了，書信的間隔愈加久長，銀信的間隔也愈加不可靠。時候壞，他不能不換他的工

作而且又生病了，他這樣寫，但其他盼望將來的囑咐，是不絕的。

母親的面容永是顯得憂愁，而麵包也永是緊縮起來了。

密珂已經去了五年。從三年多以來，他便沒有寫一封信給家裏。
春天到了。

燕子又從南方回來了，造伊的巢在跋壘司拉諦的低矮的屋背下。伊每日對着孩子們，講那豐饒的南方的土地，那里是葡萄已熟，圓的美麗的無花果彎曲了樹上倔強的枝條，燕子講些什麼，孩子們沒有懂；然而他們領會得，這是一點快活的事，即此一點，人就可以歡喜而且拍起他們那瘦的小手來。

「或者這燕子見過父親？」有一天，中間的孩子質問說，是一個女兒。」

「是的，倘能够知道這個，」最大的說，那最小的一個，是因此纔引起他想到父親，而於此却全不能記起的，問道：

「父親強壯麼？」

「是得的確，」最大的保證說。

「如果父親回家來，」那中間的又說。

然而人還是永遠聽不到父親的事。

野草在茅屋周圍漸漸的發綠了，土壤上的小果樹叢也着起花來。母親掘開了石質的屋旁的山地，栽下馬鈴薯去，孩子們都熱心的幫伊。夏天將他們青白的兩頰染得微紅了，……單是空氣裏有滋養料的母親也覺得心裏輕鬆些；夏季用了輕妙的畫筆，在他色采裝飾上描出將來的希望，較爲光明一點了。

伊晒出密珂的皮衣，皮帽和衣裳來，都掛在馬鈴薯田的籬柱上，——「倘他回來，他看見，我們並沒有忘了他，也不使他的衣裳給蟲子蛀壞呢。」

正是這瞬間來了那農人，是借給密珂旅費的：「哪，人還沒有聽到你們的密珂麼？」

那女人不安起來了，否認的回答，不是好主意，而承認也一樣的危險：「近時他沒有，……」

「這是一個壞人！倘沒有從他便寄錢來，我就得賣了這草舍和一點田地。這快要不夠了。」這在女人，似乎心臟都停頓了，而且伊也全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回答。當那農人許可，還等到明年春天的時候，伊纔能夠再嘔出一口氣來。

秋天到了。

母親哭的愈多了。伊的按捺的語氣，往往當對待孩子的時候，在忍不住的憤激的話裏，發表出來。於是他們便自己蹲在爐竈後面的昏黑的角裏，而其中的一個偷偷的說道：「倘若父親永不回到家裏來……」

別一個便說「回家！一定！倘若他有了別的女人……」

孩子們不很懂，這是什麼意思，倘遇見人們說着這事，說那父親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了，但他們倘看見他們的母親，淚在眼裏永沒有乾，他們便直覺的感得，父親是很不好很不好，母親是很艱難，而且他們是很饑餓……

然而人還是永沒有聽到父親的事！

芬蘭和我們向來很疏遠；但他自從脫離俄國和瑞典的勢力之後，却是一個安靜而進步的國家，文學和藝術也很發達。他們的文學家，有用瑞典語著作的，有用芬蘭語著作的，近來多屬於後者了，這亞勒吉阿（Arlio）便是其一，

亞勒吉阿是他的假名，本名菲蘭兌爾（Alexander Filander），是一處小地方的商人，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他用了自修工夫，竟達到很高的程度，在本鄉很受尊重，而且是極有功於青年教育的。

他的小說，於性格及心理描寫都很妙。這却只是一篇小品（Skizze），是從勃勞綏惠德爾所編的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裏的芬蘭中譯出的。編者批評說：亞勒吉阿尤有一種優美的譏諷的談諧，用了深沉的微笑蓋在物事上，而在這光中，自然能理會出悲慘來。如小說父親在亞美利加所證明的便是。

一滴的牛乳

亞美尼亞

阿伽洛年

著

在村裏，只有一家還沒有睡覺，是夫婦和他們的很小的小孩。

天氣很冷。這幾個窮苦的人，只是發抖。那母親竭力將破爛布片去遮蓋小孩的裸體。伊苦心的想用了這些，將他漸漸冷下去的身體溫暖轉來。但是無效！這些布片不夠包裹；可憐的母親絕望了，只能彎着身子蓋在他上面，想保護伊的兒子不要吹風。

那父親在這時候，用了沒有表情的眼睛，看着周圍進行的事情，忽然似乎蘇醒了，脫下他破碎的長衣，蓋在小孩上面，於是自己成了完全赤背了。

無限的大悲哀，奪去了他們寒冷的感覺了！

「阿母，一滴的牛乳！」小孩忽然叫喊起來，張大了眼睛，隨又合下。他們兩個人互相望着，後來忽然哭了。

妻說，「你去敲人家的門看；是一個基督教徒，——去求乞一滴的牛乳給生病的小孩。」

「半夜裏那里去呢？大家都睡了，誰肯給我開門呢？」
於是又是沈默；只有蟋蟀在洞裏低聲叫着；小鼠咬他的食物；冷風接連的從裂孔裏吹進來，
噓噓的叫。

「一滴的牛乳！」小孩又叫了說，張開眼睛望着他的母親，隨又合下了。
兩人又互相望着，眼裏滿了眼淚。男人這回並不說話，擦去眼淚，深深的呻吟，站起，拿了他唯一的武器——一枝細小的行杖——和牛乳瓶，走了出去，就是他原來的狀態——半裸體，也沒有帽。

那里去呢？月亮用了他的冷光，照着全村。但他能尋到一個認識他的人麼？他暫時忘記他爲什麼站在這裏；而且夢想已經將他送往那里——往他家鄉的小舍，親愛的田野去了。他又看見他那小小的瑪爾太與紅面頰的那梭。

所有死掉的人們，也都在那里休息着……

「一滴的牛乳！」這聲音又在他耳邊響了起來。他發抖了；現在必須去尋牛乳了。

他走到一家門口，裏邊住着一個老年的寡婦。他站在門旁，想道——敲呢，不敲呢？倘若有人出來，侮辱他呢？而且他不是外鄉人麼？

「一滴的牛乳！」這句話逼迫着他。這是他小孩的最後的希求了。他忘記了恐怖與羞恥，便去敲門。

敲們的大聲和狗的合叫，一齊聽見了。

他又敲了一回。末後，院子裏出來了一個老女人。伊問道：「誰呢？」

外邊答應說：「小姐，是我。」——亞美尼亞人，基督教徒，外鄉人。看神的面，請你開門！」老女人開門，看見一個不戴帽的赤背的男人，嚇的大叫，急忙關了門跑進去了。

他在這時候，纔知道自己的裸體，和可怕的形狀。

他又敲隔壁的門。一個男子來到門口。

他對男子說道：「我是基督教徒，從渴血的地方逃來的；我的小孩正在墜死的苦痛中，想得一滴牛乳，請看造物主的面，給一點罷……在去年現今的時光，我們也有許多牛；但現在一切

都沒有了，而且非常的需要一滴的牛乳。」

這請求十分動心。這形容又很悲慘。那村人拿了一瓶牛乳給與他。這不幸的人急忙回家去。他拿了這樣難得的無價的液體，同寶貝一樣的珍重。他用了他困倦的兩足的餘力，向前飛奔。但他在夜的寂靜中間，忽然聽出他妻的傷心的叫喚。

他幾乎跌倒了。那可怕的悲劇的末齣，現在顯然已經完結了……

他的妻只是哭着，拔自己的頭髮。在伊的膝上永久安靜的睡着那個小小的人——他在這被詛咒的世界，活過的日子雖然這樣少，却是看見，感覺，又擔受過這許多事。

但那月光仍舊是明晃晃的照着這一切惡運的不幸的事情。

唉，你有什麼東西不照的呢……

亞美尼亞是小亞細亞的一個小國，只有二百萬的人口，向來爲土耳其與波斯所分據。他們雖然也是伊蘭人種，但因爲是基督教徒所以爲回教的人所恨，到現在還是屢遭屠殺。

亞美尼亞真可以說是殉道的國了。這篇的敘述大約便是虐殺時代的難民的生活。著者阿伽洛年 (A. Agaronjan) 的身世雖然不詳，料來也是現代的人。亞美尼亞的著作，因為文字難解的關係，外國傳譯的極少；十幾年前我曾見過一部小說，名暴風雨之前 (Before the Storm) 現在書已遺失，連著者的姓名都記不起了。近日在愛斯普列忒編的萬國小文選裏，看見達列陀夫世界語的這一篇的譯本，非常喜歡，便將他翻譯出來。承孫芾仲先生借書給我，使我能够譯出這篇，我很感謝。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記。

